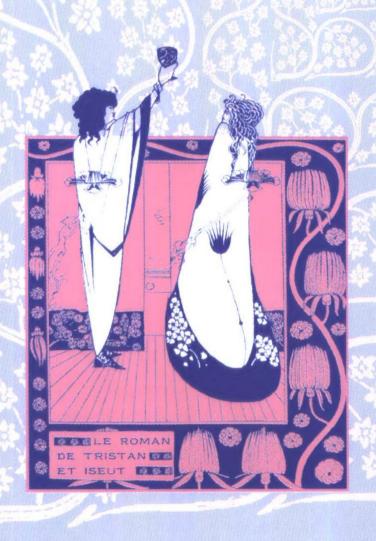
# 特利斯当与伊瑟

〔法〕 贝迪耶 编 罗新璋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特利斯当与伊瑟/(法)贝迪耶编;罗新璋译.一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3.11

ISBN 7 02 - 004224 - 4

1.特… Ⅱ.①贝…②罗… Ⅲ.长篇小说。法国中世纪 Ⅳ.1565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23087 号

责任编辑:全保民 责任校对:刘光然 装帧设计:何 婷 责任印制:王景林

### 特利斯当与伊瑟

Te Li Si Dang Yu Yi Se 〔法〕贝迪耶 编 罗新璋 译

###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http://www.rw-cn.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20 千字 开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4.875 插页 3 1991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L 次印刷

> 印数:1--4000 ISBN 7 02 004224 4/1·3205 定价:11.00 元

# 译本序

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,是欧洲骑士文学中一部不朽的杰作。这则传奇故事,自中世纪流传以来,不断有人讲述,传抄,改编,谱成歌剧<sup>①</sup>,搬上银幕<sup>②</sup>,沿传不辍。是什么使这本传奇传唱千古,一直保持其"永久的魅力"呢?

这一传奇的渊源,似可追溯得很远。古代传说里就不乏悲伤的爱情故事,存在着一个不断重复的母题:爱而不得其所爱,不惜殉死偿情债。《特利斯当》开卷第一句,便言明这是"一个生相爱、死相随的动人故事",题旨不离爱与死的纠葛,点出这段情缘的悲剧性质。

至于特利斯当故事的来源,大致有三种说法:一,来自古罗马作品;二,源于凯尔特族传说;三,受到近东故事影响。

第一种说法,旨在从这部作品里寻找尽可能久远的人类文化形态。罗马时期就有过生死相恋的情侣,以身殉情的故实;奥维德

① 瓦格纳的同名歌剧,完成于一八五九年。——修订本补注:皮尔·卡丹于二〇〇—年推出以全新方式阐释的传奇音乐剧,并于翌年四月下旬携团来京沪两地献演。

② 法国作家科克多于一九四三年以超现实主义手法改编成电影《永远的回归》。

曾写人其《变形记》,即"皮刺摩斯与娣丝珀的故事"。叙说一对情人因遭家庭反对,外出幽会,不意发生阴错阳差之事,落得彼此痛不欲生而死。

第二说的根据是,从作品涉及的地域,从幽玄的神话色彩,以及故事的悲剧结局,可以认定源自凯尔特族民间传说。与情节有关的地方,如鲁努瓦(在今苏格兰)、康沃尔(在今英格兰)、威尔士、布列塔尼等,都在古代凯尔特族散居的英吉利海峡两岸。而那种深切的爱,使情人们活得受累无穷,除了一死,别无出路,从中反映出凯尔特先民的宿命思想,把一切俱付之冥漠不可解的死亡。

另一些研究伊斯兰文化的学者发现,特利斯当传奇与近东故事,如波斯作品《薇丝与刺敏》,以及十二世纪时流传于叙利亚的《卡伊斯与洛芙娜》,不无相似之处。薇丝的情郎刺敏,是苏丹的外甥,正如特利斯当之于马克王;而卡伊斯被逐离洛芙娜之后,娶了另一位洛芙娜而致死命,正如玉手伊瑟因妒忌金发伊瑟而断送丈夫性命一样。

附带说一句,特利斯当与伊瑟情死合葬、墓树相覆的结尾,与 我国《孔雀东南飞》的"两家求合葬,合葬华山傍。东西植松柏,左 右种梧桐。枝枝相覆盖,叶叶相交通,"很有巧合之妙。当时东西 方交通不便,语言隔阂,文学翻译之风尚未兴起;尤其我国"古今第 一首长诗"出现之日,自是古代法语尚未形成之时,谅汉魏乐府还 影响不到西欧。我国诗文讲冢木交枝、两树合抱,西方"传奇、风谣 亦每道情人两冢上生树,枝叶并连"①,想多半是文心相通,不谋而 合!但《孔雀东南飞》要比《特利斯当》早出几近千年!

上述三派意见中,第一说因代远年湮,缥缈难凭;第三说又因

① 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中华版第七九九页。

时代并行,有无影响遽难论定;当以第二说论据确凿,从者最众。总之,瑰伟绚烂,这部作品有可能是不同文明交汇的结晶;视其朴质悲怆,兴许就是迸自凯尔特民族之魂的奇葩。

这个故事,在凯尔特族口耳相传的过程中,先民们把英雄所应具备的奇禀异能,渐次附丽于主人公身上,以致凡胎肉身的特利斯当,本领高强得近乎半人半神。他自幼武艺娴熟,善于骑射狩猎,连宰鹿也另有一功。格斗场上无人可敌,也不废弹唱讽咏之雅事。他会制作神弓,百发百中;即使模仿鸣禽,也出神人化。少时与莫豪敌的决斗,依稀可以见出凯尔特族某种族规的遗存;按这种族规,大凡少年到发身成人,要做成一桩壮举,与人与兽能搏斗取胜者,方有资格结婚成亲。特利斯当正是战胜莫豪敌之后,才成为万众认可的勇士。而他驾着无桨无帆的小舟,任凭波推浪涌,身蹈险地而性命得救,看似神奇不可思议,实则引入了"奇妙的航行"这一古代神话主题。作品里经常出现浩淼的海洋,浑莽的森林,广漠的荒原,这种蛮荒色彩,实即凯尔特先民生活环境的写照。

特利斯当的故事,口头传播在先,笔录成文在后。书中有马克 王致函亚瑟王等情节,当可推知这两位首脑应为同时代人,他们在 奇情滩的最高级会晤约发生在公元六世纪。因据史乘,亚瑟王系 六世纪时不列颠岛上凯尔特族的首领。后人根据亚瑟王及其圆桌 骑士的传说,撰有多部长篇叙事诗,特利斯当故事甚至也给纳入亚 瑟王传奇系列之中,形成十二三世纪骑士文学的鼎盛局面。

这一传奇,最初以短歌的形式广为流传。这类短歌,体制不大,用可以伴乐演唱的诗句写成,从几十行至几百行不等。一首首短歌,传诵英雄的一桩桩业绩。约于一一三五年,有位威尔士歌者勃雷利(Bréri),把流传的众多短歌连缀成一部唱本,惜乎已佚。十二世纪下半叶,北方吟唱诗人贝罗尔和另一位歌者托马斯各据以

写出一长篇叙事诗。但这两部诗作,不是缺头少尾,便是断续不全。估计这种缺佚,不能完全归因于偶然。作品张扬蔑视社会成法的爱情,带有欺罔神明的侮教色彩;诗中坑骗国君的情侣受到赞颂,而举报他们错失的臣民却不得善终。须知中世纪时,教育文化基本上掌握在教会手中,面对这种离经叛道的诗文,僧人学者在副录时难免踌躇不决,对某些篇章有意略而不载也不是不可能。故贝罗尔的长诗(1160?)只留得主干部分,存 4485 行;托马斯约写于一一七二至一一七五年,仅存 3146 行。此外,法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诗人玛丽·特·法朗丝有一首题名《金银花》的短歌,计 118 行,专咏特利斯当与伊瑟连理不可分的情爱。特利斯当因思念伊瑟、渴望一见而"装疯"叩访一节,存有伯尔尼与牛津两个抄本,分别为572 行与 998 行。上述五种文存,大概就是有关这一传奇的全部原始资料。

在凯尔特民间传说中,特利斯当是位传奇人物;经十二世纪歌者吟诵成诗,这一人物给披上了骑士的外衣,赋予了骑士的灵魂, 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。

中世纪是骑士跃马挥戈、纵横天下的时代。

恩格斯指出:法兰西是骑士制度发展的中心,十一世纪末骑士制度在此首先形成①。骑士制度出现于欧洲特定的历史时期,约当公元十一至十四世纪之间。以"兵来将挡"这种方式打仗的年代,骑士骑马作战,较优胜于步兵,显示其独特的存在价值。"骑士制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,即在菲利普一世当权期间,达到其全盛阶段"(基佐《法国文明史》III - 120),而后历数百年,随着封建制

① 转引自杨周翰、吴达元、赵萝蕤主编《欧洲文学史》上卷第八十二页:恩格斯《法德历史材料》、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十卷第三〇〇一三〇二页。

的解体,枪械火器的广泛运用,骑士制度遂走向没落。

中世纪时,当骑士是一种荣誉,而骑士一切活动的最高准则,也是为争得荣誉。但骑士并非人人都能当得。第一要有产业,第二须经专门训练。"只有领主、封地所有者才能成为骑士"(基佐,Ⅲ-134),才备得起战马剑戟,能够不治稼穑,脱身去进行操练或外出打仗。严格的骑士教育,从少小时到贵族府第见习礼仪开始,精通骑射击剑后,再经特定仪式封授骑士称号。骑士须能吃苦耐劳,不怕牺牲,精于武艺,勇于战斗,服从主子,敬畏上帝。骑士所应具备的品格是:忠诚,勇武,锄强扶弱,尊重妇女,保护孤儿寡母,惩戒歹徒使其不能作恶而止,善待放下武器的对手,不杀无力自卫之辈,等等。

骑士是封建君主或大小领主的僚属,忝居贵族等级的末位。早期的骑士,为自己的主子去杀伐征战,以博取功名;证之"武功之歌"(chanson de geste),以叙述战斗为主,其诗多金戈铁马之声,爱情不具重要旨趣。后来,一则是战事稍息,再加时移俗易,才由尚武之风,转为爱美之心。到骑士传奇里,主人公已不再是赳赳武夫,而是新登场的风流骑士,甘愿为"心爱的贵妇"去冒险拼命,以期显身扬名,博得美人青睐。骑士传奇,将英雄美人并列,实质是一种西方中世纪的言情小说。而我国"旧日小说、院本佥写'才子佳人',而罕及'英雄美人'"①,或许正是中西言情小说不同之处。

骑士因出入宫廷, 学得礼仪周全, 举止高贵, 变得风雅起来。 有时仅仅出于对心上人的爱而去做英勇举动, 得到一语褒奖, 便觉 十分荣耀。风雅是高人雅士的韵致, 正如卑贱被认为属于贱民一

① 钱锺书:《管锥编》中华版第九六五页。

样。骑士以风雅自许,借以与平民拉开距离,表示自己可以跻身贵族行列而无愧色。大概到十二世纪,骑士与贵族的概念渐次接近,趋同。大凡骑士皆为贵族,但并非所有贵族都是骑士。骑士凭自身价值,直有凌越贵族之势,而成为中世纪的"当代英雄"。

法文风雅(courtoisie)一词,系从宫廷(cour)这字衍生而来,足见风雅与宫廷有某种渊源。当时法兰西加佩王朝(987—1328)统辖的领地,只有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那一片狭长地带,周围小国林立,各自称霸一方。尤其南方的图卢兹等公国,地处偏远,"天高皇帝远",又濒临地中海,受到阿拉伯文化侵染,宫殿建造得宏丽尤比,王室贵胄更竞侈成风。昌明隆盛的宫廷,恰成培育风雅习尚的沃土。

而妇女(主要是贵妇)的地位,正是在这一时期有着根本的改变。西方教会历来把女人看做是勾引男子堕落的夏娃,而在近东的拜占庭帝国,圣母马利亚长期受到崇奉。这种圣母崇拜,经十字军和朝圣者带回欧洲,引起观念上的变化,在逐渐取代夏娃形象的过程中,妇女的身价无形中得到了提高。在宫廷中,在城堡里,贵妇不再是仆妇的首领,开始与领主平分秋色;丈夫外出狩猎、打仗或东征时,往往还代行职权,号令臣下。有的女主,甚至比领主更有文化,更有教养。贵妇以其女性的委婉细腻,定下精细的礼仪规则,培植高雅的艺术情趣,为宫廷生活增辉不少。风雅的情趣,慢慢越出宫廷圈子,渐次扩展到社会各阶层。平心而论,风雅是文明的一种进步,给粗鄙的中世纪涂上一层精神的亮色。

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,关于妇女与爱情也开始形成新的观念。见诸文学作品,在早期的"纺织歌"中,是痴心女子日夜惦记着远行外出的情郎;到骑士传奇里,轮到俊逸骑士来向名姬淑女输诚求爱了。贵妇,加以理想化之后,成为骑士暗中慕恋的佳人,可望而不

可即的偶像。故事的模式通常是:风雅的骑士,向已婚的贵妇表示 爱慕之情,这贵妇的身份一般要比骑士高,故骑士须以勇武的行 为,赫赫的功名,来证明自己无愧于所爱。这种基于尊重女性的 爱,文学史上称为"风雅之爱"(l'amour courtois)。骑士的风雅之 爱,开创了对女性的诗意的崇拜,"把对女子的崇高的爱,变成一种 带有礼仪性质的真正的偶像崇拜。"(伯恩斯与拉尔夫《世界文明 史》[[-14)这种恋爱观,虽说是新的,但终究因为产生于封建制的 内部,实际上仍未摆脱封建制的樊篱;骑士对贵妇的忠诚与屈从, 只是臣僚之隶属于君主这种关系的变相形式。有的研究家过于美 化"风雅之爱",说成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恋爱,是两股热情的交汇, 两种幻想的会合,两颗灵魂的邂逅;从本书情节可知,骑上的"风 雅",大多不仅仅发乎情而止乎礼义的。所以归结起来说,风雅之 爱,是中世纪宫廷生活的特殊产物,是骑士对自己浪漫行为的诗意 描写,给宫闱秽闻披上一袭爱情的轻纱。如果说,骑士与我国旧小 说里行侠仗义的武侠不无类似之处,那么,正是在"风雅"这一点 上,有别于我国血性男儿不近女色的正气。——骑士作风,建树了 西方的礼俗(la politesse occidentale),男子的殷勤(la galanterie masculine)和对女性的崇拜(le culte de la femme),间接开启法国十 七世纪纤巧的文风(la préciosité du XVΠe siècle)……骑士制度已 成往昔的史实,但豪侠尚义的骑士精神,永远不会过时;骑士时代 固然过去了,但西方社会留下了尊重女性的习尚。

"风雅"文学,在法国曾经成为一代文艺风尚。而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,正是这种文艺的代表作品。

根据故事情节,特利斯当名义上是一国的嗣主,实际上是以骑士身份出现于马克的宫中,充当国王的"琴师、猎手与臣下"。而且

终其一生,从迎战莫豪敌始,到驰援卡埃敦止,都是作为一名骑士在横戈跃马,好义任侠。他的风流罪过,马克王即使有回护之意,也经不住权臣再三撺掇,最后下令严加惩处。——从这一侧面,也能看出中世纪社会的尊卑上下:封建贵族的地位,远比骑士要高。只有老百姓才记着特利斯当的好处,见他落难,深表同情,愿他化险为夷,这里也透露出一个消息:除暴安良的骑士,作为公众崇拜的英雄,是深得百姓喜爱的。当然,个别不肖骑士,尤其到后期,骑士成为特殊阶层,宴安鸩毒,壮气销尽,无复骑击雄风,非但不能解民倒悬,反而横行乡里,鱼肉百姓起来,那又当别论。

特利斯当(Tristan)的命运,正如他的名字所暗喻的那样,是哀愁(tristesse)的。他与伊瑟的热恋,那种打不散拆不开的情结,因为逸出婚姻之道,有悖于封建伦常,当然为社会习俗所不容。作品安排误饮药酒一节,可谓解决难题的神来之笔。喝了药酒,两人便如醉似痴,不受理智的约束,以全部感官全部情思眷恋起来,产生一种不由自主、不能抵御、不可摧毁的爱。这样,药酒既是他们悲恋的缘由,又是为他们开脱的口实。是药酒的魔力,使他们永绾同心,生死相依。他们为这莫名的热情所困扰,虽深以为苦,却又欲罢不能。故此,他们既是有罪之身,又是无辜之人:特利斯当万般无奈,愧对舅父;伊瑟情不由己,有负丈夫。药酒之为用,亦能见出凯尔特族信奉巫术的遗风。这种匠心,是切合初民的文化心理和思维习惯的,他们不解人类情感的微妙复杂,不明情侣间何以会产生暴烈的情欲,便把爱情当作神奇的自然力来看待。

作为中世纪新兴的社会力量,骑士有骑士的道德,与旧有的封建习俗难免不发生冲突,形成对立。当时领主结婚,往往成为一种"权衡利害的事情",十分看重对方的门第和权势,借此兼并土地,扩大势力,成为政治性的联姻。婚姻的这种异化,变得与爱情成为

不相容的形式。骑士的"风雅",是忠于心灵的抉择,把爱奉献给贵妇。于是形成家庭之内无爱情、婚姻之外有恋情的格局。然而,"那种中世纪的骑士之爱,就根本不是夫妇之爱……骑士之爱,正是极力要破坏夫妻的忠实"①。所以,这类家门之玷,出在王室,所关非细。臣僚持什么态度,可以忠奸立判。臣下去报告给国王,乃忠良之表现,但在这部作品里,安德亥等权臣向马克王告发王后有不洁之行,却被目为奸臣,这里显然依据着另一种行为准则,另一种道德规范,那就是骑士的标准。按骑士道的规矩,"不得泄露情侣的秘密";谁钻天觅缝,探得"风雅之爱"的秘闻而去出首告发,便是奸谋邪行。当然,风雅之爱,也讲忠诚,但不是对婚姻的忠诚,而是骑士淑女间的忠诚,尺度显然是不一样的。一些违背道德的行为,在爱的名义下,得到默认和宽谅。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这部书里,正是以骑士道德作为权衡是非的准则,区别正邪的准绳的。

特利斯当与伊瑟,两人为了一段情,在人间困坷颠连,呼救不灵的情况下,惟有乞求神明保佑。他们履危临难之际,上帝在冥冥之中确乎显了灵:特利斯当不惜一死,从崖顶的教堂纵身跳下,竟毫无损伤;伊瑟心里惴惴然,拿起烧红的铁块,却安然无恙。特利斯当屡屡提出以决斗胜负,卜是非曲直。相传"天神喜得胜之人"(Victrix causa deis placuit)。所以,在中世纪,通行把人间争纷,诉诸神明,谁获胜就算胜诉,称为"上帝的裁决":"天下含冤蒙屈的人,俱可借决斗以自明,而上帝总站在清白无辜者一边。"②伊瑟

① 恩格斯: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,见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四卷第六十 六页。

② 见本书第四十九页。

这方面,为释君臣不决之疑,便同意接受"神判"。按说人间私情,神目如电,应是果报不爽的。但伊瑟以诡谲莫测的安排,模棱两可的誓言,天道居然还她清白!这等于承认,上帝无边的法力,迄止于爱情世界的门首。在至高无上的爱情面前,神权和宗教都失去其拘束之力。对爱情的讴歌中,隐含着对神权的贬抑。这类描写在中世纪文学里可说是绝无仅有的。

但特利斯当与伊瑟的恋情,既然逸出伦常习俗的规范,为社会 与宗教所不容,在现实生活里定然碰壁,势必导致悲剧的结局。作 品也是借药酒把他们的爱表现为一种宿命。两人喝下药酒,当下 倾心起来,伴娘白兰仙跌足叹道:"你们在那倒霉的杯子里,喝下了 爱情,喝下了死亡!"特利斯当不顾一切地狂呼:"死亡要来就来 吧!"从而点出这种生死以之的爱。书中以缠有金银花的榛树枝, 借喻两人连理同心的夙缘。特利斯当把花枝搁置路旁作为标志, 伊瑟睹物兴叹:"朋友,我们也是这样:你不能没有我,我也不能没 有你。"反复申说,"世上的有情人,要活须活在一起,要死也得死 在一块。"最后,伊瑟毅然渡海去救特利斯当,途中突遇风暴,几 遭不测,是死把他们拉得更近了:"以你我的缘分,你不能离我而 死,我也不能离你而死。"浩瀚的海洋,在他们这种同生共死的情 爱中,起着重要的参与作用,因为大海原是屏围凯尔特族的生存 环境。他们的爱(l'ameir),像大海(la meir)一样奔腾起伏:是大 海把特利斯当送到伊瑟的家国,是在海上他们饮下了致命的药 酒,最后也是海上的风暴耽误了金发伊瑟的行期,等白帆高张,她 急速赶来时, 妒性发作的玉手伊瑟诡称是黑帆, 使垂危的特利斯 当绝望而死,把铭心刻骨的爱情推向悲剧的高潮,谱下一曲此恨 绵绵的恋爱悲歌。

法国中世纪骑士文学曾经繁荣一时,为什么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能独占鳌头,高于一般骑士传奇而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呢?本译本所据贝迪耶重编本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原书前,冠有法国中世纪文学研究权威加斯东·巴利所写的序,对这个问题似乎有所回答:

"贝罗尔诗中的特利斯当与伊瑟,经贝迪耶氏赋以新的生命,给他们穿上旧时衣冠,带着半像蛮民半像中世纪人的感情、言语与习惯,在近代读者看来,好像是古教堂彩色玻璃上的人物,姿态较稚拙,表情很朴讷,容颜像谜一样难以捉摸。但在这画面之后,可以看到一股汹汹然的激情,像窗外的一轮红日,把整个画面照得一片鲜红。"

这真可谓点题之笔。《特利斯当》固然写了"风雅之爱",但超乎"风雅之爱"的,是颂扬了激情,一种奔腾放肆、势不可御的激情。作品是写了骑士的冒险经历,但那只在开头部分,篇幅给压缩到最低限度,主要部分是叙述两人的热恋。尤其后半部,着意渲染这种刻骨铭心的相思,缘一桩桩情事为波澜,充满瑰丽的浪漫色彩。特利斯当见逐之后,浪迹天涯,形式上同玉手伊瑟结了婚,却依然不能忘情于金发伊瑟,为谋求一见,便乔装成香客、癞人、疯子,一次次回到心上人身边,以重章迭唱的方式,歌颂这种至死靡她的恋情。可以说,作品用"风雅之爱"的模式,高奏出激情之歌的乐章。当然,激情主题,在法国文学作品里不是一个陌生题目,但启端发源,盖在此书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《特利斯当》是写一种不可能的爱(l'amour impossible)。两人一起误饮药酒之后,突发一种不该有的爱情,在外界的压力下,被迫不断聚散,直到最后双双殉情,合葬一起。爱情基于幻想与冲动,存在于持续的追求、不断的征服之中。一旦

顺心遂意,美满幸福,便缺乏激扬之力,变得平淡无奇。因为爱的 热情,易于燃起而难以持续。宫墙阻隔,大海横亘,需要使出全部 智慧浑身解数去克服,才具有巨大的反拨力,能维系爱之火焰于 不灭。松下待月,暗约偷期,"他们受爱的驱使,犹如渴鹿奔泉, 只要能到溪边狂饮便顾不得危险"。逃入茫茫的森林之后,过起 近乎夫唱妇随的日子,按说是无拘无束,舒心快意了,但爱情经不 起庸常生活的考验,激情窒息了,两人竟至于萌生悔意,决定分 手。所以关山阳隔,荆棘载涂,虽为实现爱情的不利因素,却是强 化激情的必要条件。情侣违离远隔,令人无限想望;疏隔之下,爱 开始升华到理想化的高度。作品极事铺陈,着力讴歌的,正是这 种不可能的爱:没有外部的阻梗(国王在旁,奸人窥伺),就生出 内部屏障(与金发伊瑟的隔剑而卧,与玉手伊瑟的虚有婚姻),落 人爱而不得、得而不爱的怪圈。惟有不可能的爱,不得其所爱的 爱,才情牵意惹,激发出强大的生命力。这种不可能的爱,是西方 近代的一种恋爱观。纵观西方文学里爱情题材的伟大作品,所写 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爱,不得其所爱的爱。因为照西方观点,美满 良姻,便乏善足陈了。

这种不可能的爱,是从风雅之爱衍化而来的,或者可说两者就是一而二,二而一的。考其原因,贵妇崇拜,系脱胎于圣母崇拜,本身带有神化女性的倾向;而偶像的崇高,易滋可望而不可即之感,此其一。浪漫骑士与高贵淑女的风流韵事,虽频频见于诗文作品,但在现实生活里,对大多数下层骑士说来,要征服门第高贵的女主或天姿国色的贵妇,无疑难于上青天,欲爱而不得,此其二。所以,对大多数骑士来讲,只落得品尝不可能的爱这枚苦果,陷于爱而不得其所爱的困境。

骑士时代已成为过去,但在骑士精神的辉映下,却使黑暗的中

世纪开出灿烂的文艺之花,产生像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这样的传世之作。当然,作为一种遥远的怀念,我们也不能把骑士精神太理想化,因为骑士精神或许就是一种理想的寄托,是当时时代心理的一种补偿要求,以对抗暴虐无道的黑暗现实。基佐曾高倡:"让我们回到古代骑士制度那种高贵的荣光里去,正是古时候的骑士制度,以其勇武、高贵和美德,在中世纪世界发出了灿烂的光辉!"

上面提到,本译本系译自贝迪耶(1864—1938)的重编本。贝氏专攻法国中世纪文学,成绩超卓。于十九世纪末,取贝罗尔本为蓝本,参照法英德意等语的有关资料,以学者的审慎,诗人的情致,进行有机的重构,结撰出一个完整的故事,出版于二十世纪新世纪来临之际(1900),向现代读者介绍这一脍炙人口的中世纪传奇。贝罗尔的原作,为每行八音节的长诗;贝迪耶则用镶嵌古语古词的近代法语,"译成"散文。少量古朴的词语,用以标示作品的时代色彩,整部作品虽未因"译成"散文而失去其诗的韵味,却也多少掺进一些近代的人本主义思想,在个别章节中有所流露。但从总体上说,贝迪耶的重编本,是一次成功的再创作。该书问世以来,颇获好评,一再重版,并深荷法兰西学院嘉许而荣膺"钦定本"(Ouvrage couronné par l'Académie Française)的隆誉,致使这本传奇的原本不传。

法文原著系译者二十五年前,刚从事中译法工作时,为进修法语而读一批文学作品时读得。一开卷就为"莫豪敌"一章的叙事手法所吸引,一口气读了下去。"文革"后据以译出初稿,时承罗大冈先生告知,称此书早有朱光潜先生一译本。找来一看,朱译出版于一九三〇年,觉得译文并未因历时半个世纪而失去其存在价值,便萌退志,特此致函朱先生。朱先生很快复告:

### 新璋同志:

得五月十二日赐信,欣悉您在译《愁斯丹和伊瑟》。我在法国当学生时读到此书,很爱好,就信手把它译出来,虽由开明①出版,并未引起注意。手头上仅存一本样本也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抄家抄去了。我本是三套丛书的一名编委,在上海开规划会议时我注意到此书已列入规划,但未提我曾译过此书,因为我有很多的工作待做,找不出时间和精力来改译。现在您既另有译本,千万不要废弃。如果您认为拙译尚有可取之处,可任意采取或修改,作为合译或在序文中提一句就行了。我希望此书可以成为一个青年人和一个老年人合作的纪念碑……此复。顺颂时祺!

朱 光 潜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

朱先生于译事颇有见地,抽作《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》及《中外翻译观之"似"与"等"》②中,对朱氏翻译得其近似之说,有所论列,此处不赘。先生的译笔,即使在早年,也着实有其高明之处,有些地方并不字字对译,而是略加简括,要讲忠实,自比原文有所减损,但补全之后,反倒有蛇足之感。译文的某些处理,颇能渲染传奇色彩。朱先生本人能顺一道最好,我来复译,感到进退两难。当时因手头尚有他事,故暂且搁置一边。后经出版社一再催促,于一九八八、八九年重整旧稿,参照朱译,但力求另辟蹊径。至定稿阶段,则一改初衷,凡朱译精彩处,尽量撷取,以彰先生最先译介之功。不才与朱先生一样,对这部传奇"很爱好",而愿尽力译

① 指开明书店。

② 参见《翻译论集》,商务印书馆一九八四年版,与《中国语文通讯》一九九〇年第一期。

好。对照阅读朱译之际,于译事有所会心,可算"译"有所得;至于署名,朱先生很豁达,我更不论,乃余事耳①。子曰:"游于艺";译事,亦艺也。《平山冷燕》中说,小说以游戏为正体;故译传奇,更不妨有一二戏笔处。译笔有不如人意处,还是水平有限,功力不够。日后,轮到这个译本要给推倒重来之日,其中个别可取的砖砾,包括所含朱译的珠玑,尽可采掇。鲁迅先生在《非有复译不可》一文中说过:"取旧译的长处,再加上自己的新心得,这才会成功一种近于完全的定本。但因言语跟着时代的变化,将来还可以有新的复译本的,七八次何足为奇"!——信哉斯言!

### 罗新璋

一九九○年二月十七日 草就 二○○三年七月二十五 补正

① 关于署名,曾有几种考虑,或先后或主次或平列,避开了狐假虎威之实,又难免 抑彼扬己之嫌,颇费踌躇。出版社方面认为,序中已言及对朱译有掠美之处,表示出尊崇之意,可按朱先生第二种意见处理。想大不了薄薄一本书,掉在茫 茫书海里,泛不起什么涟漪,或许很快就会见不到踪影,就随他去吧!

# 目 次

=	<del></del>	特利斯当的少年时代	1
-	 	爱尔兰的莫豪敌	8
<u>;</u>	Ξ	金发美人	15
ļ	四	药酒	24
-	FL.	白兰仙	31
7	六	大松树	37
	t	矮子伏偻生	45
/	八	教堂脱险	50
7	九	莫萝华森林	57
-	+	奥格林隐士	66
+-	<del></del>	奇情滩	70
+.	 	神判	77
十	=	夜莺的歌声	83
+1	四	幻铃	89
+:	<del>I</del> I.	玉手伊瑟	93
十;	六	卡埃敦	100
+-	t	狄那斯	106
十,	八	装疯	113
+;	九	死	124
跋			133

# 一 特利斯当的少年时代

列位看官,你们可愿听一个生相爱、死相随的动人故事?这是事关特利斯当与伊瑟王后的一段佳话。两人相亲相爱,经过几多悲欢离合,最后在同一天里相偕死去。欲知详情,且听我慢慢道来。

话说早先马克王在康沃尔当政年间,一次遭受外敌侵扰,鲁努 瓦国君黎华伦得报,便跨海前来救应。他像藩臣一样,凭一身武艺 与过人胆略,鼎力相助。马克王见他忠心,便赐婚把妹妹白花娘子 嫁他,而黎华伦对白花娘子亦十分钟情,异常眷恋。

当下就在天梯堡<sup>①</sup>教堂迎亲成礼。新婚不久,便有消息传来, 报称宿敌茅刚公爵兴师犯境,打到鲁努瓦本土,毁却无数营垒城 镇。黎华伦匆匆修备战船,携带身怀六甲的白花娘子,远航回国。 到卡诺埃堡,靠岸进城,黎华伦恳嘱武将骆豪德好生照应王后;这 骆豪德,为人忠厚,素有义士之美称。诸事停当,黎华伦乃召集将

① 本修订本中"天梯堡"(Tintagel)等多个译名,择善而从,均采自冯象先生《圣 杯》《药酒》《亚瑟之死》等文(载《万象》第二卷相关各期),特此致谢。——二〇〇三年六月注

士,提师出征。

那白花夫人朝思夜盼,唉,怎料夫主竟一去不返。终于有一天,得知茅刚公爵阴险狡诈,丈夫已给诛戮。她欲哭无泪:既不悲号,也不哀泣,只觉得肢软体疲,魂飞魄散。骆豪德竭力劝慰道:

"王后,悲上加悲,也无补于事。人生在世,谁能不死?愿上帝 接纳死者,保佑生人!……"

可白花夫人哪里听得进。三天里,她只求长随夫君于地下。 到第四天上,生下一子,她抱在怀里说:

"儿呀,我盼你盼得好苦呀!人娘父母养的,没比你更俊的了。我于哀愁中生下你来,你的诞日就是哀愁的节日,我为你直要哀愁到死。你既然在哀愁(Tristesse)中来到人世,那就给你取名叫特利斯当(Tristan)<sup>①</sup>吧。"

说完,她亲了亲孩子;亲毕,就含愁而逝了。

从此,孤儿便由义士骆豪德收养。这时,茅刚公爵的人马已将 卡诺埃城团团围住;这战局骆豪德能支撑多久?俗话说得好:"肆 意而行,并非英明",只得权订城下之盟。但怕黎华伦的遗孤为茅 刚公爵所不容,骆豪德便把他当亲生儿子,与自己子女一起养育。

光阴易过,忽忽七年,骆豪德把特利斯当从妇人手中领回,托付给一位叫高威纳的好师傅。不出几年,师傅就教会弟子贵人宜通的诸般技艺。使矛,击剑,执盾,拉弓,掷石,跳壕,无所不能;唱歌,弹琴,围猎,也色色俱会;更兼深明大义,嫉恶如仇,锄强扶弱,信守诺言。跟一班少年骑手一起策马疾驰,只见他身不离鞍,剑不

① 朱光潜先生的原译,将主人公名字译作"愁斯丹",良有以也。——施康强按,详见《跋》语。又,冯象先生译述为:"你却从哀痛中来。你就叫哀生(Tsistan)吧。"并把书名译作《哀生与玉色儿》,兼顾音义,尤为当行出色。——译按

离手,浑如一体,好像从来就不是各归各的。看到他膀阔腰细,勇武坚毅,人人都夸骆豪德有个好儿子。但骆豪德心里明白,这后生的神采英拔,实禀诸黎华伦王与白花夫人;在人前,义士待特利斯当亲如儿子,暗中则奉若君主。

然而,好景不长。一天,挪威客商认为奇货可居,把特利斯当诱骗上船,载负而去。眼看船向异域驶去,特利斯当像幼狼跌入陷阱,拼命挣扎。大凡水手都知道:大海岂肯托载奸人贼船,更不会去助长诱拐掳掠,此乃信而有证之事。所以,忽然间波涛翻滚,海面昏晦,船行八天八夜,无时无刻不在危险中颠簸。后来,船员透过漫漫雾霭,遥遥望见一痕海滩,那里礁石遍布,峭壁陡立,汹涌的海浪正把航船推撞过去。事到其间,他们后悔起来,知道海怒浪凶,是因为诓骗孩童,不得天时,便许愿放还,急忙装点一艘小艇,送他上岸。霎时,风平浪静,云开日出,等挪威商船渐渐消失在水天尽头,款款而流、盈盈若笑的水波,已把特利斯当的小艇送上海滩。

他好不费力,才爬到崖顶,望见前面荒丘历乱,林莽无垠。想起师傅高威纳、义父骆豪德与故国鲁努瓦,心中不禁怏怏。正怅惘间,忽听得远处传来围猎的角声与呼号,不由得见猎心喜。这时,林边突然蹿出一头雄鹿。号呼角应,人喧马嘶,一伙人跟着猎犬寻踪而至。犬群攒在一起,咬住鹿颈,那鹿蹭到特利斯当旁,后腿一软,颓然倒地。有个猎户上来一镋叉,就结果了它性命。其余猎户围成一圈,吹起号角,以示庆贺。特利斯当看到领头的正要挥刀朝鹿颈砍去,吃惊不小,连忙喊住:

"统领,所为何来?此乃珍禽,不比宰猪。难道贵国就是这规矩?"

"小哥,"猎官答称,"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?不错,先砍鹿

头,再把鹿身剁成四大块,分别悬在马鞍上,带回去献与马克王。 此地就是这章法;从古到今,康沃尔人都照此办理。你若有高招, 不妨露一手给我们瞧瞧。请接刀,小哥,我辈很愿领教则个。"

特利斯当屈膝跪在地上,先剥皮,再去骨,把鹿头切开,鹿角依旧有模有样留着不动,接着取出鼻舌内脏等杂碎。

众猎户与驯犬师,俯身围观,不胜惊喜之至。

"小哥,"统领夸赞道,"你这一手真漂亮,哪儿学来的?愿求大名,贵国是何方宝地?"

"统领,人家都叫我特利斯当。说到这手艺,那是敝国鲁努瓦的刀法。"

"特利斯当,"猎官道,"愿上天酬赏令尊教子有方!想必他是有钱有势的大官人?"

但特利斯当晓得什么话可说,什么话不可说,便诡称:

"不,统领,家父是买卖人。我搭上远洋商船,偷偷离家,想看看别国的人情风俗。倘蒙收录,情愿追随各位,还可教诸位别样游猎消遣。"

"好一个特利斯当!咱家觉得奇怪,天下竟有这等地方,一个商贾之子,懂的东西居然比别国骑士之子还多。既然愿意入伙,自 当竭诚欢迎。现在,且陪你去拜见我们主上马克王。"

特利斯当接着把鹿宰完,拿心肺肠子喂狗,一边告诉猎户该怎样唤狗,怎样饲食。然后,把剖开的鹿肉插上长叉,一一交给猎户:这个扬起鹿头,那个高擎里脊及鹿尾,有的举前胸,有的托后腿,殿后的拎腱子。还教他们两人一排,按鹿肉的品位,列队前进。

一路上谈谈说说,不觉路长,直到望见一座富丽的宫殿。宫墙周围,有牧场、果园、清溪、鱼池与良田之胜。帆樯如林,驶进港来。宫阙面临大海,巍峨壮丽,更且兵卫森严,足可抵御任何进犯。正

中的碉楼,当年系由巨人筑造;周正的巨石,砌得俨如青碧相间的棋盘。

特利斯当探问宫殿的名称。

"小哥,大家管它叫天梯堡。"

"天梯堡!"特利斯当直声叫道。"愿上苍保佑你,保佑你主子!"

列位看官,这里就是其父黎华伦喜迎白花娘子的地方,只是他 小子有所不知而已。

走近城堡,猎户们鼓乐齐奏,国王闻声率文武大臣出来迎接。

猎官向主公禀报狩猎经过,马克王盛赞马队齐整,宰肉均匀, 纪律严明。而尤为爱赏那位异邦美少年,不禁目夺神移。虽说初 识,何以会感到亲热?国王暗暗寻思,只觉得莫明其妙。列位看 官,须知这是血缘感应,是出于怜爱妹子白花夫人的一份亲情。

当晚宴罢撤席,有位威尔士乐师走到廷臣中间,一面弹琴,一面唱歌。特利斯当坐在国王膝下,等乐师另起新曲,便对他说:

"这曲子最最好听。这是从前布列塔尼人所谱,专为颂唱葛艾 兰相思之情的。曲调与歌词都很和美。更且行嗓婉曼,乐师,请好 牛弹唱!"

唱完这曲,威尔士乐师答道:

"孩子,琴艺一道,你也懂得?要是鲁努瓦商人也教他们子弟 抚琴拨弦,那么请把竖琴拿去,显显你的本领!"

特利斯当接过琴来,边弹边唱,清音娓娓,把朝官们听得如醉似痴。马克王对鲁努瓦来的这弹琴少年,愈加爱重,御妹白花娘子当年就由黎华伦娶往那里的。

一曲既毕,国王沉默良久,临了才说:

"孩子,愿上帝降福于你师傅,降福于你!因为善歌者,上帝自

会爱恤。歌声琴韵,最能打动人心,勾起旧情,忘却忧戚与烦恼。 你来这里,给我们平添几多乐趣。愿你能久留吾处,少年朋友!"

特利斯当答称:"为陛下效劳,当你的琴师、猎手与臣下,实所至愿!"

他按说的做去。三年之间,两人颇称相得。白天,特利斯当随 国王临朝或狩猎;夜间,与懿亲近臣一起在御房陪宿。看到国王愁 眉不展,少年便为他弹琴解闷。阁臣都十分宠他,而远出众人之上 的,从下文可知,是宫内大臣狄那斯·特·醴坦。但比阁臣与狄那斯 更疼他的,是堂堂之尊的国王。特利斯当虽备受优遇,犹不能忘情 于义父骆豪德,师傅高威纳,与故国鲁努瓦。

列位看官,故事要说得人人爱听,就该力戒冗长。这本传奇本已极其优美曲折,何必絮烦拖沓?所以,这里只简单交代几句:义士骆豪德跋山涉水,奔波多时,才踏上康沃尔国土,找到特利斯当。从前白花娘子婚嫁,马克王曾赠红宝石为贺,骆豪德携来呈示国王,启禀道:

"陛下,这位就是鲁努瓦的特利斯当,乃御妹白花娘子与黎华伦王的嗣子,也即王上的贤甥。其江山为茅刚公爵所僭占,时不可逢,官速去光复故土。"

长话短说:特利斯当由母舅封授为骑士,随即乘康沃尔战船返国,为先父的旧臣奉为嗣主。他向杀父的世仇搦战,斩其首级,得以重光河山。

这时,他想到,马克王没有他在膝前承欢,必不会愉快,而心胸 高尚,识略自必超卓,他召告臣僚:

"诸位大臣,孤家叨天之福,复承诸卿之力,得以收复国土,昭雪世仇,对先父业已尽到人子之责。但把孤儿孽子抚育成人的,是

骆豪德与康沃尔的马克王;这两位长者,实我重生父母。受恩不忘,敢不竭诚图报?而为人君者,只有两物归他所有:他的江山,及身体性命。故对骆豪德,仅以江山揖让:义父,这片国土从此归你掌管;百年之后,自可传于子孙。至于马克王,则愿以自己性命相委付。故土情深虽难离,但我仍将赴康沃尔,去报效马克王。我主意如此,诸卿系朝中股肱之臣,必有良策教我。哪位有高明远见,请起立说话。"

满朝文武热泪盈眶,称颂主上圣明独断。特利斯当只携高威纳一人,挂帆直去马克王的国度。

## 二 爱尔兰的莫豪敌

特利斯当到来之际,马克君臣正遇上窒碍之事,一筹莫展。只为爱尔兰已装备一支舰队,要来扫荡康沃尔,倘若马克王还一如十五年那样,抗交先朝一直输缴的贡赋。按旧规,爱尔兰每年可向康沃尔索贡,第一年为青铜三百斤,第二年为白银三百斤,第三年为黄金三百斤。到第四年,要取掠三百童男三百童女,年纪都限十五岁,自各家抽签选定。这一年,爱尔兰派来天梯堡传旨的,是巨人莫豪敌。他身为国舅,比武场上,无人可敌。为此,马克王曾下密诏,传谕枢臣赴朝议事。

期满之日,文武臣僚云集穹形大厅,等马克王升座毕,莫豪敌开口说:

"现将爱尔兰王谕旨最后晓示如下:责令贵国速纳欠贡,限于今日,交出童男童女各三百名,年纪一准十五岁,从康沃尔各家各户抽签选定。我国巨舰已泊天梯堡港口,只待把他们运去为奴为婢。然而,——根据尊卑之义,马克王自可蠲免——在场臣僚,谁愿一决雌雄,证明爱尔兰无权索取贡物,本钦差一定奉陪。康沃尔诸大臣,哪位愿纾靖国难,出来较量一番?"

群臣互相厮觑,赧然低下了头。这人心里嘀咕:"算我倒霉,瞧一



[英]比亚兹莱(1872-1898):仙女授盾牌给特利斯当

这莫豪敌雄躯凛凛,比四条汉子还精壮。再看他那把剑,若有神通,爱尔兰国王历年派他去藩邦耀武扬威,不知斩了多少英雄好汉的头!羸弱如我,除非想自蹈死地,岂可逆天而行?"那人也在暗想:"生儿育女,难道生了儿子是与人为奴,养了女儿去供人取乐?不过我纵然一死,也救不了你们呀!"所以各人都噤声不语。

### 莫豪敌又说:

"康沃尔诸大臣,谁敢出头,来比个高下?咱们打个痛快,本钦 差提议:三天后,从天梯堡驾舟去参孙岛,与贵国骑士,一比一,拼 个你死我活!敢打这一仗的,连他亲属都有光彩!"

衮衮诸公依然默不作声。莫豪敌好比樊笼里的雄鹰,一有动作,鸟雀都不敢吱声。

### 莫豪敌第三次发话:

"好吧,康沃尔的名臣良将,既然你们认为此乃上策,那就看抓 阄抓到谁家孩子,由我把他们带走吧!本钦差实未料到阖境之人, 意尽是奴颜婢膝之辈!"

这时,特利斯当向马克王跪禀道:

"陛下,倘蒙恩准,这仗让我去打!"

马克王想劝也劝不转。无奈他少年气盛,然而这种胆气,于他又有何益? 但特利斯当业已应战,莫豪敌也慨然接受。

到了正日,特利斯当站在红毡毯上,从人为他披挂起来,准备舍身赴难,作成这桩壮举。他身穿锁子甲,头戴光闪闪的金炼盔。朝臣们既为勇士叹惋,也为自己感愧。心想:"啊!特利斯当,美哉少年,英勇盖世!但这一仗,与其你出场,还不如我去打!我要是送命,父老兄弟也不至于那么伤心!……"钟声一响,无论贫富贵贱,男女老幼,都含泪祈祷,簇拥特利斯当朝海边走去。不过众人

仍存一线希望,因为人的心里,但有些许养料,便能维系起莫大希冀。

特利斯当独自登舟,扬帆朝参孙岛驶去。莫豪敌在其桅杆上高悬紫帆,率先到达小岛,把船系在岸边。特利斯当接着抵岸,用脚把船一蹬,推向海里。

"你这厮,这是干吗?"莫豪敌问,"为何不学我样,抛缆系舟?"

"你这厮,何必多此一举?"特利斯当答道,"你我之间,只有一人生还,已留得一船,足矣!"

彼此出言不逊,交起手来,朝小岛深处打去。

这场恶斗,无人得见。但有三次,海风隐隐把震天杀声送到这边海岸。妇人女子哀痛已极,齐声拍击手掌以抒焦虑,莫豪敌的随从站在帐前看了直好笑。临了,到傍晚时分,才望见紫帆在远处升起,爱尔兰小船起程回岸了,于是响起一片哀号之声:"那是莫豪敌呀!那是莫豪敌!"等船渐渐驶近,一个大浪把小船托起,猛看到船头挺立一位骑士,双手各擎一把宝剑:原来是特利斯当!立时划出二十条小艇,飞也似的迎上前去,有些少年更是迫不及待,纷纷跳水泅泳过去。勇士纵身一跳,踏上岸来,那些做母亲的跪在地下,连连吻他的铁底靴。他向莫豪敌的随从喊道:

"爱尔兰的大爷们,莫豪敌打得奋勇。你们瞧:我的剑都打出了缺口,残锋留在他颅骨里,就烦各位带转去,权充康沃尔的贡品!"

说罢,特利斯当朝天梯堡走上去。获救的少男少女,沿途舞摇绿枝,欢呼雀跃;家家户户门窗,挂出喜庆锦幛。钟鼓齐鸣,欢声雷动,特利斯当刚迈进宫门,就一头扑进马克王怀里,晕了过去:但见鲜血汩汩,从他伤口流出。

莫豪敌的随从,失魂落魄地回到爱尔兰。从前,莫豪敌每次返抵韦斯埠,看到欢呼的人群,看到贵为王后的胞姊与艳如朝霞的甥女金发伊瑟,心里感到分外快慰。她们母女尤为亲切,国舅如果带伤回来,就亲自为他救治,因为她们会采制奇香秘药,伤势再重,也能起死回生。但眼前纵有秘方灵药,也回天无力了。这次是落得鹿皮裹尸还,颅骨里还嵌着仇敌的残锋。金发伊瑟把残片取出,当圣物一般供在象牙盒里。母女俩伏在魁伟的遗体上,一再颂扬死者的功业,连连诅咒杀人的冤仇,并带领一拨拨妇女轮流守灵。从这天起,金发伊瑟懂得仇恨,誓与鲁努瓦的特利斯当不共戴天。

但在天梯堡宫里,特利斯当日渐衰竭:伤口里,毒液脓血不断。 医生认定,莫豪敌此矛尖头有毒。服药敷治俱不见效,只得把他付 之天意。而且伤口恶臭逼人,除了马克王、高威纳与狄那斯,连至 亲好友都避之惟恐不及。他们三人还守在床头,只为深情胜过嫌 恶。后来,特利斯当央人把他抬到海边的小屋里:临海僵卧,奄奄 待毙。但心里不免要想:"就这样把我推出了事,马克王?我倒替 贵邦保住了荣名!不,仁慈的舅父,我知道,你肯舍死忘生来救我 的。但是你再慈爱,也无能为力啊!是我劫数到了。然而,看到阳 光灿烂,依旧使人感到欣慰。想我壮气犹存,何不出海去试试风浪 ……任大海把我孑然一身,送到远方……谁知道,说不定那里倒有 救星。或许有一天,慈爱的舅父,我又能为你效劳,当你的琴师、猎 手与臣下。"

他恳求再三,马克王才俯允下来。国王把他抱上一条无桨无帆的小船,特利斯当请他们只放一把竖琴在身旁。要帆有什么用,他手臂已拉不动?要桨,要剑,又有何用?像水手在远航途中把隔日伙伴的尸体推下船去一样,高威纳抖索着双臂,把载着徒弟的小船推向海里,随波荡去。



王后救治受伤骑士

船在海上飘荡了七天七夜。特利斯当有时拨拨琴弦,解解愁闷。最后,不知不觉中,潮水把船推向海岸。那天夜里,有一伙渔夫出海打渔,听得琤琤琮琮,一阵悦耳的琴声凌波而来。他们把桨悬搁水面,侧耳细听;熹微的晨光里,望见有一叶扁舟在回旋。彼此你一言我一语:"从前也像这样,在白雾茫茫的海面上,圣勃朗丹驾舟驶向福岛,船侧就有一派仙乐缭绕。"他们奋力朝小船划去:见那船随波去来,里面除了点琴声,好像别无生气。等逐渐划近,琴声也渐次低微到几近于无。他们靠上小船,特利斯当发僵的手已垂落在犹自微微震颤的琴弦上。渔人把他载回港去,想托交给善良的公主,或许还能有救。

不巧得很!这港口就是莫豪敌长眠的韦斯埠,而那善良的公主,正是金发伊瑟。她会巧用偏方,世上只有她能救特利斯当;然而,天下所有女子中,也只有她会要特利斯当的命。特利斯当吃了药,苏醒过来,知道海潮把他抛到了仇邦敌国。但胆识犹存,为苟全性命计,他马上想好一套巧言抵饰的话头。谎称自己是乐师,搭船去西班牙学占星术,中途遇着海盗,格斗致伤,才跳上小船逃得一命。众人都信以为真:连莫豪敌的随从,也没能认出参孙岛上的好汉,因为毒性发作,他已变得面目全非,丑陋不堪。经金发伊瑟调理,四十天后,伤口差不多已痊愈,灵活的肢体又逐渐恢复少年的风姿。但他心里明白,此间非久留之地。他居然逃出虎口,历尽艰险,在某一天,终于又出现在马克王面前。

## 三金发美人

马克朝中有四大奸臣,看到特利斯当英武出众,被恩独隆,都心怀嫉恨。待我把他们名字一一报来:即安德亥,葛纳隆,龚铎英与戴诺伦是也。其中安德亥公爵,与特利斯当一样,也是国王外甥。得悉王上有意独身终老,不留子嗣,想把江山基业传与特利斯当,他们妒火中烧,到处胡言乱语,挑唆朝中权贵与特利斯当作对。

"多少好事都让他碰上了!"那几个小人说。"诸公都是有识之士,必能明白个中道理。他能打败莫豪敌,已属事出非常;而死都要死的人,居然还能独自漂洋过海,谁知是凭了什么妖法? 无桨无帆的船,你们谁个驾驶得了? 听人说,只有巫师才有这等神通。而且,不知在哪个妖道盛行的国度,居然找到了药,治好了伤! 所以,此人必是妖孽。他的船,他的剑,都带妖气;他的琴,也是邪魔外道,还把毒素天天往王上心里灌! 要知道他在用巫术蛊惑国王!他一朝接了位,诸公难道甘心做妖人的臣民?"

大多数朝官倒真给说动了:因为众人不知,所谓神通,寻常人只要爱之成癖,加上胆大过身,照样可以获致。因此上,廷臣紧逼国王,要他娶位公主,生育后嗣;倘上意不允,他们不惜退守寨堡,进行兵谏。但马克王不为所动,心里暗暗发誓:只要他外甥在世一

日,就决不让任何公主厕身御房。而特利斯当,怕人猜疑他爱戴舅 氏是另有所图,觉得此辱难忍,便借以辞色,劝舅父俯允众议;不 然,就离朝出走,去报效富豪的加伏瓦国王。故此,马克与勋臣约 定:四十天后,当示谕旨。

临期,国王独坐殿上,等候群臣入朝,心中闷闷想道:"我只推说,仅仅是推说而已,要娶一位远哉遥遥,可望而不可即的公主作王后,而这样的公主哪里找得到呢?"

这时,忽有两只筑巢的燕子,呢喃啾噍,从临海的窗户直飞至御前,又像突然受了一惊,翻飞而去。来去之间,从喙里掉下一根长长的秀发,比丝还细,比朝霞还明丽。

马克王捡起发丝,传召文武大臣与特利斯当进殿,宣告:

"为俯顺舆情,本王决定立后,倘所选之人,卿等愿去寻访得来。"

- "臣下遵命,但不知吾王选中何人?"
- "乃此金发所属之女郎,馀人俱不在考虑之列。"
- "王上,此金发得之何处? 系何人捎来?来自何国?"
- "各位贤卿,此发丝来自金发美人;由双燕捎来,燕子自然知道来自何国。"

群臣以为受到愚弄,大失所望。纷纷向特利斯当报以怨忿之色,疑心出于其诡谋。但特利斯当把发丝审视之下,想起金发灿然的伊瑟,便会意一笑,从容说道:

"陛下,此计错矣!不见群臣疑心重重,叫我担了不是?这道难题,看似匪夷所思,也实属枉然:我决心把金发美人访求得来。不过险阻重重,对我说来,去岛上杀莫豪敌易,到国外把金发美人迎来难。然而,恩重如山的舅父,我愿勉效驱驰,置生死于度外。为让满朝大臣知我一片忠心,特此立誓:只要我不遇难而死,一定

把金发美人迎到天梯堡来。"

他盛饰航船,装上麦粉、美酒、蜂蜜等精美食物。除高威纳,另携百名少年骑士,个个出自豪门望族,骁勇非凡。特利斯当约束他们穿上粗布外衫,戴上厚呢帽子,扮作客商模样。但在船板底下,藏有锦绣衣饰,鲜红紫丽,不辱一代雄主的使臣身份。

临起锚时,船长问他:

"大人,驶向何方?"

"老兄,对准爱尔兰,直驶韦斯埠。"

船长听了,凛然一震。莫豪敌殒命之后,爱尔兰王曾下令:凡过往康沃尔船只,一律严加追缉;船上人等一旦俘获,便悬诸长叉活活吊死。这情形特利斯当难道不知?但船长还是遵命而行,不日驶抵危邦险地。

初到港口,特利斯当竭力要韦斯埠人相信,他们是一伙英吉利客商,特来此地做买卖。但这些商贩的行止颇为奇特,镇日价打牌下棋,看来掷骰子比称面麦还要内行。特利斯当深恐被人识破,一时也不知如何寻访是好。

- 一天清晨,天色方曙,忽听得一声狞厉可怖的吼叫,如鬼哭狼嚎一般。他从未听到野兽叫得如此凶如此怪的,便拦住一位过路妇人问道:
  - "夫人,请问这是什么吼声?烦以实相告。"
- "壮士,不瞒你说,这吼叫的,是天底下最凶横最残暴的畜生,每天从山洞下来,跑到城门口一蹲,除非交与一名少女,不然就不准进出。少女一入魔掌,转眼之间,连临终祷告还没让做完,就给活生生吞下肚去。"

"夫人,"特利斯当道,"请别见笑,我想问一句,娘胎生的凡人,

### 能打贏吗?"

"壮士,这可不知。确凿无误的,是已有二十条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碰过运气。因为爱尔兰王曾宣布:谁能格杀此兽,就以公主金发伊瑟相赐。但那些好汉全果了怪兽之腹,而无一生还。"

特利斯当辞别妇人,回到船上,顶盔贯甲,悄悄装备起来。那矫健的战马驮着英武的骑士跃出商船,真是壮观。只可惜此刻港湾一片岑寂,曙色还朦朦胧胧,勇士驰往那妇人所指的城门口,一路上无人看到。突然,迎面有五人顺着山势奔冲而下,嚼环松开不说,还拼命踢蹬坐骑,飞逃回城。特利斯当顺手攥住一人的红辫子,用力一拉,将他握倒在马背上,方才拦住。

"上帝救了你命啦,勇士!"特利斯当戏谑道。"请问巨龙打哪 条路上来?"

那逃命鬼匆忙指了指路,特利斯当才松手放他生路。

话说猛兽正追逼而来。只见它头像蝎子,睛如炭火,额上射出 双角,颊旁挂着两只毛茸茸的大耳朵,爪厉如狮,尾细似蛇,身上跟 葛里凤① 一样遍体鳞甲。

特利斯当纵马直冲过去,那坐骑看到怪兽,吓得鬃毛直竖,腾身扑去。特利斯当的长矛,刚戳及怪兽鳞甲,就震成几段,迸裂四散。勇士马上高举宝剑,朝兽头狠命砍去,哪知连头皮都没碰破。怪兽才有点知觉,伸出爪子,把盾牌捅穿扯飞了。特利斯当胸前没了遮挡,只得挥剑再战,一剑击中它腰部,忽喇一声响,连四周空气都猎猎震颤,却依旧不中用,仍没能伤着它。这时,巨龙鼻孔里喷出两股毒焰来,特利斯当的盔甲顿时给熏得乌黑,坐骑蹦跳几下,倒地就死。特利斯当从地上腾跃而起,宝剑趁势戳进怪兽嘴里,没

① 葛里凤,神话中半狮半鹭的怪物。

到剑柄,才把它心房一劈两半。那毒龙最后凶吼一声,颓然死去。

特利斯当把龙舌割下,纳入靴筒。毒气呛人,他给熏得晕晕乎乎的;更兼口渴难耐,望见不远处有一汪波光闪动的湖水,便踉踉跄跄走将过去。但龙舌渗出的毒液,烘得他浑身发燥,仆倒在湖畔草从里,便不省人事了。

原来那逃命的红辫子,是爱尔兰御膳房的掌案头目,叫红毛阿钦坎。此人对金发伊瑟垂涎已久,虽则生性怯懦,但受爱的驱使,还要一逞奋勇,每天清晨,必戴盔穿甲,埋伏路旁,希冀出其不意,能把怪兽击毙。然而,不管离得多远,只消怪兽一声吼,就把这勇士吓得抱头鼠窜。这天,在四名家丁簇拥之下,他再贾余勇,策马奔回,发现龙毙马死盾破,猜想那好汉已在什么地方丧生。于是,把兽头割下,带去向国王请功,索取赏格。

国王不大相信此人能做出如此壮举,然而亦不便食言,就传谕勋臣于第三天入朝:届时,着典膳郎当众出示屠龙取胜的物证。

金发伊瑟得知自己要落到这懦夫手里,起先只付之一笑,继而才自叹命苦。隔了一天,觉得事有蹊跷,便带上忠心的黄发小厮贝笠尼与侍婢白兰仙,三人私下骑马朝兽穴跑去。伊瑟看到路上蹄印有点奇特,断定马的蹄铁,不是在爱尔兰上的。随即找到无头的怪兽与倒毙的战马,发现马鞍也与爱尔兰的不同。无疑,屠龙勇士是外邦人;不知他是否还活着?

伊瑟、贝笠尼与白兰仙三人寻了半天。后来,白兰仙在湖畔草丛里看到有顶头盔在闪闪发光。幸好那勇士一息尚存。贝笠尼把他扶上马,暗地里送进内眷居室。伊瑟把始末根由禀明母亲,求娘亲照应则个。母后替伤者脱卸甲胄,这时,靴筒里掉下巨龙的毒舌。爱尔兰王后用草药把他救醒,对他说:

"客官,我确知那怪兽是你所杀。无如那奸滑而胆怯的掌案师傅,割来兽头,要强索赏格,娶走小女金发伊瑟。两天后,你能不能与他一决雌雄,戳穿他冒名顶替?"

"王后娘娘,"特利斯当答道,"期限是紧了点。但有两天功夫,想必你能把我治好。我力克巨龙,得以赢得伊瑟;兴许也能斗胜典膳郎官,再次把公主夺回。"

王后优容恩礼,亲手为他捣研灵丹妙药。下一天,金发伊瑟侍他人浴,用母亲调制的香膏替他敷治。她细看伤者脸庞,觉得人物英俊,便想:"是啊,倘若他,勇足敌貌,这硬仗就一定打得下来!"特利斯当在热水里一泡,加上香膏的神效,人又有了活气,想到赢得一位金发王后,不觉微微一笑。伊瑟看在眼里,不禁暗想:"这客官为何发笑?难道我做了有失身份事?抑或作为姑娘家,对客人还有礼数不周之处?哦,他那兵器给毒焰熏黑,我忘了擦拭,敢情是笑我这一疏忽?"

她走到放特利斯当盔甲的地方。"这顶金炼盔,"她想,"急难之间倒不会有闪失。这套锁子甲,又轻又牢,勇士穿来才不算辜负。"她握着剑柄:"喔,真是一把好剑,合该给大无畏的贵人使用。"

她从华美的剑鞘里抽出剑来,想擦去剑锋上的斑斑血迹,却看到刀口缺了一大片。端详之下,猛然想到:"这剑锋会不会是砍莫豪敌砍折的?"疑云塞胸,又看了一遍,想穷诘究竟,便跑回闺房,找出从莫豪敌颅骨里取出的残片,合在缺口上,正好严丝密缝,了无间隙。

她三脚两步,朝特利斯当跑去,抡起长剑,在他头上挥舞道:

"原来你是鲁努瓦的特利斯当,杀死我舅父的罪人。现在,你 在劫难逃,死到临头了!"

特利斯当想挡开她手臂,无奈力不从心。但肢体虽然发僵,心

思却还灵活,便极见机地说:

"好吧,要我死就死。但免得你后悔无及,请先听我一言。你 贵为公主,要杀我,不但权势绰绰有余,而且于理也凿凿有据。是 的,你对我有过活命之恩,自有生杀予夺之权。第一回,还是早先: 你救活的那个濒死乐师,不是别人,正是在下;莫豪敌刺入我身上 的剧毒,还是你给祓除的。治好这伤,公主,你不必感愧:我不是堂 堂正正在决斗中受的伤么?莫豪敌固然死于非命,难道我暗算了 他?不是他来挑战的吗?我不该保护自己吗?第二回,你在湖畔 找到在下,又救了我一命,啊!那是为了你,公主,我才来跟巨龙格 斗……这些事姑且不提,我只想说明:危亡之中,你救过我两次,当 然有权处置我性命。如果杀我,能为你增添赞誉与荣耀,那就下手 吧。日后你躺在掌膳勇士的怀里,想起你那受伤的远客,不避凶 险,才赢得了你,而你却趁他无力自卫之际,把他杀死在这浴缸里, 定会感到心安理得吧!"

### 伊瑟抢白道:

"这话说得好玄。杀死莫豪敌的人,为何要属意于我?哦,自然,像从前莫豪敌把康沃尔姑娘劫上船一样,现在轮到你来报仇,把莫豪敌宠爱的甥女掳去当奴婢,借以夸示于人……"

"非也,公主,"特利斯当分辩道,"是因为有一天,两只燕子衔了你一根金发飞到天梯堡。我想,飞燕是来报知和平与爱情的。所以,才远涉重洋,前来访求。所以,才不顾毒涎,迎击食人怪兽。请看,那根金发就缝在我战袍的金线里;金线业已褪色,而金发依然明丽如初。"

伊瑟凝视那把长剑,又拎起特利斯当的战袍,看到那根金发赫然在焉,半晌无语。之后,她在远客唇上吻了一吻,以示和解,并替他穿起华贵的衣裳。

到上朝那天,特利斯当暗中差伊瑟的小厮贝笠尼去船上传话,嘱众随从届时进宫,并俨其衣冠,要不愧为一代雄主的使臣气度。因为实指望这次历险到此告一段落。四天来,高威纳与那一百骑士,因不知特利斯当去向而不胜忧愁;得此消息,俱各欣然色喜。

爱尔兰大臣已聚集殿上,高威纳等陆续进入,依次坐成一排。他们身着朱红赤紫之华服,衣缀璀璨夺目之珠宝。爱尔兰人相互惊问:"这些煊赫的大佬是何许人?有谁知道他们来历?瞧他们紫貂金缕的大氅!还有剑把与衣钩上闪光耀眼的翡翠,以及那些我辈连名字都叫不出的宝石!谁见过这等排场?这些官人是哪里来的?又是谁的部属?"但那一百骑士都缄口不语,逢到有人进来,也不起身让座。

爱尔兰国王升殿毕,典膳郎阿钦坎出班启奏,称怪兽为他所杀,伊瑟非他莫属,扬言有物证在此,谁敢说个不字,就要与之打个明白。伊瑟这时走到父亲面前,躬身说道:

"父王,现有一人要举发典膳郎官欺罔诈伪。并能证明,为你 江山除却一害的是他,故女儿不该委诸那个懦夫。不论此人先前 有多大不是,恳求你能法外施仁,以示和好。不知能否俯允?"

国王凝神思量,倒不急于回答。但群臣齐声高呼:

"请陛下恩准!"

国王道:

"那就允如所请!"

不料伊瑟又跪下来说:

"父王,请先赐我一吻,以示宽恕与和好,藉此表示对那人也一视同仁。"

受了一吻之后,她退身出殿,随即携手导引特利斯当上朝。见

他进来,那一百骑士同时起立,双手抱胸作敬礼状,然后分班侍立两旁。爱尔兰人看出,他即是他们主子。这时,有人认出他来,大声喊道:"此人是鲁努瓦的特利斯当,杀死莫豪敌的冤仇!"一下子掣剑出鞘,寒光闪闪,伴随着阵阵怒吼:"杀了他!杀了他!

但伊瑟压过所有声音:

"父王,刚才承蒙应允,请当即吻他吧!"

国王在他唇上吻了一吻,汹汹之声才沉静下去。

于是,特利斯当出呈龙舌,提议与典膳郎比个高下,但此公不敢应命,等于默认冒功邀赏。特利斯当朗朗说道:

"诸位大臣,莫豪敌固然是我所杀,但此次远涉重洋,乃是特来宣力补过。为了稍赎前愆,便置生死于度外,替贵国除却怪兽之灾患,始赢得金发美人之青睐。我将用航船把伊瑟载回交差。为使爱尔兰与康沃尔两国消释仇怨,永结缘盟,现特宣告:我主公马克王,将娶伊瑟为后。这百名骑士俱出身华族,愿凭圣骸起誓:为求两国和好,永息干戈,马克王对妻子伊瑟一定相敬如宾,康沃尔臣民对其王后也一定倍加尊荣。"

众人欢天喜地,捧来圣骸,那百名骑士接着起誓,证明特利斯 当所说情真事确。

国王握着伊瑟的手,问特利斯当能否公忠正大,送亲回去,交其主公。面对一百名骑士与爱尔兰阁臣,特利斯当起誓承应。

金发伊瑟这下羞愤交集,气得浑身发抖。照此说来,特利斯当赢得她芳心,却又不屑娶她这人。金发的故事,说得动听,其实只是欺诳,他还是要逼她委身于别个男子……但父王已置伊瑟右手于特利斯当掌中,特利斯当把手合拢,以喻已代马克王握取。

这正是:智勇双全的特利斯当,出于对马克王的忠诚不渝,终于寻到了金发美人。

## 四 药 酒

伊瑟随康沃尔骑士动身的日期,逐渐临近,母后广采奇花异草,和酒捣成一种烈性饮料。药理与魔法兼用,酿得后封入皮囊,暗地嘱咐白兰仙:

"姑娘,烦你陪送伊瑟去马克王那边,你待公主历来堪称忠心。请先把这酒囊收起,还有几句话你要谨记。这袋酒务必严密藏妥,别让人看到,别让人沾唇。到新婚之夜,客散之后,你把药酒斟入杯里,请马克王与伊瑟后同杯共饮,一道喝尽。千万小心,姑娘,只能让他们夫妻品味。须知此酒自具品性:凡同杯共饮的人,就会情痴意迷,倾心相爱,无论生前死后,永不变心。"

白兰仙答应,一定谨遵母后懿旨办理。

航船乘风破浪,载负伊瑟而去。离爱尔兰越远,妙龄公主心里也越凄切。她与伴娘白兰仙枯坐锦帐,想起故乡风物,不禁酸泪欲坠。这伙外邦人,究竟要把她带往何处?去到谁家?前途又会怎样?特利斯当这时走来,原想温言加以劝慰,哪知反惹公主生气,满腔怨恨,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为什么偏生跑出个他来,这骗取她芳心的少年,杀死莫豪敌的冤仇?他巧施诡计,把她从慈母手中,从



十五世纪细密画:特利斯当与伊瑟在船上

故乡怀里夺走,却又不屑于娶她,仅当作战果,冲破滚滚波涛,带往家仇国恨之邦去!"苦命啊!"她自叹道,"载我以去的大海,该受诅咒!我宁愿在生我育我之地死,也不愿在异国他乡活!……"

一天,海上无风,船帆软软的张于桅间。特利斯当下令傍岛暂泊,那一百骑士与船上水手,已倦于海途生涯,纷纷上岸去也。只有伊瑟留在船上,有个小丫环陪侍。特利斯当朝公主走来,想抚慰她怨忿之气。这时骄阳如火,两人觉得口干舌燥,吩咐取凉水来解渴。侍女东翻西找,寻到伊瑟母亲托交白兰仙的那个酒囊,喊道:"找到酒了!"否!那才不是酒呢:那是生死相许的激情,是极度的欢愉与无穷的烦恼,是一切复归于平静的死亡。小丫环斟了满满一杯,敬奉公主。伊瑟畅饮一大口,随即递与特利斯当,特利斯当拿起杯子一饮而尽。

这当口,白兰仙回进来,见两人默默不语,正悄悄觑视,神情迷迷惘惘,而又不胜愉悦。看到他们面前摆着几乎倒空的酒罐,还有那杯子;她拿起酒罐,一溜烟朝船艄跑去,扔进滔滔的海涛里,跌足叹道:

"作孽啊!我为什么要投胎到世上来!为什么要踏上这条航船!啊,伊瑟,还有你,特利斯当,你们喝下的不是酒,而是死亡!"

船又扬帆,驶向天梯堡。特利斯当仿佛觉得,心头陡长一株常春藤,勃勃生机,刺尖如戟,香花争发,把他身体,连同全部相思与欲念,紧紧系于伊瑟美艳的玉体。他暗自思量:"安德亥等奸贼怪我有不臣之心,觊觎马克王的大好江山。哎!焉知我还要不堪,我觊觎的,岂是他的江山!慈爱的舅父,我当时孤儿一个,你还没认出是你妹妹白花夫人的亲骨肉之前,就已把我万般疼爱!当初,你抱我上无桨无帆的小艇,又为我洒了几多热泪。仁慈的舅父,你为



比亚兹莱:特利斯当与伊瑟共饮药酒

什么不一上来就把终究要辜负你的浪子赶开?啊!我想到哪里去了!伊瑟是你王后,我只是你臣属。伊瑟是你妻子,我只是你外甥。作为你妻子,伊瑟于理不该把我爱!"

伊瑟确实爱他。按她本意,受他怠慢,正怨恨都来不及。可是想恨却恨不起来。自己也大为懊恼,心里情牵意惹的,比恨更使她痛苦。

白兰仙冷眼旁观,心下也焦急万状,甚至比当事人更懊恼,因为只有她清楚闯了什么祸。窥伺了两天,见他俩整天不饮不食,听不进任何劝解良言,像两个瞎子在暗中摸索,一分开便百无聊赖,大为苦恼;聚在一起,又畏惧情怀初露,更是战战兢兢,痛苦难当。

第三天,特利斯当朝甲板上的锦帐走去,伊瑟坐在帐中,见他走来,便低首下心招呼道:

"请进来,贵人。"

"王后,"特利斯当答道,"为什么叫我贵人?我不是你的侍臣,你的僚属吗?不该把你当王后与贵妇一般奉侍敬爱?"

伊瑟答道:

"不,你知道,你是我的贵人,我的主子!你知道,你威武堂堂,令我慑服,我才是你的奴婢!啊!当初见到那濒死的乐师,何不耽误一下,加重他的伤势?见到那屠龙的勇士晕倒在草丛里,又何必去管他死活?宝剑已举在他浴缸之上,为什么不径直砍下去呢?唉,当初怎知会有今日之事!"

"伊瑟,今日又怎样?你为何事烦忧?"

"啊!凡我所知所见,没有一桩不使我烦忧。这天气教人烦,还有这大海,还有我这身子,我这生命!"

她把手搭在特利斯当肩上,眼神的光芒为泪水冲淡,嘴唇在那 里微颤。他又问了一句: "蜜友,你到底为何心烦?"

她答道:

"为对你的一份情!"

于是,他把吻印在她樱唇上。

但是,正当他俩初尝爱恋的欢欣,白兰仙看在眼里,长叹一声,泪流满面地跪在他们脚边,伸臂央恳道:

"可怜虫! 赶快打住吧,及早回头! 但是不,走上了这条路,就 义无返顾了。你们已被爱的狂澜卷走,再也不会有乐而无愁的时 光。左右你们的,是那药酒,是那爱的琼浆玉液,伊瑟,那是母后托 我保管的。须知只有马克王才能与你共饮;但造化弄人,你们俩把 一大樽都喝了。特利斯当,还有你伊瑟,为弥补我这疏忽于万一, 我不惜为你们舍弃自己的身子,自己的性命,因为,由于我的过错, 你们在那倒霉的杯子里,喝下了爱情,喝下了死亡!"

两个情人紧紧抱在一起,周身震颤着欲念,震颤着生命。特利 斯当慨然高呼:

"死亡要来就来吧!"

待到夜幕降临,在驶往马克国土的飞舟上,他们永绾同心,纵情于爱的欢娱之中。



普洛万首府十二三世纪古堡

## 五白兰仙

马克王亲临海边,奉迎金发伊瑟。特利斯当搀着她手,走到国王面前;国王把她手接过来握住,大有"入吾掌中"之意。典仪隆盛,王上导引伊瑟入天梯堡宫苑。百官已齐集殿上,伊瑟跨入门来,但见她光艳照人,整座大殿像霞光初临,四壁生辉。这时马克王不由得称颂那双飞燕子衔来金发的殷殷情意,赞誉特利斯当与一百骑士觅来这怡情悦目的冒险远航。唉,且慢!尊贵的国王,那航船也给你带来了酷烈的忧戚与深重的烦恼!

于第十八天,国王大宴群臣,与伊瑟结为伉俪。洞房之夜,白 兰仙为替王后遮掩,免遭不测之祸,代伊瑟自荐枕席。忠心的白兰 仙,为惩戒自己在海上侍候不周,也为成全公主的恋情,不惜奉献 自己清白之身。亏得夜色浓重,其诡诈与羞惭,幸未为国王觉察。

据稗官野史称,两位情人当时未把药酒饮尽,白兰仙也未把剩酒倾入海里;到新婚翌晨,王后娘娘前来接替,睡进御床,白兰仙把余沥斟在杯里,进呈新人;国王满饮了一口,伊瑟却一转背,把酒全倒去。列位看官,须知这纯属无稽之谈,诬妄之言。之所以有此一说,是因为不解马克对王后的一片深情。听了下文便知,不论怎样烦忧,苦痛,甚至就在肆意报复之际,马克也无法把伊瑟与特利斯



比亚兹莱:伊瑟在天梯堡

去吧,等你们回来,就身是自由身,人是有钱人了。"

接着唤来白兰仙:

"姑娘,我近时恹恹无力,浑身难受。能不能劳你到林中去采 些药草?这两奴隶会给你带路,知道哪里的药草灵验。你跟他们 走吧。妹子,要知道,这趟差事,攸关我的安宁,攸关我的性命!"

两名奴隶带白兰仙同行。刚进树林,她就想驻足站停,因为周围药草就已足够采摘。但他们不依,把她往更远处领。

"走啊,姑娘,这儿不大合宜。"

他们两人,一前一后。到了一处榛棘挡道、人迹罕至的荒僻所在,走在前面那人,突然拔出剑转过身来,白兰仙忙不迭扑向后面那奴隶求救,谁知那人也握着明晃晃一把剑,向她喝道:

"姑娘你,非杀不可。"

白兰仙仰倒在草地上,竭力用手臂挡开剑锋。求告之声动人 哀怜,他们只好实说:

"姑娘,是你、也是我们主子,伊瑟娘娘,要你这条命,想来总是你做了对不起她的事。"

白兰仙答道:

"那我实在有所不知。两位大哥,要说失著事,记得倒有一桩。我们从爱尔兰出来,各人带一件雪白衬衫,视若珍宝,以备新婚之夜用。在海上,伊瑟娘娘不巧把婚衫弄破了,到洞房之夜,我就把自己那件借她。两位大哥,要说不对,就不对在这桩事上。既然娘娘要我死,就烦你们代为禀告,说我祝她身心安康,夫妻恩爱。想我从小落在海盗手里,是母后替我赎身,派去服侍公主,娘娘待我种种好处与恩情,我永世感戴不尽。愿上帝开恩,保全她的名节、身体与性命。大哥,请下手吧!"

这两奴隶动了恻隐之心,计议之下,认为她纵有过失,也非可



比亚兹英:伊瑟在天梯堡



杀之罪,便把她绑在树上。

然后,找了头幼犬宰了,割下舌头,夹在袍褂下摆里,带回去复命。

"她可有什么话?"伊瑟语气里颇显焦躁。

"回复娘娘,她说,有桩事做得不对,惹你见恨:那是在海上,你爱尔兰带来的一件雪白衬衫给弄破了,到新婚之夜,她把自己那件借与了你。据她说,只有这一罪过。她从小服侍娘娘,受恩深重,感恩图报,所以求上帝保全你的名节与性命。祝娘娘身心安康,夫妻恩爱。这里是她的舌头,我们已遵命带回。"

"你们这两个凶手!"伊瑟顿时愤然作色,"还我白兰仙,我那贴身侍女!她是我闺中良伴,你们怎能不知?凶手,还我人来!"

"娘娘,俗话说:'妇人一刻心千变,啼笑爱恨全在霎时间!'我们杀她,是你发下话来的!"

"是我发下话来的?她犯何罪?人又温顺,又忠心,又好看,不是我贴心的侍伴么?这些你们明明都知道,凶手!我差她去寻草药,才要你们一路保护。我把话说明白:你们杀了她,看我不把你们用炭火活活烧死!"

"娘娘息怒,她还活得一命,我们马上去把她领回来,连毫毛都不曾损伤一根。"

但伊瑟不信,人晕乎乎的,一忽儿咒凶手,一忽儿骂自己。她 扣下一个奴隶,另一个急忙跑去找绑在树上的白兰仙。

"姑娘,老天爷开眼啦,娘娘召你回宫去!"

白兰仙一到伊瑟跟前,就双膝跪下,求她宽宥。伊瑟也跟着跪下,两人木然相抱良久。

## 六 大松树

白兰仙一秉忠心,倒不必多虑;可忧者,正是情人们自己。两心相悦,已入痴迷之境,浑然忘了要知所戒惧。他们受爱的驱使,犹如渴鹿奔泉,只要能到溪边狂饮便顾不得危险,又像饿鹰见鸡,会不顾一切飞扑上去一样。可惜,爱情是隐藏不住的。固然,由于白兰仙事事谨慎,王后纤腰在抱的情景,幸未被人撞见;但是,随时随地都可看出,欲念在煽惑他们,左右他们,溢于言表,就像新酒酿得,潽出酒桶一样。

朝中的四凶,原本就忌刻特利斯当勇武过人,早已在王后近旁逡巡。探得王后的幽情密意,他们又妒又恨,早已兴奋得按捺不住。要是禀报国王,顿时就会恩移情替,特利斯当就是不杀,也得给赶走,这就够王后受的了。不过,他们深怀戒心,怕的是特利斯当雷霆之怒。然而,嫉恨之心终于压倒畏缩之情。一天,四大臣联袂入朝,安德亥领头奏事:

"圣上,你闻报定会恼怒,臣等也不免伤痛。但做臣子的,理应有闻必报。主公推心置腹,宠信特利斯当,特利斯当却要教王上蒙垢含辱。臣等屡屡示警,俱归无效。王上优宠一人,却疏远了亲朋贵戚,闲废了臣等众人。王上明鉴:特利斯当与王后有染,已是信

而有证,无怪乎外议藉藉了。"

国王不免有危疑震撼之感,却作色道:

"混账!这种邪念,亏你想得出!不错,我确实厚待特利斯当。 早先莫豪敌来挑战,你们个个低眉顺眼,吓得浑身发抖,不敢吱声。 只有特利斯当为邦国之荣光,挺身而出,以致身受重伤,性命堪忧。 你们为此而忌讳他,我偏要器重他,远胜于器重你安德亥等辈。你 们扬言有所发现,到底看出了什么?听到了什么?"

"要说,也没什么,都是眼睛能看到、耳朵能听到的。只要王上 愿意去看,去听,或许还为时未晚。"

他们言毕告退,把这份歹毒留给国王慢慢儿去消受。

谗言人耳,马克王无法去怀,竟至违背本意,去偷探外甥,监视妻后。但白兰仙早有觉察,提醒两人注意,故马克屡试其妻,伊瑟亦未坠其彀中①。这种小人伎俩,国王不久也自觉无聊,可是疑窦难释,便把外甥召来,正告他:

"特利斯当,请你马上离宫远飏。说走就走,别逞一时之勇,再 跨沟跳栏而来。奸人告你犯有弥天大罪。你不必追问,说出来教 彼此脸上不好看。也不用宽慰我,这类话对我不生作用。谗人谗 语,我不轻信;要是信了,早就没你的命了。但他们的恶言毒语,搅 得我心烦意乱;你走开了,我自会心安神宁。走吧,说不定很快又 会召你回来的。走吧,我疼爱的孩子!"

奸臣们听到这消息,相互庆幸道:

"走啦,走啦,这招摇撞骗的家伙,像偷儿一样给撵走啦!这下

① 此句法文原文为: et vainement le roi tenta d'éprouver lseut par des ruses. Eprouver lseut 用"傅雷笔法",乃一字二译之佳例耳。——施康强按

看他怎么办?八成会漂洋过海,投靠哪个远方君主,售其奸计去了!"

然而不,特利斯当没勇气走。才跨过宫栅与壕沟,就撑不住再 多走一步。他羁留在天梯堡镇里,与高威纳暂借民居休歇。人感 到百无聊赖,浑身发燥,比当年中了莫豪敌剑毒还难过百倍。那 时,他躺在临海棚屋里,众人因他伤口恶臭而避之惟恐不及,却尚 有高威纳、狄那斯与马克王三人前来看顾。今日之下,高威纳与狄 那斯固然会守在床头,马克王他不会再来矣。特利斯当自思自量:

"是的,舅父,我身上现在发出的臭气,更其要不得,你再慈爱, 也压不住心里的嫌恶。"

但是,欲火炎炎,像一匹怒马,驱策他朝幽闭王后的塔楼撞去,连人带马碰倒在墙下,但一爬起来,仍再接再厉,又朝原处奔突。

重门深锁的伊瑟,也同样无情无绪,甚至更为痛苦。因为白昼,她得在非我族类的外人面前强颜欢笑,夜间躺在马克王身边,还得强自克制肢体的颠颤与躁热的骚动。她想逃去见特利斯当。恍惚迷离之中,觉得自己起身朝门口跑去,但幽黯的门槛上,奸徒贼人的利刃,抵住她纤嫩的膝盖,依稀仆倒在地,双膝划破,血流不止。

要是无人搭救,这对情人很快就会丧生。但是,谁会一援手呢?除非是白兰仙!特利斯当日坐愁城,白兰仙冒着性命危险,偷偷跑到他住处。高威纳开出门来,不胜之喜。为解救这对有情人,白兰仙特来向特利斯当面授机宜。

列位看官,在历来的相思局中,没有比这计谋更妙的了。

天梯堡的后面,有一片果园,周遭竖着坚固的栅栏。园中佳树丛生,上面挂满香果,栖着无数鸣禽。远离殿宇而靠近栅栏处,植

有一株大松树,又高又直,树干粗壮,枝叶繁茂。树脚下有股涓涓清泉,汇成一片水塘,塘水澄清而宁静,四周围以大理石矮堤;泉水从窄窄的河道,流经果园,穿过宫苑,通向后妃的香闺。话说特利斯当依计,每晚把些树皮嫩枝削得特别花妙,然后跳过尖尖的栏柱,来到大松树下,投进泉流里去。木屑轻若浪花,随流漂去,流入内眷居室,伊瑟正在那里等候消息。白兰仙凭慧心巧思,把国王与奸臣支开,伊瑟才得在这样的夜晚潜访爱侣。

她凛之慎之的走来,生怕树后藏着寻衅的怨仇。但特利斯当一见她,就张开双臂奔迎而来。夜色沉沉,大松树的浓荫,宛若良朋好友,给情人以庇佑。

"特利斯当,"王后款款细语,"听海上的人说:天梯堡宫有神通,前值盛夏后值冬,一年里头有两次,如中魔法化成空。此刻形迹正在隐去。这里不就是唱本中所说的那奇妙的果园么? 大气为墙兮花木窈窕,英雄倚诸美人怀抱兮长生不老,别无外力兮能来侵扰。"

一刻千金,天梯堡的城楼上,巡卒业已吹起晨号。

"不是了,"特利斯当说,"气墙已破,这里已不再是奇妙的果园。但是,蜜友,总有一天,我们会同赴福地,乐而忘返。那里有白色仙宫,开着千门万户,扇扇窗里都点着晶亮的华烛,传出无尽的妙曲。那里太阳照不到,阳光也不需要:那才是生人的乐土。"

这时,晨光已照临天梯堡塔尖,映射在青碧相间的巨石上。

伊瑟又欢悦如昔。在马克王,疑虑已去,但奸臣知道,特利斯 当与王后仍在幽期密会。只因白兰仙防备得紧,他们才无隙可乘。 后来,安德亥那天诛地灭的东西,对他狐群狗党说:

"诸公,我们最好向矮子伏偻生讨教讨教。此人精通七艺,善

于呼神召鬼。小孩子刚出生,他仰观北斗星辰,就能预卜一生休 咎。他运起菩琪菩与偌坏弄之魔法,就能发现幽微莫测之事。金 发伊瑟所用的诡计,只要他肯出力,必能指破戳穿。"

而英雄与美人,正是这恶毒小人最忌刻的。他当即画图箓,施 妖术,观星象,结末推定说:

"快活去吧, 爵爷们! 今天晚上, 准保你们捉奸捉双。" 他们引他去见国王, 巫师奏称:

"陛下,你姑且传令准备犬马,宣布要去深林行猎七天。今夜,你要是听不到特利斯当对王后絮絮私语,尽管把我吊死。"

国王竟违乎本心,依计而行。等夜幕四合,他把马弁留在林子里,坐鞍后驮着那矮子,径自折回天梯堡。从旁门潜入果园,矮子领他到大松树底下。

"主公,你最好爬上这棵树去,带上弓箭,或许有用。可千万别出声,不劳你久等的。"

"滚开去,狗东西!"国王叱道。

矮子殊觉怏怏,牵马避开不提。

他说得不错:国王并未久等。是夜,月色横空,十分清亮。国王隐身树枝间,瞥见外甥跳过护栅,来到树下,把木屑投进水里。特利斯当俯身往下扔的当口,看见水里映着国王的倒影。啊哟!刨花已随水流去,要是能止住才好呢!然而不,木屑游转甚快,已经流入果园。那一头,伊瑟正在闺中窥候消息。无疑,她已得讯,跑了出来。啊,但愿上帝保佑得有情人!

她冉冉而来,特利斯当却兀坐不动,只以目示意,耳内听见树上在搭箭上弓。

她走近来,步履像往常一样轻盈,也像往常一样警戒。"怎么回事?"她暗忖,"特利斯当今夜怎么不跑来迎接?许是见到了什么

仇人?"

她收住脚步,朝黑黝黝的树丛望去:猛然间,借月色清辉,看到泉水里倒映着国王的影子。她马上拿出女子的机敏,根本不抬头看树枝,只低声自语:"天啊,让我先来开口!"

她径自走来,怕好友误蹈祸机,便抢先说:

"特利斯当殿下,你胆子不可谓不大!亏你想得出这么晚了,要我到这么偏僻的地方来!你约了多次,说有事面求,但所为何事呢?谅我又能帮得什么忙?我来是来了,因为我不能忘记,我之为王后,还是仰仗大力。我已来到,到底有何见教?"

"王后,请你见怜,求王上别生我的气?"

她听了浑身一震,掉下两滴泪来。看到上天已向她点明险情, 特利斯当正默默颂赞神明。

"不错,王后,我求见多次,但统归无用。自从见逐于国王,尽管我这般恳求,你总不肯屈尊前来。但请哀怜我这孤苦无告之人。 天威不测,我不知国王为何恨我。个中原因,你或许知晓。王上勃然大怒之际,除了深得国王宠信的你,好心的伊瑟娘娘,还有谁能哄得转他?"

"跟你实话直说吧,特利斯当殿下,你难道不知国王就在疑心你我两人?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歹心恶意!而更为难的,竟要我来告诉你!我夫主以为我对你的爱,是罪逆不道的。但青天明鉴:我的爱,除第一个拥抱我处女身的男子,从未给过别人。——所说不实,愿受天谴!而你,特利斯当,还要我替你去向国王求情?但知我到过这棵树下,国王明天就会将我焚尸扬灰的!"

特利斯当叹道:

"慈爱的舅父,常言道:'不做龌龊事,不算龌龊人。'以你那样心胸,怎会有此猜疑?"

"特利斯当殿下,你说的是哪里话?我丈夫身为国君,自不会有这类龌龊念头。必是奸臣贼子搬嘴弄舌,须知忠厚长者,最易受骗。'这两人在相爱,'奸人这样对国王说,凭其悠悠之口,把我们说得罪恶昭著。不错,你确实爱我,特利斯当,这又何必否认?我不是令舅的妻室,不是救得你两次性命?你对我的雅意,理应酬答:你也算得是皇亲国戚。常听母亲说:为人妻者,不爱丈夫家亲人,就算不得爱丈夫。因为我爱国王,所以,连类而及,也爱你特利斯当。现在也一样,倘国王开恩收录你,我自会十分欢欣。你瞧我浑身打颤,心里着实害怕,我该走了,这里耽搁得太久啦。"

国王在树上听到这里,动了怜惜之心,不禁淡淡一笑。伊瑟转身离去,特利斯当还加意叮嘱:

"王后,看在救世主面上,发发慈悲,帮帮我忙! 鼠辈恨不得把 爱戴国王的人赶尽杀绝;诡计得逞之后,又会来嘲笑国王。也好, 我就离开这儿,像来时一样,两手空空,远走他乡。但至少烦你恳 求国王念我昔日苦劳,让我体体面面离去,赏我若干资斧,以料理 一应花费,去赎回战马和兵器。"

"不,特利斯当,你实在不该向我提此要求。在这块国土上,这座宫殿里,我伶仃一人,无人爱我,落得惶惶无依,一切受国王节制。为你仰恳天恩,弄得不好,我自己倒会有性命之忧,这还看不明白吗?好友,愿上帝保佑你!你见恨于王上,确是冤枉。但不论你到哪儿,上帝自会善心待你。"

她抽身离去,跑回自己房里,倒进白兰仙怀抱,犹自惊颤不已。 王后说了这段险情,白兰仙仰天感叹:

"上帝真是显灵了,伊瑟娘娘!天父以仁慈为本色,不愿让无辜者遭殃。"

特利斯当在大松树下,靠着石砌堤围,悲叹道:

"王上叫我背了多大不是,愿上帝见怜,为我伸雪冤屈!" 他正要跳过果园栅栏,国王微笑道:

"贤甥,祝福这一时刻吧!你要作的远游,就此迄止到头!" 那边矮子伏偻生在林隙仰观星象,默识国王动了杀机,脸都吓 黄了。羞愤之下,一溜烟逃往威尔士去了。

# 七矮子伏偻生

马克王与特利斯当又重归于好。特利斯当得诏还居王宫,一如往昔,随近臣亲信在寝宫陪宿。仍又任意出入宫闱,国王也不介意。但是,爱的秘密,岂能长久保住?哎,爱情是无可隐瞒的!

谗人佞臣,马克王一律宽赦了事。那驼背流落出去,据说潦倒不堪。一天,宫内大臣狄那斯在远处树林里见到他,便带来入朝面君,王上看他可怜,亦既往不咎。

但国王的宽厚,引得权臣更加嫉恨。特利斯当与王后过从情景又给撞见了,四凶便结盟发誓:王上倘不把其外甥摈诸国门之外,他们便退守寨堡,要以兵戎相见。他们入朝启奏:

"主公,爱重我们也罢,嫌恶我们也罢,悉听圣裁。但务必把特利斯当赶走。他之恋恋于王后,是想看即能看出的。臣等实难容忍。"

国王听毕,喟然长叹,低头不语。

"不,陛下,我们实在忍无可忍。这种消息早先听来像是匪夷所思,如今连你也不觉意外了。他们秽乱宫闱,会以为是得到默许的。事到其间,如何举措,望陛下英察明断。至于臣等,如果主公不毅然把令甥逐走,我们就携邻里,一起退守封地。臣等与他俩誓

不两立,取舍之间,望王上善自裁择!"

"诸位大臣,上次你们把特利斯当说得甚为不堪,我信从你们,结果后悔不迭。列位是朝中股肱之臣,卿等拳拳之忱,自不该失却。故望有以教我,你们宜随事陈言。本王非骄横专断之君,谅你们也已体悉。"

"那么,主公,就请传召矮子伏偻生!格于果园那桩风流公案,陛下对他疑而不用。然而,他不是从星象里看出,王后那晚要去松下待月吗?此人无所不知,必有奇谋。"

那该死的驼背,三脚两步就赶来了,只见戴诺伦与他勾肩搭背,好不亲昵。且听矮子教国王什么计谋:

"陛下,请备下一封羊皮国书,火漆封固,派令甥明天一早飞骑去卡都,送呈亚瑟王。特利斯当不就睡在你卧榻之侧?你一觉醒来,径自走出卧房。我敢凭造物主与罗马法赌咒,他若痴恋伊瑟,走前必想有以话别。我如果所说不确,或者你未能眼见得实,尽管砍我脑袋。其余的一切,归我来调度。你只消在就寝之际,把送信事吩咐特利斯当,切勿言之过早。"

"知道了,"马克答道,"事情就这样定吧!"

这下,矮子使出极毒的一招。他到面坊买了四个子儿的麦粉, 撩起袍子盛了回来。啊!这种刁计,亏他想得出。当夜,国王用过 晚膳,从人已在隔壁大厅就寝,特利斯当照例来御房侍夜。

"贤甥,听我吩咐:烦你骑快马去卡都,把这份国书面呈亚瑟王,并代我向他致意。多则住一天就打回转。"

"王上,我准定明天送去。"

"好吧,明天天亮之前务必动身。"

特利斯当顿时激奋起来。他的床与国王的,隔着一杆之地。 他渴望跟王后说句话,心里筹思,等黎明时分,趁马克尚在浓睡,挨



十三世纪德国手抄本插图

到她身边,哎,天哪! 真是要不得的妄想!

矮子照例也睡在寝宫。他当别人尽皆进了梦乡,便爬将起来,把麦粉撒在特利斯当与王后的床之间。这两情人,不论谁去会谁, 麦粉上都会留下脚印。但撒麦粉当口,特利斯当还警醒着哩,全看 在了眼里。

"这是什么名堂?这矮子可没有巴结我的习气,但他肯定会失望的。谁那么傻,把脚印留给他!"

午夜梦回,国王起床出去,矮子跟在脚后。满屋漆黑,没点灯烛。特利斯当从床上陡地站起。天哪!干吗要有这念头?他两脚一并,估量一下距离,一跳就跳到御床上。唉!当天在树林里,有头野猪把他腿拱伤了,合该他倒霉,伤口没绑扎,跳时一使劲,伤疤迸裂,鲜血直流。但特利斯当没看到血水染红床单。那矮子在外面月光下,凭妖术得知情人正在幽会,快活得直发抖,赶忙禀告国王:

"快,现在就讲去!要是不见他们在一起,尽管把我吊死!"

国王、矮子与四个奸臣,一拥而入,但特利斯当一听见声响,马上起身,跳回自己床上……唉!跳回去时,伤口流出来的血,千不该万不该,滴在了麦粉上。

君臣几人已站在面前,矮子提了盏灯。特利斯当与伊瑟佯装 酣睡;刚才房里只有他俩,外加睡在特利斯当脚边木然不动的贝笠 尼。但国王看到:被单尽染,麦粉上鲜血斑斑。

这时,嫉恨特利斯当如此好汉的四凶,把他按倒在床;对王后则又是威胁,又是嘲谑,极尽挖苦之能事,还说亏待不了她云云。特利斯当流血的伤口,也给发现了。

"特利斯当,"国王发话道,"赖也没用,你准备明天就死吧!" 特利斯当高声叫屈:

- "请王上开恩!看在苦难的上帝面上,可怜可怜我们!"
- "主公,不能手软!"奸臣抢着说。
- "舅父,我不是为自己求情。对我,又何惜一死?这几个胆小鬼,狐假虎威,不然连碰都不敢碰我一下。他们欺人太甚,若不怕你见怪,非痛痛快快收拾他们不可。但出于对你的敬爱,我俯首就擒,听凭发落。但求能见怜王后!"

### 特利斯当躬身跪下:

"可怜可怜王后吧。这屋中谁有狗胆,敢说我对王后怀有不正之爱,那咱们就在比武场上见。王上,饶了她吧,看在上帝份上!"

这时,三个奸臣用绳把他捆起,连王后也不放过。啊!早晓得不准他一对一打个明白,他宁可筋断骨折,也不会委委屈屈束手就缚。

但他信从上帝,知道没人敢跟他交手。他把一切委诸上帝,自有道理。刚才他发誓说,他爱王后,不涉正邪,奸人贼子笑他恬不知耻。这里要请教列位看官,你们知道海上误饮药酒一事,而且深谙人情世故,能认为他所说不实吗?坐实罪状的,非关事实之形相,乃系人心之判断。凡人只看到形相,上帝才洞鉴人心,惟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判官。从而定下规矩:天下含冤蒙屈的人,俱可借决斗以自明,而上帝总站在清白无辜者一边。所以,特利斯当愿意诉诸天理,提议决斗,以无负于马克王。后来发生的事,他要能未卜先知,就早要了那班奸臣的狗命了。唉,何不先下手为强,杀掉他们再说呢?

## 八教堂脱险

特利斯当与伊瑟双双就擒、将被处死的消息,当天夜里,就传遍了全城。无论贫富贵贱,得知后无不掉泪。

"唉!还不该我们痛哭流涕吗?特利斯当,你如此好汉,竟会 裁在这上面?而你,爽直可敬的王后,天下再没地方能诞育像你这 般美丽、如此可亲的公主?啊,好个驼背,这就是你兴妖作怪积的 德?谁要碰见你而不把你一剑捅死,就永世不得升天成仙!特利 斯当,你真不愧为仗义的朋友,当莫豪敌来掳掠我们儿女,朝中无 人敢跟他较量,个个像哑巴,一声不敢吭;只有你特利斯当,为我们 康沃尔百姓挺身抵敌,一举杀死莫豪敌,自己也因此受了伤,险些 为我们送了命。往事历历,我们今天怎能忍心看你给处死?"

呼冤叫屈之声,直干都城上空,人群纷纷朝王宫跑去。但国王 怒不可遏,竟没个骨鲠之臣敢于出头讲句话,劝劝王上。

夜去昼来。没等太阳升起,马克就飞马出城,驰赴刑地。他下 令掘一深坑,填满荆条树根。

晨祷时刻,就已传谕四方,要百姓即速会集。他们嘈嘈杂杂, 相聚拢来。除了矮子,没人不落泪的。国王于是宣布:

"各位父老兄弟,我下令架这火刑台,处死特利斯当与王后,因

为他们罪大恶极。"

但众人高呼:

"开庭,国王,应先审理,可以告发,也可以辩护!不审而诛,那才丢丑,那才罪过。王上,请暂缓行刑,要宽大为怀!"

马克暴跳如雷:

"不,谈不到缓刑与宽大,也不用辩护与审查!创世主为我作证:谁敢再来求情,就先把他烧死!"

他下令点火,同时派人到宫里去把特利斯当提来。 荆藤蹿起了火苗,众人鸦雀无声,国王在旁静等。

一帮差役跑到严密监守情人的房里。特利斯当双手被缚,给拉了就走。天哪! 横拖倒曳,多难堪呀! 受此凌辱,焉得不伤心痛哭! 但眼泪有何用? 看他没脸没面的给人押走,王后急得要发狂,大声喊道:

"朋友,倘杀我而能救你,我死也高兴!"

卫兵押着特利斯当出城,朝火刑台走去。这时,后面赶来一骑马人,没等坐骑停稳,就跳下马来:原来是狄那斯,那好心的宫内大臣。一听到惊变骤起,他就从领地醴滩赶来,跑得那马两肋血汗淋漓,口角直吐白沫。

"孩子,我这就赶赴刑场。或许老天开恩,求得开庭审理,于你们就大有好处。至少此刻得邀天幸,给你帮点小忙,略尽礼数。"说着转向解役:"老哥们,你们押他,何用捆绑?"狄那斯一剑砍断绳索:"他要逃,你们手上不是拿着剑吗?"

他亲了亲特利斯当,又翻身上马,纵骑而去。

须知上帝以慈悲为怀,不愿犯事者遭受荼毒。穷苦百姓连连

替遭难的情人求情,痛哭呼号之声,上达天庭而幸蒙嘉纳。话说特利斯当经过的路旁,有一堵危崖,崖顶面北朝海,屹立一座教堂。

教堂一侧,贴着高峻的峭壁;后殿下临深谷,曾由圣徒督修一 圈玻璃棚,称得上精工杰构。特利斯当对押差说:

"弟兄,前面有座教堂,请准我进去一下。我的死期已近在眼前,想求上帝宽恕我一生罪过。这教堂只有一道门,别无其他出口。你们手上都拿着剑,我只能从此门进出。等我祷告完毕,便回来听候发落。"

#### 一个卫兵说:

"答应也不妨吧!"

押差便放他入内。特利斯当一进教堂,便跳过祭坛,径自跑到后殿,打开玻璃窗,纵身一跳……与其在众目睽睽之下给活活烧死,还不如自己跌个粉身碎骨痛快!

列位看官,须知上帝恩出格外:这时狂飚突起,风鼓衣衫,似举若托,将他稳稳放下,停在崖脚下一块磐石上。这块巨石,康沃尔人至今还叫"特利斯当飞来石"。

差役还在教堂门口探头侧耳等候,岂不枉然!现在,得神灵之呵护,眼下不逃,更待何时?砂石在脚下一滑,他跌了一跤,转身望见远处柴堆正烈焰熊熊,浓烟滚滚,还是逃命要紧。

这当口,高威纳腰悬佩剑,撒开缰绳,正拼命逃出城来。若迟一步,国王会把他捉去烧死,以代弟子受过。他在野外赶上特利斯当。

"恩师在上,蒙上帝开恩饶了我。可是势单力孤,又有何用? 失去伊瑟,就一切都不值得计较了。倒不如跳下来时摔死的好! 我算逃得一命,可是伊瑟,他们会拿她下毒手的。为我的缘故,她 会给烧死的,我应为她舍身。" 高威纳开导说:

"弟子,先养点精神,切勿任性妄为。这里林深树密,周围壕宽 堑深,先在此藏身再说。路上来往的人多,必能打听到消息。万一 伊瑟给烧死,我凭上帝起誓:此仇一日不报,老夫一日不敢安寝。"

- "恩师大人,我手无寸铁,剑也没一把。"
- "喏,给你带来了。"
- "好,恩师大人,现在除了上帝,我无所畏惧了。"
- "弟子,我罩袍下所藏之物,谅你一定喜欢:这身轻便锁子甲, 于你必定有用。"
  - "快给我,好师傅。仰仗上帝法力,我这就去解救蜜友。"

"不,不要莽撞,"高威纳道,"上帝说不定有万全之策,替你报仇雪恨。试想,火刑台你走得近吗?那里人山人海,但个个惧怕国王。便是巴不得你能逃脱的人,也会第一个赶来捉你。弟子,俗话说得好:疯狂并非英爽……再等等看……"

却说特利斯当跳下悬崖之际,有个穷苦小民看到他居然还站得起身,拔腿逃跑,便马上奔回天梯堡,偷偷去见伊瑟:

- "娘娘,别哭了,特利斯当逃脱了!"
- "谢天谢地,"她如释重负。"现在他们要绑要杀,我全不在乎了。"

奸徒把她绳缠索绑,嫩腕都给勒出了血,但她犹含着笑意:

"上帝慈悲为怀,我好友已救出奸党毒手,却为自己受这点罪而落泪,那我这人真是分文不值了!"

国王得悉特利斯当跳窗逃脱,勃然变色,下令马上把伊瑟押来。

差役们拽着她。她跨出宫门,双手前伸,纤纤素腕滴沥着殷殷

鲜血。沿路喊声不断:"老天爷,可怜可怜她吧!心地朴实的王后,备受爱戴的娘娘,那帮小人告密,真是造孽啊!但教他们不得好报!"

王后一直给拖到烈焰飞腾的柴堆旁。宫内大臣狄那斯赶忙下 跪,央求国王:

"陛下,请听我一言:微臣长年忠心王事,从未犯过法,也未捞过什么好处。供奉大内一辈子,未敢向辖地孤贫老妇取扰分文。作为酬庸,请赏我个脸:宽贷王后吧!不审就处以火刑,这有悖情理,须知你说她有罪,她并不认账。而且,不妨这样设想:她若烧死,国内就怕从此不得安宁矣。有道是特利斯当逍遥法外,山川河道,他了若指掌,而且此人胆大包天。当然,以你舅父之尊,他不敢冒犯,但王公贵族、藩臣僚属,他随时都可以攻其不备,杀人抵命。"

一听这话,四个奸臣脸都吓白了,仿佛看到特利斯当已躲在暗处,伺机寻仇。

"王上,"宫内大臣提议,"如果下臣毕生效忠王室尚堪称道,那就把伊瑟发落下来,归我管束。"

但国王一把抓住狄那斯的手,指天发誓,要马上拿伊瑟明正典刑。

陡然,狄那斯从地下站起来说:

"王上,准下臣就此归隐醴滩,恕不效命。"

伊瑟不禁凄然一笑。狄那斯讨个没趣,垂头丧气骑马走了。

伊瑟傲然站在烈火前。四周人群喊声震天,管他国王与佞臣, 俱遭詈骂。眼泪顺着伊瑟脸颊,悄悄流下。她穿的紧身灰长袍里, 缝着一缕金丝;长及膝下的发辫里,也编进一根金线。对此佳丽而 不知怜惜,真是铁石心肠了。天哪!她的手膀给绑得多紧! 这时,有百来个皮开肉绽奇形怪状的癞皮化子,支着拐杖,打着响板,朝火刑台走来。一双双红腥腥的眼睛,强睁着浮肿的眼皮,见此情景,大有幸灾乐祸之色。

其中最丑的一个,叫夷番的,尖声向国王喊道:

"陛下,把你女人扔进火里,真是天公地道,只可惜刑罚太短。 大火一烧,她人就烧死了;大风一吹,她骨灰就吹散了。等火势一 灭,罪也就受完了。小的愿奉告更绝的刑罚,叫她天天含垢忍辱、 求死不得地活着。不知王上意下如何?"

#### 国王答道:

"也好,留她一命,去忍耻受辱,比死还不如……有以教我者, 实获吾心。"

"陛下,容小的三言两语道来。你瞧,我这里有一百难兄难弟。请把伊瑟赏下来,归我们共有共享。弟兄们得了癞病,欲火倒更旺。要说结局,无论哪位贵妇,也不会惨过落到癞人手里。你瞧,我们的破衣烂衫都贴着腥臭的疮口。而她托王上的福,鲜衣丽服,珠围翠绕,高堂华屋,美酒佳酿,安富尊荣,朝欢暮乐,只有见到癞爷的院落,走进低矮的狗窝,轮流陪爷们睡觉,那姿容绝世的金发美人儿才会认罪,才会后悔没给这把大火烧死。"

国王听完,站起身来,半天挪动不得身子。临了,他朝王后那 边赶过去,一把抓起她手,伊瑟失声狂呼:

"发发慈悲,陛下,还是把我烧死,烧死的好!"

国王把她一推,夷番马上接住,那百来个癞人赶忙围了拢来。 听他们又叫又嚷,众人大有不忍之色。但夷番高兴都来不及,强领 伊瑟而去。这狞厉可怖的一群,迤逦朝城外走去。

他们走的路,正好是特利斯当埋伏之处。高威纳大喊一声: "弟子,你干吗呐?你那相好来了!" 特利斯当踢马冲出树从:

"夷番,有劳你久陪了!要想活命,留下人来,马上开路!" 哪知夷番把大衣一撂:

"撒泼干啊,伙计们! 棍棒拐杖一起上! 此刻不显显威风,更待何时!"

这帮癞皮纷纷扔下披风,颤巍巍地站在烂腿上,喘气的喘气, 嘶叫的嘶叫,舞拐杖的舞拐杖,这个挥拳恫吓,那人贫嘴薄舌,煞是 热闹!但特利斯当嫌恶之至,真懒得动手。然而,说书人居然绘声 绘色,说特利斯当一刀杀了夷番,岂不是给他抹黑?他堂堂好汉, 焉肯宰这杂种,弄脏自己的手?那是高威纳从橡树上掰下一根粗 枝,一棒把夷番脑壳打开了花,黑乎乎的脓血,直流到他罗圈腿上。

特利斯当夺回了伊瑟:伊瑟再也不觉得苦了。特利斯当把她膀上的绳索割断,双双逃离原野,钻进莫萝华森林。那里有茂密的大树,特利斯当感到就像躲在坚堡的厚墙里一样安全。

红日西沉的时候,他们在一座小山坡下歇息。经此险涛恶浪, 王后疲乏已极。她头一靠在特利斯当肩上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晨,高威纳从看林人处偷得一张弓两支箭,交给特利斯当。特利斯当原是好猎手,看到一头小鹿,只一箭就射倒了。高威纳归拢一堆枯枝,打出火星,烧起一蓬大火来烤鹿肉。特利斯当砍来树枝搭个草棚,顶上覆以树叶;伊瑟捡来野草,在地上铺上厚厚一层荫褥。

于是,在这浑莽的森林里,一对避世的情侣,开始一段艰苦备尝,却是相亲相爱的生活。

## 九 莫萝华森林

他们像惊弓之鸟,在原始森林里游荡迁徙,每晚很少敢再回昨夜栖身之处,真是不胜其苦。吃的尽是兽肉,久已不知盐味;脸容瘦削下来,益发显得憔悴。时时穿荆度棘,衣服亦破敝不堪。但两人相爱,便不以为苦。

一天,他们在从未砍伐的密林里漫游,偶然走近奥格林修士的 隐庐。

阳光洒满稀疏的枫林,老人扶杖在小礼堂旁踽踽独行,见到特利斯当,便招呼道:

"殿下,康沃尔人发了誓,你知道吗?王上传谕各地:悬赏一百金币,务必捉你到官。朝中文武发誓要捉到你,不论死活。及早悔过吧,特利斯当!罪人能迷途知返,上帝自会宽宥。"

"叫我悔过,奥格林修士?悔过什么呢?且慢评说我们的是非,你可知道我们在海上喝了什么?是那醇醪美酒使我们沉迷至今。我宁可跟伊瑟沿路乞讨,吃树皮草根,也不愿弃她而去做大国皇帝。"

"殿下,愿上帝助你,因为你失却了此世界,也连带失却了他世界。欺君犯上之徒,当处以车裂焚尸之刑,连其骨灰飘落之地,都

寸草不生,五谷不长。特利斯当,伊瑟是按罗马法嫁的人,把她送回去吧!"

"她已不属于他了!他把她丢给了癞人,我是从癞人手里抢来的。打那时起,她就是我的。我离不开她,她也离不开我。"

奥格林端然危坐,伊瑟跪在长老面前,头靠着他膝盖,潸然泪下。修士向她布道,她只嘤嘤低泣,摇头表示不信。

"唉!"奥格林叹道,"人死了,就不得安慰了。悔过吧,特利斯当,执迷不悟的人,虽生也是犹死。"

"不,我活着,就不反悔。还是回林子去吧,森林会收留我们, 庇佑我们。走吧,伊瑟!"

伊瑟应声站起,两人手搀着手,走进草长茅封的树丛。交柯的 枝条,等他们走过,复又合拢。两人的身影,随即隐没在树丛之中。

列位看官,这里再讲一段趣事。特利斯当养过一头猎犬,俊美,机敏,长于追逐。讲到射猎,王公贵族都没这样好的狗。大家管它叫尤驰腾。这一阵子,关在塔楼里,颈下悬一根碍事的大棒,不让它随便走动。打主人不见之后,它就不肯进食,用爪子连连刨地,整天呜咽悲号。见到的人,颇有感慨:

"犬爱其主,无过于尤驰腾了。是的,智者所罗门说过:'予真 正的好友,乃吾猎犬是也。'"

马克王回首往事,心里想:"事主不忘其本,此犬若大有深情。 难道以康沃尔之大,竟无人顶得特利斯当?"

三个奸臣跑来对国王说:

"陛下,把尤驰腾放了吧!它哀哀终日,不难知道是在想其主人。不然,拴绳一松开,它不张口吐舌,东追西逐才怪呢。"

于是,把它放了。只见它一步跳出门外,跑到特利斯当耽过的

房间。吼叫,呻吟,到处搜寻,终于嗅出主人足迹,沿特利斯当去火刑台的路,一步步跑远去,后面跟着不少人。到了悬崖,怡然一声叫,就攀援而上。一进教堂,就跳上祭坛,突然从玻璃窗口翻扑出去,落到峭壁之下,又循踪来到滩头,在特利斯当曾匿身的花木丛中停留片刻,然后朝茫茫森林走去。没人看了不见怜的。

"国王大人,"马弁们说,"甭追了。再追下去,往回走就费事了。"

从人从原路折回,任它跑去。尤驰腾跑进树林,欢叫之声就山回谷应。特利斯当、伊瑟与高威纳老远就已听到:"是尤驰腾!"三人吃惊不小:想必国王又追来了。这么说来,像猎犬追踪猎物,对他们依然紧追不舍……他们急忙钻进茂密的树丛。特利斯当站在林边,引满了弓。尤驰腾一见,认出自己主人,就飞快扑了过来,摇头摆尾,耷腰挺胸,满地打滚。哪里见过这种撒欢劲儿?接着奔向金发伊瑟,奔向高威纳,跟那匹马也亲热一番。特利斯当心里老大不忍:

"哎!找到我们,算它倒霉!我自己都走投无路,狗又不晓得静默,拿它怎么办呢? 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。无论在山林平原,国王随时都会追来,尤驰腾一声叫,就泄漏了我们的行藏。哎,凭着忠义,来找旧主,却落得一个死。我们不可不慎啊。如何是好?你们也出出主意。"

伊瑟轻轻摸着尤驰腾说:

"大人,饶了它吧! 听人讲威尔士有个看林人,狗经他一调教,知道循着血迹去追射伤的鹿,而不乱吠一声。好友,花点功夫,把 尤驰腾也教出来,那该多好!"

特利斯当还在吟哦之际,那狗便连连舐伊瑟的手。特利斯当也心软了:

"那只好试试看。说宰了,也真下不了这狠心。"

过两天,特利斯当出去打猎,撵一头鹿,中了箭还在逃。尤驰腾正想去追,高叫一声,整座林子都回声四荡。特利斯当狠命抽去,要它别做声。尤驰腾抬头看看主人,好生纳闷,就不敢再叫了,也不再去追了。特利斯当把它按倒在地,像猎人驯狗一样,用栗树枝敲它爪子。尤驰腾以为得了暗示,又想叫,特利斯当又是一顿训。如是者,教了一月,才养成寻猎不吱声的功夫。狍子麋鹿给射中了,尤驰腾不吠一声,就踩冰雪踏草地,跟踪追去。追到密林里,晓得衔些树枝做个标志;若在旷野,便捡些杂草盖在倒毙的兽身上,叫都不叫,就回来寻主人。

夏去冬来,情侣们找个岩洞,借以存身。冻土生寒,枯草铺的床褥下,也会钻出冰碴儿。但靠爱的力量,两人都不以为苦。

春回大地的时候,他们又搬到大树荫下,用青枝绿叶搭筑新棚。特利斯当自幼便会学鸟叫,无论黄鹂、山雀、夜莺,还是别的飞禽,都能任意摹仿,出神入化。有时,鸟雀听到他的叫声,会三三两两飞来栖在棚顶,鼓起颈脖,朝着晨光千啭百鸣。

一直行无定踪的情人,不必再在树林里东奔西逃了。因为没有官兵敢来搜捕,怕给特利斯当捉住挂在树枝上吊死。然而,有一天,四凶之一,那个该死的葛纳隆,乘兴追猎,居然闯到莫萝华附近。这天早上,高威纳在林畔溪旁,替坐骑卸下鞍鞯,随它去啃啮新草。那边,在枝叶覆盖的棚屋里,在繁花错杂的茵席上,特利斯当搂着伊瑟还在酣睡。

突然,高威纳听到犬吠嘈嘈:有头小鹿窜入溪沟,猎犬飞也似的追来。远处旷野上,跟着出现一个猎人。高威纳远远望去,认出

是特利斯当的死对头葛纳隆。葛纳隆率先一人,不等扈从,拼命鞭马踢镫,把坐骑的两肋都踢出了血,疾驰而来。高威纳躲在树后窥望:好啊,来得倒快,且慢回去吧!

等那人走近,高威纳从埋伏处一跃而出,攥住缰绳,眼前顿时浮现此人做下的种种坏事,便一记闷棍把他打倒,又连砍数刀,临走,把他首级割下带回。

那边草棚里,特利斯当与王后正相偎相抱睡在芳菲的茵席上。 高威纳屏息静气,提着死鬼脑袋走来。

等葛纳隆的马弁在树下看到那具无头尸骸,吓得魂不附体,仿佛特利斯当已钉在后面,俱各四散逃匿。从此,再无人敢贸然进这林子打猎了。

却说高威纳想使弟子醒来喜欢一场,便把那颗脑袋挂在棚顶的桠杈上,四周密密围上一圈树叶。

特利斯当醒来,看到有个人头遮遮掩掩,藏在树叶后瞪眼看他,一认出是葛纳隆,倒吃了一惊,倏地站起身来。他师傅马上劝阳道:

"放心吧,是死的。老夫一剑已要了他命。弟子,昔日仇敌今 已矣!"

特利斯当大为高兴。他痛恨的葛纳隆,现已除去。

后来,这穷林荒野里,再也没人敢闯来了。恐怖之神在那里扼守大门,遁世情侣成了这片天地的主人。就在这时,特利斯当造了张"一箭弓",无论是人是兽,只要觑见,一箭便中,不消得第二箭。

夏季的一天,圣灵节刚过,正是收割时节。鸟儿一早就在带露的枝头噪晓。特利斯当走出茅棚,佩上宝剑,拎起"一箭弓",独自进密林打猎去了。这天,不等日落,就有祸变来临。真的,有情人

从来没像他们这般相爱,也没像他们这般受难。

特利斯当打猎回来,又热又累,把伊瑟搂在怀里。

"好友,你今天到了哪里?"

"追一头鹿,追得我精疲力尽。你瞧,现在还汗水直淌。我想 躺一忽儿。"

在绿枝覆盖的茅棚下,在芳草铺就的茵席上,伊瑟先躺下,特 利斯当在她身旁睡下,把出鞘的剑放在两人之间。幸好他们如此 这般和衣而睡。王后手上戴着新婚时马克赐赠的碧玉戒指,指头 因近来瘦损不少,指环几乎要戴不住。他们这样睡下,特利斯当一 条胳膊,引臂替枕,搁在伊瑟颈下,另一只手抱住她腰,但嘴唇并没 贴嘴唇。外面,一丝风儿也没有,一片叶子也不动。棚顶的叶缝 里,漏进一缕阳光,照在伊瑟脸上,像冰雪一般耀眼。

可巧有个看林人,发觉有一处草给压倒了。那是情人们前一夜栖息之地。但身子留下的印痕,他没看出,只跟着足迹,走到他们住处,看到两人浓睡不醒,一认出来,他怕特利斯当惊醒后赫然震怒,便提脚就跑。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路,直奔天梯堡,要求进宫陛见,这时国王正与群臣列坐议事。

"乡亲,你来这儿有何贵干,看你跑得上气不接下气,像跟着猎犬跑了半天似的。你莫非也有冤要伸?难道有人赶你出树林?"

看林人把国王请到一旁,低声密陈:

- "俺看到王后与特利斯当了。两人睡在一起,吓了俺一跳。"
- "在何处?"

62

- "莫萝华的一个草棚里。还搂着睡。要报仇,趁快去!"
- "你先走,到林口的红十字架下面等着。所见情事,不准乱说。 金银财宝,要多少会赏你多少。"

看林人先到,在红十字架下坐等。天诛地灭的奸细!他后来

果然不得善终,下文自有交代。

国王下令备马,佩上宝剑,不带随从,径自跑出城去。骑在马上,思绪缭乱,想起那晚捉拿特利斯当的情景:美丽的伊瑟,面颜红润,对特利斯当真情长义深!他们罪在不赦,这次落在他手里,非一泄心头之恨不可……

到红十字架那儿,国王找到了看林人:

"你上前走,快领我笔直走去。"

树木高大,浓荫幽森。国王跟着探子走。今日之事,全系于手中一剑,想此剑当年曾屡建奇功。啊!要是特利斯当突然醒来,那两人之中必有一死,天知道会是谁呢!末了,看林人悄悄说:

"王上,到了。"

他替国王执镫,把马拴在一棵青苹果树上。他们又走了几步, 突然,在阳光朗照的林隙,看到那座花团锦簇的茅棚。

国王解开金搭钩,把袍子一扔,露出英武的身材,他拔剑出鞘,心中默念:不杀死这两人,自己就无颜活在世上。看林人依旧跟着,国王挥手把他赶开。

马克王一人走进草棚,正要举起利剑……啊!此剑倘砍下去, 人间又要添冤情!因看到:他俩嘴唇并没相接,中间还隔着一把出 鞘的剑。

"天哪!"他私忖:"这是怎么回事?该杀吗?他们在林中已住了很久,彼此果真爱得如醉若狂,难道会隔剑而卧?白刃间隔,以保贞洁,谁人不知?果真爱得如醉若狂,焉能睡得这般娴静?不,杀不得!就中取事,可是罪孽深重。这睡汉如给惊醒,那不是我死,便是他亡,天下人又会刺刺不休,叫我丢尽脸面。待我想个办法,等他们醒来,知道我撞见他们卧睡而未要他们性命,以体上天好生之德。"



十三世纪细密画:马克王偷窥隔剑而卧的情侣

阳光穿过草棚,照在伊瑟雪白的脸上。国王脱下自己的貂皮手套,想起:"这还是她早先从爱尔兰带来送我的!……"他把手套插在枝叶间,堵塞泄漏春光的孔隙。然后,从王后手上轻轻退下前此赐她的碧玉戒指,当初戴上去还须用力推送一下,如今手指纤细,不费事儿就捋了下来;接着,给伊瑟戴上从前她回赠他的戒指。临了,把隔在情人之间的剑拿起来,——认出就是砍莫豪敌头颅而受损的那把,——留下自己的宝剑,悄悄走出棚屋,翻身上马,朝看林人喊道:

"有本事,就快点逃命!"

这时,伊瑟睡梦中幻见自己身处林海锦帐,两头雄狮正向她扑来,互相争斗……她惊叫一声,醒了过来:原来那副白貂皮手套跌落到她胸口。听到叫声,特利斯当竦然起立,持剑戒备,一看黄金的剑把,认出是王上的御剑,伊瑟也看到自己手上戴着她回赠马克王的戒指,不觉惊叫:

"大人,劫数到了! 我们给国王发现了!"

"不错,"特利斯当说,"我的剑给他取走了。刚才想必他独自来此,怕自己势单力孤,回去搬救兵了。看来会卷土重来,把我们捉去当众烧死。还是快逃为妙!……"

他们由高威纳伴随,日夜兼程,从莫萝华森林出脱,朝威尔士方向逃去。只因这一去,有分教:就为一段缘分,两人迭遇风波!

## 十 奥格林隐士

三天之后,特利斯当好一阵跑,追一头受伤的野鹿,直追到郁郁黄昏时,身处漠漠平林中,不由得伤时感事:

"不,国王并非因为害怕,才饶我们性命的。我的剑已给他取走,人又睡着,由他摆布,他只管下手就是,何必去搬救兵?要想活捉,为何缴了我的械,又把他的剑留下?哦!我认出来了,舅父:不是因为害怕,而是出于慈爱,才有意从宽发落。从宽发落?这种过错,谁肯宽恕,难道不怕自取其辱?所以不是宽恕,而是认清了。他悟出我之所以能逃脱火刑,跳出教堂,打退癥人,乃是有神明呵护。他必定想起从前在他膝前抚琴的孩子,想起我为他的缘故而抛别故国,为他的荣名而甘冒锋镝,想起我从未认错,只求开审或决斗以还我公道:是高贵的心胸,使他得以了解他左右所不能解悟的道理。这并不是说,我们相爱的实情,他已知晓,那是永世也不会知晓的。不过,他虽有疑心,犹存希望,感到我没有诳言胡语,愿意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,喔!仁慈的舅父,求上帝帮我在决斗中打赢,获你赦宥,为你重新披盔戴甲,效犬马之劳!……我想到哪里去了?他要索回伊瑟,我可以怨他恨他不理他;他把伊瑟弃与癞

人,伊瑟当然不再归他而属我所有了。现在,他但以恩结,唤起我的亲情,也赢得了王后的欢心。王后?是呀,伊瑟在他左右,是风华绝代的王后,而在这榛莽野地里,过的日子却连奴婢都不如。她正值绮年妙龄,我何能厚待于她?她失去了华屋绣户,我这里只有荒林茅棚。她为我走上了坏路。主啊,求你开恩,给我勇气,送回伊瑟。伊瑟不是当着勋臣贵戚,按罗马法,行礼成婚的吗?"

特利斯当拄着弓,在茫茫夜空里感叹良久。

他们栖身之所,是一处围以荆棘的杂树丛。伊瑟正倚门而望,等候特利斯当归来。此时,一缕清亮的月光,正照在马克给她套戴的金戒指上,闪闪发亮,她不由得思量起来:

"奉还这枚戒指以见其高情的,与昔日盛怒之下把我丢给癞皮化子的,已非一人。不,他是位宅心仁厚的人主。我踏上康沃尔国土以来,全仗他照应与庇护。他原先多么喜欢特利斯当!我来之后做了什么呢?难道特利斯当不该身居宫闱,扈从如云,为他持箭执戟吗?难道他不该周游列国,建功立业吗?但为了我,他忘了鞍马骑射,给贬逐出朝,在树林里东躲西藏,过着野人一般的生活!……"

这时,她听到特利斯当踩着枯叶走来。她像平时一样迎上前去,从他手里接过神弓与箭矢,替他解下佩剑。

"蜜友,"特利斯当说,"这是马克王的御剑。咱们本该死于这把剑下,不想饶得一命。"

伊瑟拿起剑来,在金把手上吻了一吻。特利斯当看到她在乙 乙抽泣。

"蜜友,"特利斯当接着说,"怕只怕马克王不肯和解。王上若准决斗,以证明我无论在事实上还是言谈中,对你从未有过不正之爱,那么,王国里所有骑士,从狄那斯到杜哈姆,有谁敢说个'不'

字,就教他在比武场上出丑。再者,王上倘有容人之量,我一定待他如君似父,替他出力争光;如果他要你留我去,那我只带高威纳,远走弗利兹或布列塔尼。但是,哪怕到天涯海角,王后,我永远是你的。伊瑟,要不是看到美丽如你山行野宿含辛茹苦,我决不敢想到分手。"

"特利斯当,还记得林中的奥格林隐士吧!我们转回去找他, 求万能之主深情垂怜!"

他们喊醒高威纳。伊瑟骑在马上,特利斯当牵着缰绳,两人最后一次穿过这片布满他们爱的踪迹的森林,星夜趱程前行,彼此默无一言。

天亮时,歇息片刻,又朝前走,直抵那隐庐。奥格林正坐在礼拜堂门口看书,老远望见他们,便蔼然呼唤:

"朋友! 瞧相爱使你们受累无穷! 你们要痴迷到什么时候? 拿出勇气来! 及早回头吧!"

特利斯当道:

"长老,有一事奉恳:烦帮我们与国王说合。我愿奉还王后,自己远走高飞,到布列塔尼或弗利兹去。国王哪天肯重新起用,我一定回来,以供驱使。"

伊瑟向隐士深躬到地,心中十分惨伤,觉得哽咽难言:

"这样的生活再也不能过下去了。并非爱了特利斯当感到后悔,我还爱他,永远爱他。但至少形体之间,以分离为宜。"

隐士听了感极涕流,颂赞上帝道:"万能之主!感谢你让我活到今天,还能为他们居间奔走!"他以自己的睿智,给他们不少忠告,然后拿出墨水与羊皮纸,替特利斯当修书向国王陈情。特利斯当要说的话,书呈俱都载入,之后,由他本人用戒指盖印封固。

- "这文书谁送去呢?"隐土问。
- "我亲自送去。"
- "不妥,殿下,别冒这风险。我替你送去,宫里的人我还认得。"
- "不必,好心的长老。王后今夜权借贵庐停留一宵;但等天黑,我便动身,带上伴当好替我看马。"

林木昏黯之际,特利斯当与高威纳就已上路。近天梯堡城门时,他留下高威纳,自己一人闯去。这时,立于城头的巡卒正吹响号角。他滚进沟里,冒险进城。跟从前一样,他跳过果园尖尖的栅栏,见到那石阶那清泉那大松树,一切依然如故。他走到御房窗前,低唤一声,马克王突然惊醒:

"谁啊,这么深更半夜的叫我?"

"陛下,是我特利斯当,有封书呈放在窗槅上。倘赐回谕,请差 人挂在红十字架上。"

"看在上帝面上,贤甥,请等一下!"

国王奔到门口,朝夜空连唤三声:

"特利斯当,特利斯当!特利斯当,我的孩儿!"

但特利斯当早已逃之夭夭。他找到伴当,轻轻一跳,就跃上马背。

"你疯了!"高威纳嚷道:"赶紧,打这条路逃吧。"

他们终又返回隐庐: 虔心祈祷的修士, 与泪流满面的伊瑟, 正 企盼他们的归来。

## 十一 奇情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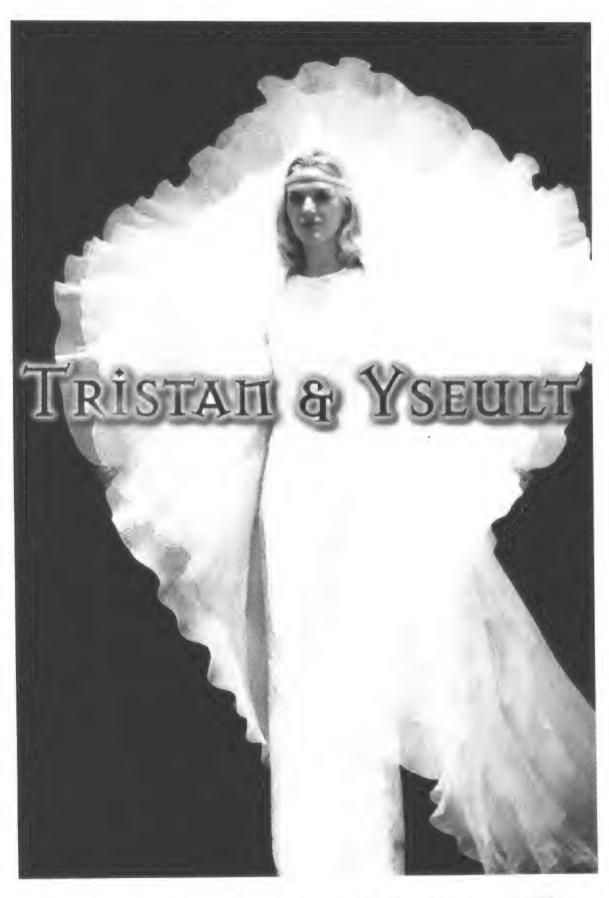
马克王喊醒祭司,递与投笺。教士剖开封蜡,先转达特利斯当的问安语,细参文义之后,即向国王禀明特利斯当的相求意。马克听了口中不言,心里却颇愉悦,因为他依然眷念旧情,思恋王后。

当即传召重臣入朝议事。等诸臣毕集,静候谕旨,国王才开口 道:

"列位贤卿,本王刚收到一份书呈。吾为尔等国君,尔等乃吾佐辅。请细听来书要求,并烦代吾筹策,因为列位都有进言之责。"

祭司起立,双手打开书呈,站在国王面前宣读:

"列公,特利斯当谨祝王上安康,并向诸大臣致敬。"接着说: "陛下,想我当年斩除毒龙,赢得爱尔兰公主;她本应许配与我,我 也自可娶她为妻。只因我不愿因利乘便:特将她携来康沃尔,把她 终生托付陛下。不意吾王婚后不久,奸臣便构衅进谗。陛下盛怒 之下,不经审判,便要处我们以火刑。亏得上帝垂怜,顺应我们哀 求,王后得救,此乃公道;我跳下悬崖时,也叨天之幸,安然脱险。 我此后行止,有可指摘者乎? 王后见弃,委之癞人,我救人急难,携 她同逃。她为我横蒙不白之冤,险遭不测之祸,岂能不一援手? 我 偕王后躲进密林;因为倘若璧还,须得走出森林,来到平原,岂所敢



二〇〇二年皮尔·卡丹版传奇音乐剧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

为?王上不是三令五申,不论死活,定要捉拿我们?但我一如既往,愿凭比武来担保:无论我对王后,还是王后对我,我们的爱决无辱没王上之处。请下令进行决斗:无论什么高手强敌,我都来者不拒。我若力薄不胜,无由自明,便把我烧死以谢天下。我若得胜,请陛下把天姿国色的伊瑟迎回,我将勉力图报,不让于任何将士。倘见弃于王上,我便远渡重洋,去为加伏瓦或弗利兹国王效劳,从此销声匿迹。特请陛下裁定。和解不成,我即把伊瑟送归爱尔兰;回到故国,她仍会奉为王后。"

康沃尔臣僚一听特利斯当提出决斗,便齐声奏称:

"陛下,请恭迎王后回銮。都怪当时那班无礼狂士肆意中伤。 至于特利斯当,可以如他所言,去加伏瓦征战,或到弗利兹效劳,由 他自便。但请饬令他择日把伊瑟送归。"

国王垂询三次:

"有谁如要纠参特利斯当,请起立说话!"

众人都默不作声,国王便对祭司说:

"请即裁复吧! 所答各节,谅已听到,烦赶快拟稿。伊瑟正值 花信年华,这种苦处已够她受的! 回札务必于今晚挂于红十字架。 请即快办!"

他又嘱咐道:

"信上还请附加一句:我向他们两人恳切致意,祈珍重万千!"

当天夜半,特利斯当横穿白朗稀荒原,寻获国王答函,即原封带回,交与奥格林隐士。隐士读给他听:马克王采纳群臣建议,同意迎回伊瑟,而无需特利斯当当差;并约定三天后,特利斯当把王后护送至奇情滩,奉交国王之后,即须渡海远离。

"天哪!"特利斯当听了叹道:"蜜友,失掉你是多大的恨事! 然

而,事到其间,也只能如此,至少可省得你为我受苦。我们分手在即,我想送你一件礼物,作为爱的表记。不管到了哪国,我会差人来报信,倘有吩咐也可由他转达。只要你一声召唤,即使远在天边,我也会急急赶来!"

伊瑟叹了口气说:

"特利斯当,那就把猎犬尤驰腾留给我吧。请放心,即使再名贵的狗,谅也不会受到更好的照应。我一看到它,就会想起你,也可减去几分愁苦。好友,我这里有一枚碧玉戒指,你爱我就收下,戴在手上。以后你差人来,任他怎么说怎么做,凡不以这枚戒指见示,我都不予相信。而一看到戒指,不论你要我做的事,是明智的行为,还是荒唐的举动,我都照办,哪怕是至高的权柄,王上的禁令,都阻挡不了我。"

"蜜友,那我就以尤驰腾见赠。"

"好友,我权且以这枚戒指奉报。"

然后,两人伸唇相吻。

奥格林把一对情人留在隐庐,自己扶杖前去蒙山地方,购置貂皮紫羔、绫罗绸缎之类,还买了一件比白百合还白的衬衫,和一匹雕鞍锦鞯步态轻缓的骏马。众人见他撒漫使钱,花尽多年积蓄,买些殊方异物,不禁失笑。老人把富丽的衣物驮在马背,牵回来对伊瑟说:

"王后,看你衣服都已破敝,这些薄礼,望能笑纳,以便去奇情滩之日,能显得更加美丽。就怕东西不中你意,要知道:购物选衣, 非我所长。"

国王晓谕全国,称三天后,将在奇情滩,与王后重修旧好。贵

妇骑士纷纷赴会,想重睹伊瑟芳姿;百姓依然喜爱王后,除了那三个还没死掉的奸臣。

那三人,后来一个剑下丧生,一个中箭而死,另一个落水而亡;至于那看林人,给黄发小厮贝笠尼在树林里一棒打死。此是后话。 上帝历来痛恨过情之举,案中所涉奸宄,去除都尽,为有情人报了 冤仇。

盛会那天,奇情滩一带,远远望去,草场浮光耀金,锦帐罗列。 特利斯当与伊瑟从林中骑马过来。怕遭暗算,他破褂下套了锁子 甲。两人突然走出林口,遥遥望见群臣簇拥着马克王。

"蜜友,"特利斯当说,"你瞧,国王与文武百官俱在那里,正迎面走来。再过片刻,我们就不能说话了。凭着荣耀之主,特再次奉恳:我一旦差人送信来,请务必照办!"

"好友,只要看到碧玉戒指,无论是城楼,是高墙,是坚堡,都阻拦不了我遵命照办。"

"伊瑟,愿上帝加恩于你!"

两人并辔齐进:他把她拉近,紧紧一抱。

"好友,"伊瑟道,"我最后有个请求:你不久便须离开这国度,但请你略等几天再走。你暂且躲一躲,等知道国王待我是好是坏……我伶仃一人,谁能帮我对付奸党呢?我着实害怕。护林人奥傈,会私下留你住宿的。等天黑之际,你悄悄去破酒窖那边等。我会派贝笠尼去,告诉你我是否受虐待。"

"蜜友,谅没人敢。我先去奥傈处存身。谁敢欺侮你,有我这 劲敌在!"

这时双方人马逐渐逼近,该见面行礼了。国王悍地踢马,跑出 众人一箭之地;狄那斯紧随而来。

等百官赶到,特利斯当牵住伊瑟马缰,向国王施礼道:

"陛下,现谨将金发伊瑟奉还。趁贵国臣民在场,请准我入朝为自己洗刷。我未经庭审,宜许我以决斗为自己辩白:倘若比输,就用硫磺把我烧死;如果斗赢,幸蒙驱使,定当矢诚报效,若不录用,我就飘然远去。"

当面对敌特利斯当,谁敢应战?见此光景,马克王接过伊瑟缰绳,转手交与狄那斯,自己走到一旁与枢臣密议去了。

狄那斯喜欢不尽,向王后频表敬意。他执礼甚恭,帮她卸去华贵的紫红斗篷,里面的薄衫丝裙益发显出她身姿窈窕。想起长老不惜破费的深情厚谊,王后不觉嫣然一笑。那富丽的服饰,纤柔的腰肢,晶亮的眼睛,灿如朝霞的秀发,依然不减王后旧目的风范。

三个奸臣见她还像从前一样风姿绰约,备受尊荣,便大为气恼,鞭马朝国王跑去。这时,一位叫尼哥勒的大臣,正在劝谕国王;

"陛下,请务必留下特利斯当。有他在朝,你不失为令人忌惮的雄主。"

马克王正慢慢要给说动,不料那班奸臣跑来作梗:

"王上,请听我们一番忠言。关于王后,飞短流长,早就不少。 我们同意迎回,已属不对;若让特利斯当随王后一起回朝,那又会 风言四起。所以,不如教特利斯当暂避一下,他日宠召不迟。"

马克依言,传令特利斯当立即出境,不得迁延。当下,特利斯 当走去向王后告别。两人互看一眼,以目传情。当着众人的面,王 后羞得两颊绯红。

国王倒有些恻然不忍,破题儿对外甥说:

"瞧你衣衫褴褛的,预备去哪儿?我库储里有的是金银财宝, 皮毛衣物,但凡需要,尽管去取。"

"王上,你虽富有天下,但我不取分毫。我将快心快意,竭力为富豪的弗利兹王效劳。"

说罢,他拨转马头,朝海边走去。伊瑟一路目送,直望到望不到了还不回头。

听到王室破镜重圆的消息,男女老少纷纷跑出城去,恭迎伊瑟荣归。只因惋惜特利斯当被逐,欢庆王后归来也就愈加隆盛。这时钟声四起,国王率亲贵近臣跟随伊瑟,结队行进在香花满地、丝幔迷空的街上。但见宫门大开,无论贫富贵贱,俱可进去高坐畅饮。为这盛典倍添喜庆的,是马克王赦放一百名奴隶,册封二十位骑士,还亲自替他们穿甲佩剑。

到了晚上,特利斯当遵王后嘱告,到看林子的奥傈处投宿。奥 傑把他藏在破酒窖里。奸佞之徒,现在你们得当心啦!

# 十二 神 判

戴诺伦、安德亥与龚铎英,不久便觉事静心安:特利斯当想必 已远走海外,这下鞭长莫及,奈何不得他们了。所以,一次打猎,国 王闻有犬吠,勒马在林场谛听,他们三人便纵马赶上前来。

"王上,臣等有一言禀告。陛下上次不经审判,就定王后之罪,固属不对;如今不经审判,又予赦免,岂非错上加错?她无由为自己辩白,廷臣对王室伉俪亦不无微词。故不妨劝王后自己提议行神判之举。她果真冰清玉洁,凭圣骸发誓,说自己从未有过不白之行,又有何妨?她果真冰清玉洁,就按此间风俗,从火中取块烧红的铁块出来,又有何难?这种审验,轻而易举。经此一关,早先种种猜疑,也就不攻自破。"

马克王一听大为恼火,答道:

"康沃尔的大佬官,你们如此纠缠,直要我丢尽脸面,真是天理难容!依了你们,我已逐外甥于国外,难道意犹不足,非要我把王后也赶回爱尔兰?今日又有何言?当初你们说三道四,特利斯当挺身而出,为证明王后清白无辜,提出要跟诸位一决雌雄,你们不是亲耳听见的吗?为何不真刀真枪,跟他较量一番?我说大佬官,你们无乃过分了点。难道就不怕我把按你们意思赶走的人,再召

回来吗?"

三个懦夫听得浑身战栗,好像看到特利斯当已跑回来索命一般。

"陛下,事关令誉,故进忠告,恪尽厥职。从今以后,我们缄口不言就是了。请王上息怒,咱们以和为安。"

但国王由鞍上站起来斥道:

"替我滚出国去,奸恶小人!你们休想太平。依了你们,本王 赶走了特利斯当;如今该轮到你们滚了!"

"好说,陛下!但要知道,我们的寨堡亦够牢够险的,要攻上来 谈何容易!"

礼数也顾不得了,勒转马头便走。

马克不等猎犬猎夫赶到,就策马回天梯堡,朝大殿走上来,王 后听得他急步踩着石板。

她忙起身去迎接,像平日一样接过剑,然后深深一躬。马克伸手把她扶住,伊瑟抬头一看,见他威严之中含有愠怒之色,就像上次站在火刑台旁那样狂暴不羁。

"啊,不妙!"她暗忖,"我那好友准是给发现了,给国王捉住了!"

她心中一阵发冷,连话也没说,就晕倒在国王脚边。王上把她抱在怀里,轻轻吻着,她才慢慢苏醒转来。

- "爱妻,你有什么烦心事?"
- "陛下,看到你怒容满面,我很害怕。"
- "是的,这次打猎弄得我火冒三丈。"
- "哦,王上!即令猎官冒犯尊颜,就为打猎这点小事,还值得大动肝火?"

马克听了微微一笑:

"爱妻,你有所不知。猎官倒没惹我,是那三个奸贼,他们嫉恨 我们已非一日。你知道,就是安德亥、戴诺伦与龚铎英一伙。我已 把他们逐出境外。"

- "陛下,他们敢情是说了我什么坏话?"
- "你不必介意。他们已给赶走了。"

"陛下,谁都可以爱怎么想就怎么说。但既然涉及到我,我就该知道訾议些什么?不从你口里,又能从谁那里得知?我在这儿孤身无依,除了陛下,还有谁能保护我?"

"告诉你也罢。他们的意思,你该握赤铁发誓,为自己辩诬。他们说,'王后不该自己提议做次神判吗?一个人自知清白,这种审验,无非小事一桩。于她何损呢?……由上帝来裁定,早先的一切是非恩怨,不就一了百了了?'如此这般,可以不必理会。我说过,他们已给赶走了。"

伊瑟不禁打个寒颤,凝视国王说:

- "陛下,不妨召他们回朝。我可以指天誓日,为自己洗刷。"
- "什么时候?"
- "就在第十天。"
- "那很近了,爱妻!"

"还远着呢。不过我有个要求:届时,请亚瑟王,率加文爵士、 奚弗来、凯总管及一百骑士,同赴白朗稀荒原,在两国界河的彼岸 驻跸。我不光在你廷臣面前,也要当着他们面发誓;因为我怕设誓 甫毕,贵大臣又会节外生枝,想出别的花样来难为我,那我们的烦 恼还有完没完?但若有亚瑟王及其骑士在场作证,他们就该知所 收敛了。"

正当马克的使臣趱程去卡都给亚瑟王送信,伊瑟也暗地派忠

仆贝笠尼去见特利斯当。

贝笠尼撇开大道,沿着林中僻径,来到护林人奥僳的茅屋。特利斯当长天白日,已等了好久。贝笠尼向他禀报种种近况,以及新设的奸谋,神判的日期与地点等等。

"大人,娘娘请你到期扮成香客,穿上直裰,模样休得让人认出,勿带刀剑,前赴白朗稀荒原勿误。她到神判的坛址,要乘渡船过去。你坐守对岸亚瑟王驻跸处,到时自会要你出力。娘娘对神判日子不无畏惧,但一切也只能期之于天了。上次,就是托天之福,才得以从癞人手中脱身。"

"老弟,请你回去转告王后,说我一定遵命。"

列位看官,就在贝笠尼回天梯堡的路上,碰巧在杂树丛中,瞥见从前告发特利斯当与伊瑟的那看林人。此人有一次喝醉酒,还拿这桩缺德事儿夸口。这天,他在林中挖一深坑,上面盘缠牵扯,铺些树枝丫杈,预备捕捉恶狼野猪。一见王后的亲随气势汹汹冲来,他拔腿想逃,但贝笠尼已把他逼到陷阱边:

"奸细,有出卖王后的能耐,干吗要逃?站住,好好站在你坟旁,谁叫你自掘坟墓的?"

说着抡起大棒,霍霍有声。霎时间,脑壳破,棍棒断,彼此两 讫。忠心报主的贝笠尼用脚一踢,把这副臭皮囊,踢进枝叶遮掩的 暗坑里。

到神判那天,马克王、伊瑟后与康沃尔文武大臣,骑马到白朗稀荒原。一行人威仪堂皇,来到河边。亚瑟王已列万骑于彼岸,舞动彩旗,向他们致意。

前面的河滩边,坐着个面带菜色的香客,裹件道袍,上面零零落挂些贝壳,手里伸只木碗,逼尖嗓子,哀求布施。

康沃尔的渡船,正在划近来。快靠岸时,伊瑟问左右骑士:

"诸位勇士,我怎样上岸,长裙才不致在泥上拖脏?或许得请 讨路人来帮一下忙。"

有一骑十就吆喝那香客:

"信士,撩起你的道袍,下河来把王后抱过去。看你驼成两截, 仔细别在半路摔倒。"

香客把王后抱在怀里,听得她轻轻唤他"好友",又压低声音嘱告:"到沙地上摔上一跤才好!"

上得岸来,他踉踉跄跄,终于跌倒在地,手里还紧抱王后不放。 卫兵船夫等,拿桨举篙,赶来追打这穷汉。

"放了他吧,"王后吩咐道,"他大概远游到此,身体才这么虚弱。"

说着,拧下一颗金扣,掷给香客。

亚瑟王帐前的青草地上,铺着一幅红丝绒,供着神龛里取来的圣骸。加文爵士、奚弗来与凯总管等三人,守护在旁。

祷告完毕,王后便把颈间与手上的珠宝捋下,赏给要饭的穷人。脱下紫红幔斗与细布胸衣,也扔给他们;衬衣、长裙与嵌有宝石的靴鞋,也俱都给予。身上只留一件无袖薄衫,裸露玉臂,赤着两脚,徐徐走到两位国君面前。站班侍候的文武百官俱屏声静气,暗暗替她捏一把冷汗。圣骸前的铜炉里,大火熊熊。她战战兢兢的,右手伸向圣骸,发誓说:

"罗格赫国王与康沃尔国王,暨加文爵士、凯总管、奚弗来大人,请为我作证,凭坛上与世间所有圣骸,我发誓:除我夫君马克王与刚才在诸位面前跌倒的那穷香客,世上别无其他男子拥抱过我。——马克王,如此设誓,是否允当?"

"甚好,王后。现在让上帝秉公裁定罢!"

"阿门!"伊瑟祈颂道。

她面色刷白,神思恍惚,走到铜炉跟前。四周鸦雀无声。铁块已烧得通红。她把光手臂伸进红炉膛,拿起铁块,端行九步才扔下,然后交叉双臂,摊呈掌心。个个人都看到,她手心像李花一样白,毫无火烙痕迹。

于是,颂赞上帝的一声巨响,从万众胸中迸出,直达天庭。

## 十三 夜莺的歌声

特利斯当回到护林人奥傈处,把法杖一丢,斗篷一脱,心里已 很了然:如今该信守誓约,长辞康沃尔了。

但迟迟其行,是何道理呢?王后已获洗雪,复蒙国王优宠,坐享安富尊荣。而且必要时,亚瑟王会出面仗义执言,再没有丑类恶物敢跟她作对。那他何故在天梯堡流连不去呢?这是无谓的冒险,连累护林人不说,也会搅得伊瑟不得安宁。是矣,该动身了。缘白朗稀荒原一会,他在香客的道袍下,搂着伊瑟玉体,当是最后一次,感到她偎在自己怀里瑟缩微颤。

他又挨延三天,只为眷恋王后生息之地,不忍违离。到第四天,他向托迹投宿的护林人告辞,转而对高威纳说:

"恩师大人,此其时矣,我们该高蹈远行了。此去前往威尔士吧。"

当晚动身,心里好不惨伤。路经围着栅栏的果园,那是昔日与王后幽会之所。月光如水。走到拐角处,离栅栏不远的路旁,看到那棵大松树,枝干粗壮,依然傲立于空明的夜色之中。

"师傅大人,请在前面林子略等片刻,我去去就来。"

"去哪里,疯子?不是又去找死?"



海德堡手抄本上细密画

话音未落,特利斯当已一跃而起,跳过栅栏,来到石堤旁的大松树底下。唉!如今即使把刨花削得再花妙,扔进溪里,也无济于事了。伊瑟不会再来了!我们这位好汉蹑足潜踪,顺着王后从前走过的小径,斗胆走近王宫。

寝宫内,马克已入梦乡,臂弯里搂着耿耿不寐的伊瑟。月色清辉,照临户牖。这时,从窗户的隙缝里,蓦地传来夜莺的歌喉。

伊瑟听着这清歌妙曲,更觉夜色凄迷动人。啼声不觉转高,似不胜清怨,只要不是铁石心肠,没人听了不感动的。王后暗忖:"这美妙的歌声是哪里来的?"顿时会意到此:"喔,是特利斯当! 在莫萝华森林游荡期间,他就常学鸟叫来逗我高兴。他即将远离,这是来作最后的告别。这声音好悲戚! 夜莺到夏日将尽,啼声也凄苦已极。好友,经此一别,恐怕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!"

那叫声千啭百啼,愈发急切了。

"啊!你又有何求?要我过去吗?不成!你总该记得奥格林修士与自己的誓言!别叫了,死神在窥伺我们……但死又有何惜?你喊我,你要我,那我就去!"

她从国王臂弯里脱出身来,拎起一袭灰鼠大氅,披在几乎赤露的身上。她得穿过隔壁过厅,那里每夜有十人轮流值夜:五人卧睡,另五人便持刀执戟,站在门窗前守卫。可碰巧这夜他们全睡着了:五个睡在床上,五个躺在地下。伊瑟从他们东攲西斜的身边走过,抬起门闩,门环当的响了一声,幸未把人惊醒。待她跨出门槛,那夜莺便歇了歌喉。

在树荫下,他默默无语,只紧紧把她抱在怀里。两人的手臂,像活结相连,直到天明都不曾松开。管他国王与巡卒,情人们自纵情于爱恋与欢娱之中。

一夜幽会,两人更如醉若狂。后面几天,适逢国王离天梯堡去 圣吕班庭审,特利斯当又回奥傈处投宿。每天清晨,趁残月稀微, 他就大着胆子,从果园潜入宫闱。

最终还是给一名奴仆撞见了。那奴才急忙跑去给安德亥、戴 诺伦与龚铎英报信:

- "老爷子,你们以为已给赶跑的那畜生,又摸回窝边来了。"
- "你说的是哪个?"
- "还不是特利斯当!"
- "什么时候看到的?"
- "就在今天早晨,不会认错的。他腰里佩剑,一手拿弓,一手拈 两支箭;明天黎明时分,你们照样可以看到。"
  - "哪里可以看到?"
  - "有个窗户我知道。指点出来,有何赏赐?"
  - "三十银币如何?你足可做个小财主了。"

"那么,请听我说,"那奴仆道,"有一面墙的上方,开着一扇窄窄的窗子,居高临下,可以尽窥王后寝室。只是房内挂着大幅布幔,把窗口遮住了。明天,你们三人中哪一位,神不知鬼不觉,溜进果园,砍一根长长的荆条,把一头削得尖尖的,再爬上高高的窗口,用那荆条轻轻拨开布幔。帷幕之后,要是看不到我说的情景,尽管把我烧死。"

安德亥、龚铎英与戴诺伦都想先睹为快,争着要去,最后议定由龚铎英去打头阵。分手之际,相约翌日黎明再见。翌日黎明? 大爷们,奉劝你们当心特利斯当!

到第二天,外面还星残月昏,特利斯当就离开护林人奥僳的茅屋,不顾荆棘塞途,俯身朝王宫走去。刚走出树丛,朝林隙望去,看到龚铎英从自己府邸出来。特利斯当忙缩回身子,隐匿在树丛里。

"啊,老天! 在我下手之前,可别让过来那厮看到!"

他拔剑出鞘,静待时机。不巧,龚铎英打另一条路走开了。特利斯当跳出树丛,自恨误事,急忙搭箭瞄准,哎!不想那人已走出射程!

这时,在远处小径上,戴诺伦骑小黑马正缓缓走来,还有两头大猎犬跟在后面。特利斯当忙不迭躲在一棵苹果树后,看戴诺伦引猎犬进树丛去拱野猪,谁知野猪还没拱出来,主人倒已先吃一刀,那伤势怕太医也无力回天了。原来等戴诺伦走近,特利斯当把斗篷一撂,跳将出去,挺身站在仇人面前。那奸贼见势想逃,但为时已晚,还没喊出"伤着我了,"就滚鞍落马,特利斯当砍了他脑袋,把贴脸的鬈发割下纳入靴筒,预备带回去给伊瑟看,让她开心开心。"哎,"他想起,"龚铎英不知怎样了?亏他逃得快,没叫他照样付代价!"

他把剑擦净,插进剑鞘,拖过一段树木盖住死尸,让个血淋淋的身躯留在原地,自己戴上兜帽,转身去见伊瑟。

龚铎英赶先一步到达天梯堡,已爬在高高的窗边,用荆条拨开窗幔,窥觑鲜花满室的房间。起初,房里除贝笠尼,没有别人。之后,看到白兰仙,手里还拿着刚替王后梳过金发的梳子。

过了一会儿,伊瑟才进来,后面跟着特利斯当。他一手拿着弓与两支箭,一手提着两卷男人头发。

他脱去斗篷,现出那翩翩身材。伊瑟向他深深一揖,等直腰抬起头来,瞥见布幔上有龚铎英的头影。特利斯当正说道:

"这两卷臭头发看到了吧?是戴诺伦的劳什子。我已为你报得一仇。矛也罢,盾也罢,他别想再捣腾了!"

"真大快人心,大人。请把弓扯满,让我看看好射不好射。" 特利斯当引满了弓,心里好生奇怪,似懂非懂。伊瑟抽取一

箭,搭在弓上,看看弓弦是否绷紧,然后压低声音,急口说道:

"看那讨厌东西。好生瞄准,特利斯当。"

他摆定姿势,一抬头,看到布幔上龚铎英的鬼影。"若得天佑, 此箭当不虚发!"说完,一转身,控弦急送,那长箭在空中嗖的一声, 比鹰翔燕飞还快,射进那奸贼眼窝,穿过脑际像穿个苹果,嗒的撞 在天灵盖上,箭羽还在那里悠悠颤动,龚铎英连喊都没喊得一声, 就直僵僵摔死在一根尖桩上。

于是,伊瑟对特利斯当说:

"现在你该远走高飞了,好友!你的藏身之所,已为奸贼侦悉。 安德亥还没死,他准会去报告国王。护林人的茅屋,已不再是安全 去处。逃吧,好友!尸体贝笠尼会埋在林子里,管叫国王一点风声 都不知。但你得马上离开康沃尔,为你自己,也为我着想。"

特利斯当道:

"那我怎么活得下去?"

"不错,特利斯当。你我的生命,就像交柯的连理,无法分开。我也是,怎么活得下去?我身在此间,心在你那边。"

"伊瑟,那我走了,也不知去到哪国。但你一旦看到这枚碧玉 戒指,能依我的话办么?"

"一定的,你知道。只要看到碧玉戒指,不管是城楼,是坚堡,还是王国的关防,都挡不住我遵命照办,管他是蠢事,还是妙计!"

"蜜友,愿上帝加恩于你!"

"好友,愿天神助你!"

#### 十四 幻 铃

特利斯当远遁威尔士,托足季伦公爵门下。公爵少年英武,秉性和易,把他奉若上宾。主人不惜殚精竭虑,想使特利斯当过得风光体面,乐而忘返。但尽管游猎终日,饮宴不断,特利斯当总觉得余憾莫释,意气难平。

一天,他坐在少年公爵身旁,心中郁郁不乐,不觉叹了口气。公爵想替他解闷,吩咐下人把自己的宠物取来。这件活宝有种魔力,你忧来无方的时光,看了便会神怡心旷。一时里桌面铺上紫红锦缎,摆上公爵的爱犬小忘忘。这是一头灵犬,原属阿芙蓉仙岛的总督,据说是仙女思凡,送给督抚作为爱情的信物。此狗的资性与风貌,真非语言所能形容。毛色的变化更是扑朔迷离,叫人说不清究竟是何颜色。颈项比雪还白,臀部比草还青,左侧红得像丹砂,右侧黄得像金橘,腹部蓝如玛瑙,脊背又红似玫瑰;但你凝视之下,各种颜色仿佛在眼前跳荡,忽而白,忽而绿,忽而黄,忽而蓝,忽而暗红或鲜亮,真个是须臾万变。颈上系一根金链,链上悬一枚响铃,那铃声好欢快,好清脆,好悦耳,特利斯当听了大为动心,忧烦顿消。从前为王后所受的困苦颠险,一时俱忘在九霄云外。这正是铃铛的妙处:一听到那么悦耳、那么欢快、那么清脆的铃声,百忧

尽忘。特利斯当深中魔力,伸手去摸这消愁解闷的小精灵,觉得其皮毛比丝还软,心想:送给伊瑟,倒是绝妙的礼物。但怎么弄到手呢?所有奇珍宝玩中,季伦公爵独喜欢这小忘忘,无论施计用情,都休想赚取得到。

一天,特利斯当对公爵说: -

"大人,巨人毛乌根所索贡赋甚重,倘有人替贵国除此一害,能以什么见赏?"

"说真的,只要能打赢巨人,凡我所有,只要他视若至宝,尽可 挑夫不论。怕只怕无人敢打耳。"

"善哉善哉!"特利斯当接口道。"一国之福祉,总要历尽艰险,才能得到。区区愿与那巨人一见高下;这一愿望,哪怕以帕维亚① 全城的黄金相贻,也不会放弃!"

"如此,"季伦公爵道,"就祝你福星高照,凯旋生还!"

特利斯当直捣毛乌根的老窝。两人激战多时,最后还是勇武胜过蛮力,利剑制服重棒:特利斯当打败巨人,断其右腕,呈见公爵。

"大人,你答应有功者奖,请以小忘忘见赏!"

"老兄,这不免诛求过分。小忘忘实难割舍,不如**娶**我胞妹,分 我半壁江山!"

"大人,令妹固然是天生丽质,贵国江山也娇娆无比,但须知我属意灵犬,志在必得,才去死战毛乌根的。阁下曾有许诺,谅还应记得!"

"那就悉听尊便。不过要知道,你把我的一点耳目之悦、心性之娱,剥夺殆尽了。"

① 帕维亚,今意大利伦巴第省首府。

特利斯当得了灵犬,托威尔士一位智足多谋的杂耍艺人带往康沃尔。江湖艺人到了天梯堡,暗中交与白兰仙。伊瑟见了满心欢喜,赏那走江湖的十枚金洋;告诉国王说,这一宝玩是母后派人送来的。她请来宝石匠,特地打造一只镶金嵌玉的玲珑犬舍,以便随身携带,寄托对好友的忆念之情。一见灵犬,忧愁,焦虑,缺憾,顿时从她心头消隐。

起初,还不明白其中奥妙。看了只觉得心头漾起一丝温馨,以为狗狗来自特利斯当处,想必是好友的情思消除了她的烦恼。可是后来有一天,发现此中实有魔力,只要铃铛一响,她就心迷神醉。

"啊!"她自谴道,"特利斯当还不胜苦恼,我岂能独自快乐逍遥?这灵犬,他本可自留,聊以忘忧;但多情如他,宁可送来,带给我以欢快,而自己仍陷苦海。这大不相宜。特利斯当,只要你依然深自烦恼,我也愿受同样的煎熬。"

伊瑟攥住幻铃,最后摇响了一次,然后轻轻解下,从敞开的窗户抛进大海。



比亚兹莱:伊瑟致函特利斯当

### 十五五手伊瑟

世上的有情人,要活须活在一起,要死也得死在一块。两相分离,则既非生亦非死,而是虽生犹死。

特利斯当萍踪浪迹,奔走江湖,一心想逃避人生的苦难。其间一度重返故国鲁努瓦,忠义的骆豪德见他回来,热泪纵横,情逾父子。但我们的勇士不是安常处顺、闲静无为之人。不久又去周游列国,以期建功立业。从鲁努瓦到弗利兹,从弗利兹到加伏瓦,从日耳曼到西班牙,辗转流离,奉事过无数圣君贤主,成就了几多英雄事业!唉!可是这两年中,康沃尔方面却了无消息,既无人来,也无信到。

想必伊瑟情思倦怠,把他忘了。

一天,他轻骑简从,偕高威纳,跑进布列塔尼。路经的平原,疮痍满目:处处是断垣残壁,村落里不见人烟,田野上不见庄稼,像经过兵燹战乱一般,马蹄尽在焦土灰烬上扑腾。走在这寂寥的荒野上,特利斯当思量起来:

"我亦疲惫不堪。世上的功名,于我又有何用?王后迢迢远隔,此生休想再能相见。这两年里,她难道派人寻找过我,捎过口

信?她身居天梯堡,特国王娇宠,养尊处优,活得好不称心如意!还有那灵犬的幻铃,也真功德圆满!我已给置之脑后,昔日的悲欢,她已不萦于怀;如今的流离颠沛,更与她何关?她既负情于我,我何独不能把她也忘怀?能安慰我苦难的人,当真会寻找不来?"

特利斯当与高威纳穿城过乡,走了两天,不见一人,也不闻鸡犬。到第三天下午,走近一个山坡,山坡上有座旧教堂,旁边有座隐修庐。那修士不穿布织衣服,只披一块羊皮,皮上东一堆西一摊挂着簇簇羊毛。他光胳膊光膝盖,匍匐在地,祈求圣母启示福音。看见远客到来,他先表示欢迎。高威纳走去一旁拴马,修士替特利斯当卸下盔甲,准备饭食。这里拿不出什么美味佳肴,只有泉水一杯,外加灰麦面包。饭毕天色已晚,三人围火而坐,特利斯当打听这荒郊野地是何乡邦。

"大人,"修士说,"这儿就是布列塔尼,霍埃尔大公的辖地。原 先是个美丽的城邦,田野肥沃,牧草丰茂:这儿是磨坊,那儿是果园 与农庄。是给南特郡的厉奥勒伯爵糟蹋得如此不成样子。他的徒 众到处杀人放火,打家劫舍,敛财聚宝:打仗就是这么回事。"

"修士,"特利斯当问,"厉奥勒伯爵,跟你们霍埃尔大公,因何结仇?"

"大人,请听我细说从头。厉奥勒本是霍埃尔大公之藩臣。大公有位千金,所有名门娇女中数她姿容出众,厉奥勒伯爵想娶公主为妻。但做父亲的不肯把女儿下嫁藩臣,于是厉奥勒兴兵作乱,想凭武力抢亲。争端一起,已不知枉送了多少性命。"

#### 特利斯当问:

"这战局霍埃尔大公还支撑得住吗?"

"难呀,大人。不过,最后靠这座夹隘堡,还能凭险抵抗,因为城堞高固,坚不可摧,而同样坚不可摧的,是大公之子卡埃敦的报

国之心,更何况他武艺十分了得。可是,敌兵强攻急逼,加上粮草断绝,究竟能撑多久,还是问题。"

特利斯当问,"此去夹隘堡有多少路。"

"大人,不过六七里路。"

说罢分手,各自安歇。翌日早晨,修士唱过圣诗,一起吃过灰 麦面包,特利斯当便向教士告辞,纵马向夹隘堡驰去。

他在深拒锢闭的城墙下勒马停步,看见雉堞后面站着人群,便 高呼要谒见大公。霍埃尔及其子卡埃敦正好在内。大公便上前叙礼,特利斯当报称:

"在下是鲁努瓦王特利斯当;康沃尔的马克王,乃我舅父。因 听说大公的藩臣犯上作乱,特来投效。"

"唉!特利斯当殿下,实在不敢有劳尊驾,愿上帝酬谢你这番 盛意!这里怎能接纳壮士?我们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,粮草无继, 只靠豆类杂粮度日。"

"那又何妨?"特利斯当朗声答道。"我在荒山野林住过两年, 就靠树皮草根与兽肉糊口。那种日子,觉得也还不坏。请下令快 开城门吧。"

卡埃敦见机说道:

"不妨招纳之,父王。看他神情勇迈,当能跟我们同甘共苦!"

父子俩以礼相迎,奉为上宾。卡埃敦领贵客巡视城墙与箭楼, 箭楼的窗前挡着栅栏,后面藏着弩手。又从垛口,遥望厉奥勒遍布 原野的帐幕与旌旗。巡行完毕,回到寨堡门口,卡埃敦对特利斯当 说:

"朋友,请同上楼去,见见家慈与舍妹可好?"

两人手挽着手,走进内眷居室。只见母女俩坐在锦褥上,共执

一幅英吉利丝绒往上绣金线,嘴里低哼一曲织布谣。歌词大意是讲美人儿陶艾特,坐在山楂树下,任风吹拂,痴等情郎杜恩,却迟迟不见其来。特利斯当与她们行礼相见,两位骑士便在母女身旁坐下。卡埃敦指着母亲绣作,对特利斯当说:

"朋友,请看家母的针线功夫!这些襟带与祭披,是施舍给穷修道院的,绣得不错吧!再看舍妹的纤纤玉手,在白缎子上抽送金线,真是运针如飞!妹妹,凭良心说,你叫玉手伊瑟,的确名不虚传!"

特利斯当见她手白如玉,得知她也叫伊瑟,报以微微一笑,看 起她来,目光中多了一分亲热。

话说厉奥勒在离夹隘堡八九里处安营扎寨。几天来,霍埃尔大公的部下已不敢出城还击。但第二天,特利斯当偕卡埃敦并十二名少年骑士,戴盔披甲,冲出城堡,驰经枞树林,直逼敌营下。然后,从埋伏处一跃而出,夺得敌方一辆辎重。此后,他们施计逞勇,捣毁敌营,杀伤敌兵,劫夺军需,没有一天空手而回。几经战阵,特利斯当与卡埃敦意气相投,信义相契,成为莫逆之交,誓不背负。从后面的故事可知,两人俱未食言。

他们并马回城之际,于谈兵说礼之余,卡埃敦常在战友面前夸他妹妹,说玉手伊瑟如何纯良与美丽。

一天清晨,东方刚刚破晓,一名巡夜哨兵急忙奔下箭楼,沿着墙院边跑边喊:

"大爷们,你们睡过头了!快快起来,厉奥勒杀来了!"

骑士与市民马上披挂上阵,直奔城头:遥遥望见原野上甲盔耀光,旌旗飞扬,厉奥勒的兵马正威风凛凛,列队开来。霍埃尔父子派骑兵为前部,出城迎战。至离寨门一箭远之处,他们俯身冲杀出

去,却顿时箭如雨下,纷纷射来。

特利斯当与最后喊醒的士兵一起装备起来。他穿上马裤,套上褂袍,扎上皮裹腿,勒紧金马刺,再披一身锁子甲,把头盔卡在眉棱上。装束停当,就奋然上马,朝原野飞驰而去。他以盾牌挡胸,临阵大喝一声:"夹隘存亡,在此一仗!"他来得正是时候:霍埃尔的残部已开始败退,正闹得人仰马翻。只见少年骑士连连砍杀,脚下的黄草已为鲜血染红。卡埃敦一马当先,看到一员猛将朝他冲来,便把坐骑凛然一勒。这员猛将不是别人,正是厉奥勒的兄弟。两人挺矛相迎:南特郡的骁将折了自己长矛,没能伤着卡埃敦;而卡埃敦稳使一招,戳破对方盾牌,矛尖直刺其肋间,轻轻一挑,敌将就离鞍脱镫,跌下马来。

厉奥勒听到兄弟一声惨叫,便跃马来战卡埃敦,行至半途,为特利斯当截住,两人杀将起来。特利斯当用力过猛,拧折了长矛柄;厉奥勒趁机刺他坐骑前胸,把战马格死在地。特利斯当弃马跃起,举剑喝道:

"懦夫,叫你不得好死,谁叫你刺马不刺人的! 你休想生还!"

"你小子休要狂言欺人!"厉奥勒一边答话,一边催马直取特利 斯当。

特利斯当躲过锋头,便高举臂膀,狠命朝厉奥勒头盔砍去,剑锋把鼻挡削去,从他肩旁擦过,顺势划破马腹,那马趔趑几下,颓然倒毙。厉奥勒踢开缰绳,挺身来迎。两人都无坐骑,盾牌俱裂,铠甲皆破,犹自对骂不休,再度交锋。临了,特利斯当一剑砍在厉奥勒头盔的红宝石上,盔箍迸裂;这一剑,直逼得伯爵手脚仆地。

"有种就爬起来,"特利斯当叱道,"你自己找上门来,合该倒霉!等着送命吧!"

厉奥勒两脚刚站稳,特利斯当又是一剑,劈开头盔,划破衬帽,

露出脑壳。厉奥勒赶忙求告饶命,特利斯当当下缴了他剑。这剑缴得正在节骨眼上,因为南特的兵马正四面八方涌来增援,无奈他们主将已弃战自溃。

厉奥勒应允投降入狱,向霍埃尔大公效忠称臣,凡焚毁的城镇 当修葺赔补。并下令收兵,撤回部队。

得胜将士返旆回城,卡埃敦对父亲说:

"父王,请宣特利斯当上朝,宜温言挽留。天下骑士,无出其右。如此勇将,我国所需正殷。"

霍埃尔大公与廷臣计议定当,便传召特利斯当:

"这片江山,仰仗大力才得保住,真不知该如何爱重将军才好。 吾愿有所报答。想小女玉手伊瑟,论出身尚不算低微,倘蒙不弃, 就许配将军!"

"陛下,末将就领情了,"特利斯当答道。

唉,列位看官,他为何要说这话?这可是一句性命交关的话!

于是择吉成婚。大公与特利斯当各携亲友莅临。祭司颂祷完毕,特利斯当遵照教会仪制,在教堂门口当着百姓,与玉手伊瑟完姻成亲。婚礼可谓盛大豪阔。及至夜间,侍仆替特利斯当解衣,因袖子太窄,把他手上的碧玉戒指——系金发伊瑟所赠,也顺带捋了下来。珰琅一声,指环堕地。

特利斯当循声看去,见是戒指。昔日的情爱,蓦地兜上心来。 他憬然有悟,深感自己的不是。

他记起金发伊瑟以指环相赠的情景:当时在森林里,伊瑟为他备尝艰辛。此刻睡在另一个伊瑟身旁,又想起莫萝华那个茅棚。 他怎会这等丧心病狂,竟怪起自己蜜友薄情无义来?不,她为他含辛茹苦,是自己辜负了她一片深情爱心。 但他也很怜恤自己现今的妻子,这位纯良美丽的伊瑟。前后两位伊瑟,都爱他爱得不得其时。他对她们,倒的确有负初衷。

玉手伊瑟听到他睡在自己身边叹息,甚觉惊异,临了,赧然问道:

"大人,难道我有什么得罪的地方?为何连吻都不吻我一下?请不妨实告,让我知错能改。"

"朋友,"特利斯当道,"请不要生气,只为我曾许过一愿。早先,在别国苦斗巨龙,渐要不支,想起圣母,便立下誓言:若得神助,能从怪兽手中脱身,则日后结婚时,一年之内,我当守身如玉,暂勿亲近新娘……"

"好吧,我就安之若素,"玉手伊瑟答告。

第二天清晨,众侍婢为玉手伊瑟做新妇妆,她凄然一笑,心想 这般盛饰,自己还不够名分呢。

## 十六 卡埃敦

几天之后,霍埃尔大公率特利斯当、玉手伊瑟与卡埃敦,以及司员、猎夫等一行人,离开寨堡,进林狩猎。途经一条狭路,特利斯当骑马走在卡埃敦左侧,卡埃敦右手牵着玉手伊瑟的马缰。伊瑟那坐骑不慎踩了一汪水,水花高溅,打湿她的衣衫,寒气侵过膝盖。她失惊打怪一声喊,踢了坐骑一脚,那马才拔出腿来;她发噱一笑,笑声又高又亮,卡埃敦赶上前来问道:

"妹妹,你笑什么?"

"因为突然闪过一念,哥哥。刚才水溅到身上,我说:'水呀,你好大胆,比以大胆著称的特利斯当还强多哩。'就为这个发笑。喔,我说多了,哥哥,好不应该!"

卡埃敦好生诧异,再一盘问,她才吐出婚后实情。

这时特利斯当也赶了上来,三人骑马并排同行,彼此也不言语,直到走近离宫,卡埃敦请特利斯当留步说话。

"特利斯当殿下,愚妹刚把新婚隐情见告。我一向待你情同手足,而你未免不顾信义,有意贬辱我家。你这次回去,倘不还我公道,别怪我不客气。"

特利斯当答道:

"是矣,我投奔贵方,给尊府带来了不幸。但你对我的难处若有所了解,兄长,或许就不至于这么愤愤然了。须知我另有一个伊瑟,艳压群芳;她为我深受其累,至今还苦难未已。令妹固然爱我敬我,但另一个伊瑟,因爱我之故,连侍候我送的狗,都比令妹待我好。来,把行猎事放过一边,请跟我来,容我把生平苦况详实奉告。"

特利斯当拨转马头,疾驰而去;卡埃敦纵马赶上。两人不言不语,一直跑到林木深处。特利斯当借这僻静地才备道原因。说<sup>①</sup>他在海上怎么误饮药酒,奸臣与矮子何等险诈,王后押赴刑场转又弃于癞人,他俩在蛮荒野林里如何相爱,后来为何又把伊瑟送还国王,他流落此间本发愿要爱玉手伊瑟,又因何感知他与金发伊瑟是生死冤家,无法拆离,等等。

卡埃敦默默听着,大感意外。一腔愤懑,不知不觉中平伏下来。

"朋友,"他结末说,"听你肺腑之言,我很替你难过。因为你受的罪,确非等闲可比!咱们先回夹隘堡。等三天后,再以敝见相告。"

在天梯堡宫里,金发伊瑟情难自抑,不时幽幽叹一口气,默默念着特利斯当的名字。永远爱他,此外别无思念,别无希冀,别无意愿。在他身上,托付着她全部欲念。可是一别两年,杳无音信。他在哪里?在什么国度?是否依然活着?

金发伊瑟在房里枯坐无聊,便口吟一曲凄婉的恋歌。叙说从

① 下面三四行至"等等",实为赘文,几次想删去不载,只因是翻译,理当不增不减,读者自可不读。——修订本按

前有位叫瞿洪的男子深恋一位贵妇,不料这段私情为人窥破,招来杀身之祸;爵爷又如何施计,赚其夫人吃瞿洪的心,贵妇得知真相后,又如何痛不欲生。

王后曼声唱着,一边轻拨竖琴,以歌声去谐琴音。她的手长得很秀气,她的歌唱得很动听,曲调低回而音色柔美。

这时卡利阿多闯了进来,他是远方岛国的一位豪富爵爷。他到天梯堡,来向王后献殷勤。特利斯当走后,他曾多次在伊瑟跟前输诚求爱。这种希求,在王后看来简直荒唐,面予斥拒。这位风流骑士,十分自负,善窥人意,不过其本领在绮罗队里远比厮杀场上要大。看到伊瑟独自吟唱,便涎脸笑道:

"娘娘,唱得好伤心哟,就像猫头鹰的叫声一样!俗语不是说: '啼枭叫,有凶兆'。你的歌,想必是报我的死:可不,我恋恋于你,都要恹恹欲绝了呢!"

"但愿如此,"伊瑟接口道,"因为你不来则已,一来必有坏消息。你就是专咒特利斯当的啼枭。今天,又有什么倒霉事儿要来报告?"

#### 卡利阿多道:

"王后,发这么大火,所为何来?但是,听了你这两句话就生气,那正是发痴了! 咒我管咒我,但猫头鹰倒的确给你捎来了坏消息:贵友特利斯当,对你伊瑟娘娘来说,已经名存实亡。他已在别地当了新郎。这样一来,你尽可自便,因为你纵有千种情爱,他都不屑理会。他娶了布列塔尼大公的千金,芳名叫玉手伊瑟,典仪还备极隆盛。"

卡利阿多说完,悻悻而去。金发伊瑟垂头掩目,啜泣起来。

到第三天,卡埃敦请来特利斯当:

"朋友,你的处境,我考虑过了。不错,你说的倘是实情,这种烦忧人生,真可以把人逼疯;长此以往,无论对你,还是对舍妹,都不会有何好处。我倒有个主意在此。我们一起去趟天梯堡:你再去见见王后,看看她是否因你而郁郁不欢,是否对你依然忠诚如昨。她若把你忘了,你待舍妹或许就会亲昵一些。我陪你同去:我们不是道义相交的朋友?"

"兄长,"特利斯当道,"俗话说,'人心胜黄金',真是一点不错。"

事后不久,特利斯当与卡埃敦双双穿起道袍,拿起法杖,像要远行朝圣模样。他们向霍埃尔大公辞了行。特利斯当携高威纳同行,卡埃敦只带一名随身小厮。私下里装点好一艘帆船,四人一起向康沃尔驶去。

一路有微风相送,不一日,趁破晓前,他们在离天梯堡不远的一个荒凉小湾里靠了岸。这海湾邻近狄那斯的邸宅;到得那儿,狄那斯这位好心的宫内大臣,自会安排他们下榻之地,隐匿他们到来之迹。

趁晨光熹微,一行四人朝醴滩方向走上去。忽见后面有人信 马由缰的悠悠走来,他们急忙扑进树丛,那人走过,也没看到他们, 原来在鞍上打盹。特利斯当一眼认了出来。

"兄长,"他低声对卡埃敦说,"此人就是狄那斯。他睡思昏昏, 一定是从哪位相好家出来,还魂牵梦萦的想着她呢。现在去喊醒 他,不免失敬。你还是远远跟着我。"

他追上狄那斯,悄悄牵住那坐骑的缰绳,不声不响跟在一旁走。临了,那马踏了一步空步,打盹的人一惊,睁开眼来,见是特利斯当,迟迟疑疑道:

"是你呀,特利斯当!感谢上帝,迷蒙醒来又逢君!你教我好

#### 等啊!"

"老丈,愿上帝保佑你!王后近来怎样,有何消息?"

"唉,一言难尽。王上倒很宠她,百般奉承,博她欢心。但自从你见逐之后,她总无精打采,天天落泪。哎!为何又转到她身边来了呢?你想自找死路,也断送她性命吗?特利斯当,你该矜怜王后,别去扰乱她安宁!"

"老丈,"特利斯当央求道,"请格外开恩:容我暂时藏身尊府, 替我传个口信,让我见她一面,仅只一面!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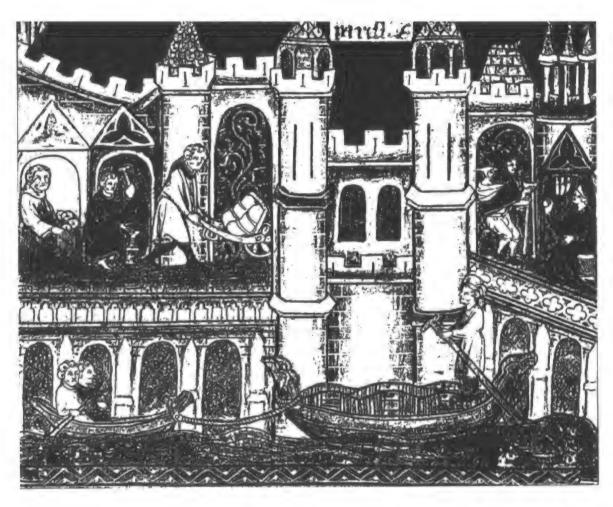
#### 狄那斯答道:

"我很体恤王后,当然口信也不是不可以传,但我得知道,她在你心中是不是依然超乎所有女子之上!"

"啊,老丈,请务必告诉她:天下女子中,她对我依然最亲最亲, 超乎所有女子之上,这是实话。"

"既然如此,那就跟我来,特利斯当,急难之间,下官或可助你一臂之力。"

宫内大臣把他们主仆四人安顿在醴滩住下。特利斯当把别后遭遇细述一遍,狄那斯便进宫去打听消息。得知三天后,伊瑟娘娘,马克王与亲贵重臣,以及马弁、猎夫等,要离开天梯堡,前往白朗稀行宫大举狩猎。特利斯当于是把碧玉戒指托交宫内大臣,并嘱以数语,烦转告王后。



中世纪古堡生活场景

### 十七 狄那斯

狄那斯转身去天梯堡,登阶进宫,见马克王与金发伊瑟正在殿上下棋。便在王后身边的杌凳上坐下,像是作壁上观,其间佯装指点棋路,向棋盘伸过两次手去。第二次上,伊瑟就认出了那碧玉戒指。这时棋已下到意兴阑珊,便轻轻碰了一下狄那斯胳膊,带倒好几个棋子。

"你瞧,宫内大臣,"她责怪道,"棋局给你一弄乱,都无法复原了。"

马克离殿走开,伊瑟一退回房里,就传见宫内大臣。

- "爵爷,此来可是替特利斯当传递口信?"
- "正是,娘娘,他目下在醴滩,暂寓敝宅。"
- "听说他已在布列塔尼成婚,这话当真?"

"娘娘,此话不假。不过他信誓旦旦,说他情深义重,并未变心。他每日不忘,对你的爱怜系恋,远在一切女子之上。你如不肯……见他一面,他会郁郁而死的。他请你记起分手那天的誓约,万望俯允。"

王后默然有顷,心里想起另一个伊瑟。临了,答称:

"不错,那天话别,我记得自己说过:只要看到碧玉戒指,无论

是城楼,是坚堡,还是王国的关防,都阻拦不了我照好友的主意去办,不论是明智的行为,还是荒唐的举动……"

"娘娘,再过两天,合朝要离开天梯堡,去白朗稀行宫。特利斯当要我转告,他到时隐身路旁的树丛里,求娘娘照应些个。"

"我说过:无论是城楼,是坚堡,还是王国的关防,都阻挡不了 我照好友的主意去办。"

到后天,正当马克全朝忙于从天梯堡动身,特利斯当与高威纳,卡埃敦及其小厮,穿上铠甲,提着宝剑盾牌,取幽僻小道,朝约定地点赶去。到白朗稀荒原,要横穿一片树林,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是石磴道好路,乃大队人马行经之地;另一条路,碎石历乱,无人过往。特利斯当与卡埃敦派两个随从留守在这荒径,看住马匹盾牌,等候他们返回。两人自己在林中穿行,隐身在杂树丛里。特利斯当在路前面,放置一根榛树枝,枝上缠着盛开的金银花。

不多时,出猎的队伍出现在路上。为首的是马克王的禁卫军, 其次是先行官与监马丞,典膳与司酒,接着是祭司,饲犬的杂役,左 胳膊上架着鹞子的驯鹰师,最后才是骑士与贵族。他们两两成行, 徐徐前进。望去但见辔马缤纷,衣冠斑斓,蔚为壮观。然后才是堂 堂之尊的马克王。王上的亲随,俱紫绶金章,左右排开长长两列, 看得卡埃敦惊羡不置。

王后的仪仗也随即到来。走在头上的是浣妇与侍婢,接着是勋贵的妻女。她们一一鱼贯而行,每人身旁由一名少年骑士扈卫。临了,走来一匹骏马,上面骑着一位丽人,卡埃敦乍见之下,惊为天人:她身姿婀娜,容貌秀美,眉如画,眼如笑,齿细如贝,腰不盈把,身披一袭红缎织锦袍,额围一条镶金嵌玉带。

"啊,真王后也!"卡埃敦低声赞叹。

"王后?"特利斯当反诘道。"看你说的!这是她的贴身婢女嘉 湄。"

接着,又过来一位骑银马女郎,皮肤比阳春白雪还白,樱唇比三月玫瑰还红,眼睛亮得如同清泉里闪烁的星星。

"哦,这回我看到了,那准是王后!"卡埃敦道。

"唉,非也!"特利斯当连连摆手。"这是她忠心的伴娘白兰仙。"

此刻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<sup>①</sup>,仿佛枝叶间突然迸出万道 霞光:金发伊瑟终于驾临!然而,骑马护卫在她右侧的,竟是那天 诛地灭的安德亥公爵!

这时杂树丛里,禽声鸟语,啼唤不休。特利斯当把满腔积愫俱倾注于这悦耳的鸣啭之中。王后意会到此中含意,看到地上有一榛树枝,上面交缠着金银花,心里想:"好友,我们也是这样:你不能没有我,我也不能没有你。"她于是离鞍下马,朝后随的一匹小马走去,马背上驮着饰有珍珠玛瑙的犬舍,里面的红褥垫上躺着那小忘忘。她把灵犬取出,抱在怀里抚弄摩挲,用光洁的白鼬大氅拂拭纤尘,娇宠异常。等把小狗放回原处,她转身对着树丛高声说道:

"林中的鸟儿,你美妙的歌喉,教人听了无上欢欣,值得以重金礼聘。我夫君马克王还要趱程,赶往白朗稀荒原。我想在圣吕班行宫下榻。鸟儿,烦你一路伴我过去,今晚像犒赏歌王那样,一定重加常劳!"

特利斯当听到这话,心花怒放。但奸贼安德亥已显得惶急不安,忙把王后扶上马,大队人马才慢慢离去。

① 此句沿用朱泽。Mais la route s'éclaira tout à coup,"那条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 奇彩",乃朱泽中极有光彩的一笔。——施康强按

谁知变生不测。王家仪卫在这头行进,而那边,另一条路上,高威纳与卡埃敦的小厮在照看主人马匹,这时,突然出现一名戎装骑士,名叫勃来厄利(Bleheri)。他远远认出高威纳与特利斯当的盾牌。"这两人是谁?"他心里想,"这位是高威纳,另一人想必是特利斯当了。"他踢马朝他们冲来,口中高喊:"特利斯当!"但那两人早已圈马逃跑了。勃来厄利追上去喊道:

"特利斯当!请站住,你向来不是无畏无惧的吗?"

但那两个随从,头也不回只顾逃。勃来厄利又喊:

"特利斯当!请站住,我以金发伊瑟名义,请你别跑!"

他借金发伊瑟名号,连喊三次,毫无结果:两人已逃得无影无踪,勃来厄利只追获他们所遗的一匹马,牵回来作物证。待他赶到圣吕班行宫,王后也刚安顿停当。见只她一人,勃来厄利便道:

"启禀娘娘,特利斯当就在国内。我从天梯堡过来,于一条荒僻小路上望见他人影。他一转身就逃之夭夭。我以娘娘名义,高喊三声,要他停步,谅他心虚胆怯,不敢见我。"

"勇士,你说什么疯话?特利斯当怎会在国内?看到你怎会望 影而逃?提到我名字怎会不就地停步?"

"可是,娘娘,我确实望见的,还夺得他一匹马可以作证。不信请看,在那边场子上,鞍辔还没卸却!"

勃来厄利看到伊瑟愀然不乐,自己心里也不好受,因为他实在 是喜欢特利斯当与伊瑟娘娘的。他告退出来,怪自己不该多嘴。

事情到了这一步,伊瑟落得暗自垂泪:"哎,苦命呀!我真活够了,活到连特利斯当也来耻笑我,侮慢我!从前只要一提我名字,哪有他不敢打的强敌。他浑身是胆,假如看到勃来厄利就逃,听到我名字还不停,咳,那分明是给另一个伊瑟迷住了!既然如此,回

来干吗?无情无义不算,还想跑来羞辱我!我受那么多冤苦,他还意犹未足?一报还一报,待我给他点眼色看,让他滚回玉手伊瑟身边去!"

她随即唤来忠仆贝笠尼,告以勃来厄利带来的消息,并吩咐 道:

"你马上到天梯堡通圣吕班这边的荒路上,去找特利斯当。你 传话给他:我不愿见他。劝他别胆大包天,摸到我身边来,看我不 叫底下人撵他。"

贝笠尼寻了半天,才找到特利斯当与卡埃敦,转达了王后懿旨。

"老弟,你说哪里话?"特利斯当发急道,"见到勃来厄利,我怎么个逃法,你瞧,我们不是连马都没骑吗?马都托高威纳与一小厮看守.我们赶回约定地点,不见他俩,不是到现在还在找吗?"

这时,正巧高威纳与那小厮寻回原路:他们把经过情形如实说了一遍。

"贝笠尼,"特利斯当恳求道,"烦你快回去见娘娘,代我向她殷殷致意,转达深情,说我从未有负于她;普天下女子中,她于我历来都最亲最亲。倘蒙鉴谅,求她差你立即来回话。我专在此恭候。"

贝笠尼旋即返回,把耳闻目睹的一切禀告王后,而王后抵死不信:

"啊!贝笠尼,你是我的亲信,我的心腹。你还小小年纪,父王就派你来服侍我了。但特利斯当善于哄人,必定用花言巧语、厚币重贿买通了你。如今连你都来骗我,你给我滚!"

贝笠尼跪下央告:

"娘娘,这番话好重啊。我这辈子还没受过这般委屈。我固然不足惜,但我替你娘娘难过:你对特利斯当操之过急,到时怕要追

悔莫及。"

"滚吧,我信不过你!贝笠尼,你也一样,枉为忠忱,居然也来骗我!"

特利斯当等贝笠尼传王后赦旨,等了半天,不见回音。

到次日清晨,特利斯当裹上宽大的破袍子,用朱砂与果皮,把面孔东一块西一块涂成麻风病人模样。一手托个木钵化缘,一手打着响板。

他走进圣吕班街市,嗄着嗓子,逢人乞讨。借此果能见得王后 一面吗?

千呼万唤,王后才走出行宫,后面跟着白兰仙与众侍婢,以及杂役、扈卫等。她朝礼拜堂走去。那癞皮化子尾随杂役,打起响板,用凄苦的声音哀求道:

"娘娘,做做好事,看我多苦恼!"

一看那矫健的身材与体格,伊瑟马上认出来了。她竦然一震,但不屑侧目再看一眼。那癞皮化子苦苦哀求,谁听了都会觉得不忍。他连拖带爬跟在后面:

"娘娘,恕我放肆挨近你,请别生气。求你可怜可怜我,我好苦哇!"

但王后叫来杂役与扈卫,发令道:

"把这癞人给我赶走!"

下人们又推又打,他拼命抵拦,大声求告:

"娘娘,可怜可怜!"

见此情景,伊瑟纵声大笑。人进了礼拜堂,笑声还留在门外。 那化子听见她笑,扭头就走了。王后朝祭坛才迈得几步,就觉得腿 脚发软,膝盖一弯,仰倒在地,脑袋磕在地砖上。 特利斯当当天就辞别狄那斯,失魂落魄的样子,像是失去了知觉。他的归船,扬帆直驶布列塔尼。

令人扼腕的是,事过不久,王后就萌生悔意。从狄那斯那儿得知,特利斯当走时沮丧已极,这才相信贝笠尼所说是实:听到喊她名字而逃的,不是特利斯当,而她却拒人千里,大错铸成。"怎么?"她茫然想道,"我赶走了你,特利斯当!你一定已把我恨之入骨,我再也不会见到你了。你永世不会知道我抱憾终身,更不会知道我要怎样痛惩自己,以示悔恨于万一!"

金发伊瑟为惩戒自己的颠倒与骄狂,从这天起,贴身穿上一件刺肉的粗毛鬃衣。

# 十八 装 疯

特利斯当返回布列塔尼,进入夹隘堡,与霍埃尔大公及妻子玉手伊瑟重新团聚。见他回来,俱各表示欢庆;但想起见逐于金发伊瑟,一切都觉索然。多时以来,总因违离远隔而为之怅怅。忽一日,又萌发幸求一遇的念头,哪怕再给下人痛打也心甘情愿。他明白,离开了她,就必死无疑,而且死期已不远了。与其天天委顿,慢慢死去,倒不如痛快就死,一了百了。痛不欲生的活着,还不是跟死一样。特利斯当情愿死,只求死;不过至少得让金发伊瑟得知,他是因爱她才丧亡的。只要她知道个中原因,那就死也瞑目了。

他偷偷离开夹隘堡,跟谁都没说:既没告诉亲朋好友,甚至也 没告诉可共心腹的卡埃敦。他穿得破破烂烂,也不骑马:因为大路 上的穷叫化子,有谁会去注意呢?行行复行行,终于走到了海边。

港口上,有条大商船正整装待发:水手已升帆起锚,准备远航。

"船家,愿老天爷保佑你们一帆风顺。这次到哪儿去呀?"

"去天梯堡。"

"去天梯堡!啊,船家,带上我一起去吧!"

他上了船。长风直吹,帆满船轻,凌波疾行。五个昼夜,船头 直指康沃尔;到第六天,便在天梯堡港下了锚。 宫殿巍峨,屹立港口。可是御苑森严,只有一重铁门可供进出,更有两名禁卫日夜巡守。如何进得去呢?

特利斯当下了船,坐在岸边。从过路人口中得知,马克王齐集群臣,在朝议事。

"那么,王后在哪里?还有她美丽的伴娘白兰仙?"

"都在天梯堡宫里,我新近还见到过。伊瑟娘娘还跟往常一样 抑郁不欢。"

听到伊瑟名字,特利斯当叹了口气,心想:无论施计还是逞勇,都万难相见,况且一旦为马克王侦悉,就性命难保……

"但送命又何妨?伊瑟,为了你,我何惜乎死?想我天天又何 所事事,还不是等死?然而你,伊瑟,要是知道我在这儿,还肯跟你 昔日的好友说话吗?还会喊卫兵来赶我吗?不错,得用计试试 ……我佯装发疯,装疯不失为上策。谁要把我当傻瓜,足见他糊 涂:谁要把我当疯子,他才疯到家呢。"

这时,有个渔夫走来,披一身粗布袄,戴一顶阔边帽。特利斯当一招手,把他引到一旁:

"老兄,可愿跟我对换一下衣裳?你的布袄,我很喜欢,换给我吧。"

渔夫看了看特利斯当的衣衫,认为比自己的还好一点,就换走了,心里喜滋滋的,觉得占了便宜。

特利斯当把一头漂亮的栗色头发剃掉,只留出一撮,成个"十"字形。脸上用国内带来的魔草水,涂得奇形怪状,教人无从辨识。再从篱笆里抽一根栗树枝,权当棍棒,挂在颈间;他赤着脚,径直朝王宫走去。

宫城门卫真的把他当成疯子,跟他打哈哈:

"哎,请过来,你老这一晌在那里发财?"

特利斯当嗄着嗓子答道:

"吃蒙山修道院长的喜酒去了,我跟他是老交情。新娘是个嬷嬷,胖墩墩的,戴了面纱,也不掩其胖。从贝桑松到蒙山,所有牧师、神甫、僧侣、教士,全都请去吃喜酒。野地上,大树下,你举权杖我举棒,闹呀,玩呀,跳呀。但是,我先走一步赶回来;因为今天的御膳,该我当值。"

门卫说:

"那么请进!大爷,你不愧是毛乌根的公子。个儿高高的,身上毛乎乎的,跟令尊一个长相。"

他挥舞棍棒走进城里,一路上闲人纷纷围拢来,像赶狼一样赶他:

"瞧那疯子! 嘘! 嘘! 嘘!"

有朝他掷石子的,有朝他打棍子的,他却跳跳蹦蹦,硬着头皮, 任人戏弄。你打他左边,他别转身在右边还一棒。

喧声笑语中,后面跟着一帮起哄的人,他终于走到王宫门口, 马克王正雄踞殿上,伊瑟陪坐一旁。近门口时,他把棍棒在颈间挂 好,然后跨步入殿。

国王见他道:

"好一个有趣脚色,让他过来。"

侍卫把他带上去,他颈间仍悬着棍棒。

"朋友,承蒙光临,欢迎之至呀!"

特利斯当把嗓子逼得很怪:

"大人,我知道,你是天底下顶顶好、顶顶尊贵的国王;一见到你,我心里就暖融融的。老天爷自会保佑你,我的好大人!"

"朋友,你何所求而来?"

"为伊瑟而来,我顶顶爱了。小的有个妹妹,名叫薄履娥,长得

再标致不过,我给主公带来了。你要厌弃王后,不妨试试新人。咱们做笔交易怎样?我把妹妹送你,你把伊瑟赏我。我要正式娶她;感于大恩大德,一定为王上出生人死。"

国王忍不住笑道:

- "倘把王后赏你,你有何打算?带她到哪儿去呢?"
- "到上界仙都去呀。云霄间有座玻璃宫,那儿阳光照得进,而天风撼不动。水晶阁里,晨曦满室,玫瑰怒放,我送王后去那里。"

国王对廷臣说:

"这疯子倒有趣,会得说话!"

他这时兀自坐在地毯上,脉脉含情,望着伊瑟。

- "朋友,"马克王说,"像你这样讨厌的疯子,怎能巴望博得王后青睐?"
- "主公,那是我的名分。我为她成就几番壮举,也是为她才发的疯。"
  - "那你究竟是谁?"
- "我呀,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特利斯当,就是那个爱煞王后、到死方休的大好佬。"

听到这个名字,伊瑟叹了口气,当即变下脸来,叱道:

"滚出去!谁放你进来的?滚开,混账疯子!"

疯子见她发怒,改口道:

"伊瑟娘娘,我早先中了莫豪敌剑毒,带一张竖琴出海,漂流到贵国海边,是你把我救活的。难道不记得了,王后?"

伊瑟急口道:

"给我滚,疯子!无论你这恶谑,还是你这丑人,都教我讨厌!" 疯子马上转身把在场的勋贵往门外赶,一边嚷道:

"你们都疯啦,统统走开!我要单独向娘娘讨教,我原是为她

来的。"

国王听了付之一笑,伊瑟却羞红了脸:

"陛下,请下令把这疯子赶出去!"

但疯子怪声怪气道:

"伊瑟娘娘,我到贵国斩巨龙,你还记不记得?我把龙舌纳入靴筒,结果给毒气熏倒在沼泽旁。想当年小的也是个了不得的骑士哩……我躺在那儿苟延残喘,承你跑来救了我命。"

伊瑟喝道:

"还不住嘴,普天下的骑士都让你糟蹋完了,想你生来就是疯子一个。天杀的那帮水手,把你送来这儿,倒没推你下海!"

疯子听了呵呵一笑,接着说道:

"伊瑟娘娘,你记不记得,有一次趁我人浴,你挥剑要杀我,我讲了金发的故事,才消了你的气?我不是卫护过你,免受典膳郎那胆小鬼的算计?"

"住嘴!尽胡言乱语说梦话,昨晚准是喝醉了,才跑来胡编乱造。"

"对啦,我确是醉了。我喝的那种酒,会一醉不醒。伊瑟娘娘,你记不记得,一天在海上,天特别好,也特别热,公主口渴,咱俩便同杯共饮?打那之后,我陶醉至今,疯疯癫癫……"

这几句话,只伊瑟一人能懂,她听后把脸埋在大氅里,站起身来要走。国王拉住她的白鼬大衣,要她坐在旁边:

- "爱妻,再小坐片刻,把他这些疯话听完。疯子,你会做什么?"
- "小的会侍候王公贵族。"
- "说真的,你会用鹰犬打猎吗?"
- "还用说,只要小的高兴,猎犬能捉天上的飞鹅野鹤,弯弓可射水里的䴙䴘麻鸻。"

众人听了觉得好笑,国王又问:

"朋友,去河边打猎,你能捉到什么?"

"见什么就捉什么:用苍鹰去捉林子里的野狼狗熊,用老雕去捉山猪,用秃鹫去捉麋鹿,用鹞子去捉狐狸,用燕隼去捉兔子。回到住地,便舞棍弄棒,围炉取暖,弹琴唱歌,依红偎翠,把削好的刨花扔进溪流里。说真的,我难道不是顶呱呱的江湖艺人?我的棍棒功夫,今天各位想必已经领教。"

说着,他拿棍子四下里乱敲乱打,嚷道:

"现在请你们统统出去,康沃尔的大老爷!干吗赖着不走?不是开过饭了?难道还没吃撑?"

国王拿疯子打趣够了,便传令快备鞍马鹰隼,要带骑士马弁出去打猎。

"陛下,"伊瑟恳求道,"我觉得倦怠无聊,请准我回房休息。这种疯话,我再也不想听了。"

她回房坐在床上,自思自量,黯然伤神:

"脆弱啊!我为何要生到世上来?我的心为何总这般沉重,那样凄苦?白兰仙,我的命这么硬,倒不如死了干净!外面有个疯子,头发剃得只留一撮'十'字,来得真不是时候。这疯子,这走江湖的,不是骗子,便是神汉,因为我的人生隐衷,他源源本本都知道。有些事,除了你、我与特利斯当,别人绝不知晓的,他竟也知道。这无赖准是凭邪魔外道得知的。"

白兰仙道:

"他会不会就是特利斯当?"

"不会的。特利斯当是骑士中之俊杰,长得一表人材,而那家伙生得奇形怪状,面目可憎。该他遭天谴才好!我诅咒生下他来那时辰!诅咒把他送来那航船,怎么不把他翻倒在大海深洋里淹

死了事?!"

"请娘娘息怒,"白兰仙劝道,"你今天尽赌神罚咒,打哪儿学的?但此人不要是特利斯当派来送信的?"

"不见得,反正我认不出。要不,你去跟他攀谈攀谈,看看认不 认得。"

白兰仙跑到大殿,只见疯子独自坐在凳上。特利斯当认出她来,棍棒掉了都顾不得,连忙喊道:

- "白兰仙,心直口快的白兰仙,看在上帝面上,可怜可怜我!"
- "癞疯子,你怎么知道我名字,是哪个混账告诉你的?"

"俏丫头,我早就知道的。就凭我这脑袋瓜,想当初这脑袋瓜上也长得一头漂亮金发,而今聪敏才智都从这脑袋瓜里跑掉了,推原论始,还要怪你。我在海上喝的酒,不是该你管住的吗?那个大热天,我就着银杯喝,喝了便递给伊瑟。俏丫头,这事就你一人有数:难道你也不记得了?"

"没有的事!"白兰仙回答决绝,慌慌张张退到伊瑟房里,哪知疯子追了过来,口里喊道:"可怜可怜吧!"

他跟进房来,看到伊瑟,张开双臂,朝她奔去,想把她抱进怀里;但伊瑟满脸羞惭,惊出一身冷汗,忙不迭往后一仰躲开了。看伊瑟避之惟恐不及,特利斯当又羞又怒,气得浑身发抖,沿着墙朝门口退去,依旧嗄着嗓子说道:

"不错,我真活得太久了,活到连伊瑟都畏避我,嫌恶我,把我当低三下四的人! 咳,伊瑟呀,伊瑟,真是开头爱得深,到头来忘得一点不剩! 伊瑟呀,溪流丰盈之时,涓涓不绝,确是值得玩味的美事:一旦水干河枯,就分文不值了。干涸的爱情,也复如此!"

伊瑟答道:

"兄弟,我眼睛看着你,心里在怀疑,身子在哆嗦,直感到茫然,

我认不出特利斯当。"

"伊瑟娘娘,我就是特利斯当,从前多爱你哟!你记不记得,那矮子在我们床中间撒满麦粉,我两脚一跳,血从伤口迸出来?记不记得,我送你的礼物,颈上系着幻铃的小忘忘?记不记得,我扔进溪流里的片片刨花?"

伊瑟看着他直叹气,不知说什么好,也不知信什么好。看得出,这些事他俱知道,但就此把他认作特利斯当,亦不免冒失。

"王后娘娘,"特利斯当道,"我知道你在回避我,你好薄情寡义。然而,我也有过承你真心相爱的好时光。那是在密林里,住茅草棚的日子。我把义犬尤驰腾送你那一天,你还记得吗?不错!这条狗会跟我,宁肯要我而不要你金发伊瑟的。如今在哪儿?你们怎么待它?至少它会认我。"

"它会认你?别说疯话了。打特利斯当走后,它成日价懒在窝里,谁走近去就咬谁。白兰仙,去把它牵来。"

白兰仙去牵了来。

"过来, 尤驰腾,"特利斯当招呼道。"你原是属于我的, 我来领你回去。"

尤驰腾听到声音,马上一抖擞,从白兰仙手里挣脱,朝旧主人 直奔过去,在他脚边打滚,连连舐他手,快活得汪汪直叫。

"尤驰腾!"疯子喊道,"好啊,养你受的累,终算没白费!你知道欢天喜地迎接我,比我笃爱的人还强!她不肯认我。这枚戒指,她还认不认得?那是分手之日,她哭着吻着送我的。这枚碧玉戒指,从未离开过我。苦恼时还常向它讨主意,碧玉上还常沾濡我的热泪。"

伊瑟看到戒指,立刻张开双臂。

"我在这里! 拥抱我吧,特利斯当!"



比亚兹莱:金发伊瑟看护特利斯当

特利斯当这才恢复本嗓说:

"蜜友,狗倒认人,你怎么久久认不出我?这戒指,又何足介意?你不觉得吗,一提我们往日的情爱,你就认我,不是令人更感快慰?我的嗓音,何关紧要?你该听我的心声。"

"好友,"伊瑟说,"你的心声,或许你不信,我早就听到了。但是,我们周围尽是奸人诡计,难道我能像这条狗那样一厢情愿,让你冒被人识破、当场杀死的危险?我得保护自己,也得保护你。无论是提你过去的生活,还是你的嗓音,都不能证明什么,因为难保不是妖孽作怪。然而,一见这戒指,我就心悦诚服了。我不是发过誓:只要看到戒指,哪怕身败名裂,我也一定照你的吩咐去做,管他明智还是愚蠢?明智也罢,愚蠢也罢,我在这儿:拥抱我吧,特利斯当!"

她一下晕倒在好友怀里。等她醒来,特利斯当还紧紧搂着她, 吻她眼睛吻她脸,携她同进罗帏,双臂圈着王后。

仆役们拿疯子开心,叫他蜷缩在石梯底下,像狗蹲在窝里一样。尽管他们戏谑嘲弄,拳打脚踢,他都甘之如饴,因为有时,他得以重现原貌,再整风流,从自己狗窝走进王后香闺。

但是,不出几天,两个宫娥起了疑心,觉得事有蹊跷,便去报告安德亥。安德亥遇事生风,派三名侦卒,各带凶器,站在内宅门口。特利斯当要进门,他们喝道:

"往回走,疯子,回去睡你的草窝!"

"呃,什么,爷儿们!"疯子说,"今晚不是该我去拥抱王后么?她爱我,在等我,你们难道不知道?"

特利斯当抡起大棒,他们见势怯惧,只得让他进去。他搂着王 后说: "蜜友,我就会给发现的,不能不逃了。经此一别,说不定永无相见之期。我的死期谅也不远:山遥水阔,想你就会把我想死的。"

"好友,你把胳膊围拢来,抱得紧紧的,紧得把我们的心都挤碎,让我们的灵魂都升天!带我到你从前讲过的福地去吧;凡去的人都乐而忘返,聆听超凡入圣的乐师颂唱绵绵无尽的妙曲。就带我去吧!"

"是的,我会带你去的。日期正在临近:人世的悲欢,我们不是 俱已遍尝遍历?日期正在临近:当大限到来,我喊你,伊瑟,你会来 吗?"

"好友,你喊吧,你知道,我必定会来!"

"蜜友,愿上帝赐福与你!"

他一跨出门槛,侦卒就相继扑来。但疯子仰天大笑,抡着棍棒说:

"爷儿们,何用你们赶!我的尘缘已了,娘娘差我到天边去,准备我曾许诺的玻璃宫,准备那晨曦满室、玫瑰怒放的水晶阁!"

"滚你的,疯子,倒霉去吧!"

仆人们闪开一条路,那疯子不慌不忙,又跳又蹦,走了出去。

### 十九 死

为驰援挚友卡埃敦,特利斯当刚回到布列塔尼,返抵夹隘堡,便去迎战叛将贝大理。不料途中中了贝大理兄弟的埋伏,虽则这兄弟七人全成了他刀下之鬼,可自己也为长矛挑伤,更兼矛尖带毒。

他好不艰难回到夹隘堡,当即延医求治。医生看了不少,但无人能治得,甚至连什么毒都没发现。更不会制膏药,去被出毒来。捣树根,采草药,熬汤剂,统统试过,全归无效。特利斯当的伤势一天重似一天,毒性已传遍全身。他脸色灰白如死,骨头也逐渐外露。

自感生命正在耗散,心知这回非死不可。此时此际,他很想再见金发伊瑟一面。但如何去得呢?病骨支离,怎经得海上风波?纵然到了康沃尔,也难逃仇敌耳目。他暗自伤情,更兼剧毒攻心,只有等死一途。

他私下请来卡埃敦,为有肺腑相告,因为两人是肝胆相照的知己。房里除卡埃敦,别人都遭了开去,连隔壁房间也不准留人。其妻伊瑟觉得事出非常,心里不免狐疑。疑惑惊诧之余,便想听个究竟。她在房外,贴着靠特利斯当床头的墙壁谛听,差一名心腹仆役

在旁瞭望,免得给人撞见。

特利斯当强打精神,支着病体,靠在墙上,卡埃敦坐在一旁,两人相对饮泣。想到友爱之情、生死之交就要终结,不禁悲从中来,一人更比一人伤情。特利斯当道:

"朋友,我飘零到贵国,除了你,就无亲无友,惟有你曾给我欢愉与安慰。我将不久于人世,但死前甚盼能与金发伊瑟再见一面。耿耿此心,如何达知?但凡把信送到,她必定会来,因为她对我一直爱笃情深。卡埃敦,以你高贵的心胸,以我们的情分义气,我想拜托尊驾,为我冒险一行。只要你把口信带到,我大恩不忘,存殁俱感。"

卡埃敦见特利斯当唏嘘不绝,心里也凄恻万分,轻声答道:

"战友,请别哭。凡你的愿望,我一定照办。以你我情谊,就是 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。更无困厄与烦难,能阻挡得了我。在王后 方面,有何奉恳,也望见告,以便准备起来。"

特利斯当答道:

"朋友,我感激不尽!请听我说来。你先收起这枚戒指:这是我与她之间的信物。你到了康沃尔,就扮作客商模样进宫里去。 呈展绸缎之际,设法让她看到这枚戒指:她必有办法私下召你去说话。届时,烦请转告:我衷心向她致意,只有她才能给我以安慰;她若不来,我就惟有一死了。请她记起我们昔日的欢情,我们相爱时的种种悲欢离合,记起我们在海上同杯共饮的药酒。唉!想不到我们喝的是致命的醇醪!请她记起我发过的誓:终身只爱她一人;这一誓约,确乎信守不逾!"

玉手伊瑟在隔壁听到这番话,几乎要昏厥过去。

"朋友,请你快去快回!略事耽搁,我们就无缘再见了。现与你约定以四十天为期,务必把金发伊瑟领来。此行请瞒过令妹,或

推说是外出寻医。你就乘我的船去,再备一白一黑两张帆。如果 携得伊瑟娘娘同来,归航就挂白帆;不然则挂黑帆。朋友,我言尽 于此了。愿上帝指引你,平平安安回来!"

说毕,又唏嘘长叹,泪如雨下,卡埃敦也止不住涕泗涟涟,便与 特利斯当吻别。

一刮顺风,卡埃敦就下令开船。水手们马上起锚,高张云帆,乘着微风,凌千层碧波而去。此行带有众多名贵货物,如各色丝绸,图尔的细瓷,包都的佳酿,西班牙的鹰隼之类;卡埃敦想借此作进身之阶,得以拜见伊瑟。他们乘风破浪,走了八天八夜,终于驶近康沃尔。

女人的狠毒,原是天底下最可怕的事,各位须防备着点。女人家锺情愈深,怀恨起来也愈刻毒。她爱得骤然,恨得也迅疾;一旦见恨,比爱还要根深蒂固,旷日持久。爱时尚知有所节制,恨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拾。玉手伊瑟贴着墙壁,字字句句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她对特利斯当原本情意绵绵,而今终于得知他的爱另有所属……她把听到的话,深藏心底,只等报复的时机一到,不惜向世上最亲的人下毒手!眼下,她佯装什么都不知道。门开了,她走进特利斯当卧房,把怨愤的情绪藏去,照旧伺膳服侍,意甚殷切,完全像个深情的妻子。她温语慰恤,亲他吻他,问卡埃敦是不是不久就能请来医生治好他病。但同时在伺机报复。

卡埃敦日夜不停的航行,终于驶抵天梯堡,抛锚停泊。他架上雄鹰,捧一匹上色绸缎与一只精雕酒杯,作为进献之礼,去晋谒马克王,以期在境内交易,求得王室庇护,免受豪强欺凌。国王当着廷臣,面许所请。

接着,卡埃敦把一枚镂金别针递呈伊瑟:

"王后娘娘,这金子的成色多好,"说着,从手指上退下特利斯 当的戒指,放在别针旁边:"请看,这别针的金子,相比之下,更见富丽,而这戒指的金子,原本就很值钱。"

伊瑟看到碧玉戒指,顿时心跳色变,怕下文被人听去,便把卡 埃敦引到窗边,装作细看货色,讨个价钱似的。卡埃敦扼要禀报:

"娘娘,特利斯当中了毒剑,生命垂危。他说,只有你能给他安慰。他请你念及你们昔日曾患难与共。这枚戒指,原璧奉还,权请收起。"

伊瑟顿觉身软心疲,答道:

"朋友,我一定跟你去。明天清早,请把船备好,以便随时开航!"

第二天早晨,王后表示想去打猎,传令架鹰牵狗,准备起来。 安德亥一直窥伺在旁,寸步不离。一行人到了野外,离海岸不远 处,突然飞起一只锦鸡。安德亥马上纵鹰去追;这天天清气朗,鹰 隼冲天一飞,就杳不见踪影。

"你瞧,安德亥爵爷,"王后道,"那鹰正栖在港口的船桅上,这是谁的船?"

"禀告娘娘,"安德亥答道,"这是布列塔尼客商的船,昨天就是 他讲宫呈示金别针的。待我们前去把鹰索回。"

卡埃敦从船上放下跳板,搁到岸边,走过来迎接王后:

"恭候娘娘光临,请上船来,这里还有几件精品请娘娘鉴赏。"

"承情之至,"王后答谢道。

她转身下马,走过跳板,进得船来。安德亥想跟过来,刚踏上跳板,站在船舷旁的卡埃敦,只一桨就把他打落海里。安德亥还想攀船,卡埃敦用桨拍打,把他按在水里,叱道:

"奸贼,死你的去吧!想你一直苛待特利斯当与伊瑟娘娘,现 在报应到了!" 这样,怀恨这对情人的元恶大憝,全给上帝收拾了去。葛纳隆,龚铎英,戴诺伦,安德亥,一应四人,俱死于非命。

船上的人,马上拔锚竖桅,挂帆启航。晨风习习,把桅索晃得沙沙价响,把帆篷吹得鼓堂堂的。出了港口,远望碧海,在阳光下白得耀眼,船飞也似的驰去。

夹隘堡里,特利斯当已恹恹欲绝。他日夕悬望,盼着伊瑟到来。对他,已别无慰心之事可言。苟延一息,性命全系于期待之中。他每天派人到海边去看是否有船回来,帆是什么颜色。别无其他愿望,能使他这般牵肠挂肚。后来,索性教人把他抬到盘马崖的巅顶,只要太阳不落山,就一直凝望水天尽头的海面。

列位看官,哪知变生不测,凡有情人听了,都会一掬同情之泪。话说伊瑟正一步近似一步,盘马崖之巅,在远处已开始显露,船也走得更为轻捷欢快。谁知暴风突起,劈头盖脑拍打帆篷,把船吹得团团打转。水手们想抢风行驶,无奈天违人意,反而欲进则退。只见风狂浪高,大雨如注,天上乌云蔽空,海面漆黑一片。桅绳与舷索俱给刮断,水手们只得收帆落篷,听凭风浪颠簸。而且,祸不单行,拖在船艄的小艇忘了吊上船来,给一阵巨浪撞个粉碎,又给波涛席卷而去。

## 伊瑟抢天呼地道:

"唉,可怜!看来老天不让我活着见到特利斯当,哪怕仅仅见一面也好呀!天意如此,我要淹死在海里了。特利斯当,要是能和你再说次话,我死也无怨了。好友,如果到不了你身边,那是天不见怜,我只能抱恨以终。对我,死亦无所谓:天要我死,顺从而已。但是,好友,你得知我死了,会活不成的,这我知道。以你我缘分,



图卢兹教堂

你不能离我而死,我也不能离你而死。我已看到:你我之死,都近在眼前了。然而,好友,于我是宿愿未偿,我愿死在你怀里,与你同棺共穴;无奈万事不由人。我只落得孤单一人,远离着你,葬身在这大海里。你也许不知我死,还活着等待。老天或许会保佑你大难不死,霍然而愈……啊!也许我过世之后,你会爱上别的女人,爱上玉手伊瑟!今后的事,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我,好友,要是得知你死了,我会活不成的。望上帝开恩,或者我去把你治好,或者我俩同受折磨而死!"

风浪大作的时候,王后一直这样低徊感叹。但五天一过,风恬浪静。卡埃敦意兴扬扬,在高高的桅杆上,升起白帆一片,以便特利斯当远远就能望见。卡埃敦业已瞥见布列塔尼……唉!暴雨过后,天地像静止一般,大海宽泛泛平展展的,帆篷无风推送,水手只得奋臂划桨,船忽左忽右,忽前忽后,曲曲折折前进。海岸已经在望,但小艇为暴风刮没,航船一时无法靠岸。到第三天夜里,伊瑟做了一梦:梦见衣裾上兜着野猪头,鲜血淋漓,污秽衣袍。她由此推知:人天永隔,此生不会见到一息尚存的好友了。

特利斯当后期身体十分虚弱,不宜再去盘马崖守望。天天日长如岁,他一人关在远离海岸的房里,为着期而不来的伊瑟暗自垂泪。他神情沮丧,时时长吁短叹,转侧难安。这望眼欲穿的期待,就足以致他死命的了。

终于清风徐来,白帆显现。对玉手伊瑟来说,报仇的时机到了。 她走到特利斯当床前,对他说:

"夫君,卡埃敦回来了!海上已经看到他的船正艰难驶来。这绝不会看错,但愿他不虚此行,救得了你性命!"

特利斯当听了浑身一震:

"美妻,你能肯定是他的船么?请告诉我,挂的是什么帆?"

"我看得清清楚楚: 帆挂得高高的,全展开在那里,因风儿不大。告诉你吧: 那帆是墨黑墨黑的。"

特利斯当转身朝墙,长叹一声:

"唉,此生休矣!"接着念叨了三遍:"伊瑟呀,蜜友!"念到第四遍,就气绝身亡,长辞人世。

宫里的骑士与昔日的伙伴,闻讯失声痛哭。他们把他遗体移下床,摊在一块华美的褥毯上,全身蒙上白色殓衾。

海上风起,朝帆篷紧吹,把船推送到岸边。金发伊瑟上得岸来,只听得满街都是哭声,修道院与教堂里钟声四起。她问当地人,这阵阵丧钟,哀哀哭声,是何缘故。

## 一位耆老答道:

"夫人,我们适逢国殇。那豪爽英武的特利斯当死了!他生平行侠仗义,济困扶危,真是一条好汉。我国还没遭过这等大灾难!"

伊瑟听了,只语不发,顺路朝寨堡走上去,也顾不得稍整仪容。 布列塔尼人看到她惊诧不已:他们从无眼福识见如此艳丽女子。 她是何许人?她从哪里来?

玉手伊瑟自知大错铸成,张皇莫措,正抚尸大恸。另一个伊瑟 走来,对她说:

"夫人,请起身,让我过去。论理,我比你更该哭他一场,这你可以相信。世上从没有人像我这样爱过他。"

她转身朝东,祷告上帝。然后,揭开一角殓衾,沿着亡友身体,并排躺下,吻他嘴唇吻他脸,把他紧紧抱住,身子贴着身子,嘴唇贴着嘴唇,就此一瞑不视。哀毁逾恒,她在亡友身边香消玉殒。

马克王得知这对情人的死讯,马上渡海赶到布列塔尼,亲自督

造两具棺柩,玛瑙的一具给伊瑟,玉石的另一具给特利斯当。并用船把他们生死相爱的形骸运回天梯堡,在礼拜堂后殿的左右两侧,造两座坟,把两人分别葬下。但是,当天夜里,特利斯当的坟里,就长出一株枝叶青葱、花香馥郁的常春藤,攀越大堂的屋顶,钻入伊瑟坟里。乡人把藤剪去,转天又长了出来,还是一样青葱,一样馥郁,一样生机勃勃,依然插进金发伊瑟的衾床。如是者剪三次,长三次。临了,他们把这桩奇事禀报马克王,王上当即降下谕旨:此藤灵异,严禁剪伐。

列位看官,前代的游吟诗人贝罗尔与托马斯,巨匠艾哈特与诗宗郭弗利,为普天下有情人叙述过这段传奇。他们命我向诸位致意。向所有多思的人与有福的人,失意的人与抱有热望的人,快活的人与惶惑的人,总之,向一切有情人致意。祝愿他们从这千古佳话中,能获得安慰,以抵御世道的无常与不平,人生的抑郁与艰辛,以及爱情的种种不幸!

一九九〇年三月五日 **译**毕 二〇〇三年六月七日 **修**订

## 跋

"诸位大臣,孤家叨天之福,复承诸卿之力,得以收复国土,昭雪世仇,对先父业已尽到人子之责。但把孤儿孽子抚育成人的,是骆豪德与康沃尔的马克王:这两位长者,实我重生父母。受恩不忘,敢不竭诚图报!……"

如果不是"康沃尔的马克王"提醒这里讲的是个外国故事,读者会以为自己是在读一篇明清拟话本小说。正是这一文体上的刻意模仿和追求,形成罗新璋译《特利斯当与伊瑟》的最大特色。特利斯当与伊瑟的故事起源于古代凯尔特族的传说,在中世纪被吟唱诗人写成文字时染上骑士文学的色彩,今天通行的是法国学者贝迪耶的近代法语改写本(1900)。说是近代法语,遭字造句多见古意,不同于近代作家写小说。翻译这本书,相应要求译者使用一种与现代汉语有别的白话,让读者产生一种时间上的距离感。译者这一努力是成功的。

如译者在《译本序》中所说,朱光潜先生早年译过此书。译家 大概都有这种经验:如系重译,动笔前最好不要先读旧译本,更忌 把旧译本放在案头,随时参照,否则旧译将似怨魂附体,处处纠缠 不清。倒是全书或一章译毕后,可与旧译对照,互参得失,既免剽 窃之诮,复得他山之助。译者对朱译着实做了一番消化功夫,推陈出新,同时决不抹杀其精彩之笔。如第十七章《狄那斯》,好友卡埃敦陪同特利斯当去偷窥随国王出猎的伊瑟王后。他们先是看到国王的随从,然后是王后的仪仗。此段文字摇曳多姿,极尽铺张之能事。试以金圣叹评《水浒》之法评之:

院妇,侍婢,勋贵的妻女走过之后,来了一匹骏马,上骑一位丽人。卡埃敦乍见之下,惊为天人,乃叹道:"啊,真王后也!"特利斯当告诉他,来者不是王后,乃她的贴身婢女嘉湄。是为春云一展。"接着,又过来一位骑银马女郎,皮肤比阳春白雪还白,樱唇比三月玫瑰还红,眼睛亮得如同清泉里闪烁的星星。"卡埃敦以为这回该是王后本人了,特利斯当又告诉他,此乃她忠心的伴娘白兰仙。是为春云再展。然后,"此刻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,仿佛枝叶间突然迸出万道霞光:金发伊瑟终于驾临!"是为春云三展。"此刻路上猛然间现出一片奇彩", 特为表出之。

译者潜心翻译理论与实践多年,平素服膺傅雷与钱锺书先生。傅雷善用"一字二译"法,如《贡第德》中:"玛丁下了断语,说人天生只有两条路:不是在忧急骚动中讨生活,便是在烦闷无聊中挨日子。""讨生活"与"挨日子",原文中是一个词,直译应作"人生……不是在忧急骚动中,便是在烦闷无聊中过日子",而汉语的行文习惯,此处宜用两个同义词。译者偷得此法,时见应用。如本书第六章《大松树》,马克王听信谗言,欲监视其妻,但白兰仙早有觉察,提醒特利斯当与伊瑟注意。"故马克屡试其妻,伊瑟亦未坠其彀中。"此亦一字二译,盖从原文直译,应作"国王徒然设计考验伊瑟"。译者乃剖一句为两句,前句用"妻"字指伊瑟,以免重复。又,钱锺书《谈艺录》引邓南遮言,一字在三页后重出,便刺渠耳。译者亦注意此

道,尽量避免在相邻两页中有重出的动词和形容词,读者自可验证。

遇到人名,译者喜欢音义兼译。《列那狐的故事》中,他译狐狸太太的芳名为"艾莫丽"(Hermeline),两只乌鸦分别为"黑尔懵"(Ermande)和"吉失灵"(Tiercelin),母鸡名为"牝特"(Pinte),绵羊名为"裴羚"(Bélin le mouton)等。本书译爱尔兰巨人名为"莫豪敌"(le Morholt),忠心的伴娘名为"白兰仙"(Brangien),宫娥名为"嘉湄"(Camille)、"薄履娥"(Brunehaut),矮子名为"伏偻生"(le nain Frocin),特利斯当的爱犬名为"尤驰腾"(Husdent),等等,亦小慧可嘉。可能是为了与朱译有别,男主人公的名字译成"特利斯当"而不是"愁斯丹",而这个名字本有"愁郁"的意思在内。反之,"白兰仙"这一类译名,音虽近似,义与人也相配,但是原名没有似花如仙的含义。翻译之道,不是过于原文,就是不及。原作于译文白得一笔利息,如曹禺译莎士比亚名剧为《柔蜜欧与幽丽叶》,有意使读者望文生义,作者当欣然笑纳。

至于特利斯当与伊瑟的故事本身,据说爱情与死亡是文学的永恒主题,那么这对男女双双殉情,爱情加死亡,可谓双料主题了。罗米欧与朱丽叶,梁山伯与祝英台,特利斯当与伊瑟,普天下有情人当为他们一酒同情之泪。人过了浪漫、感伤的年龄,虽不敢以大丈夫自居,倒也不轻易湿眼眶酸鼻子,于文学作品当别有会心,赏鉴于牝牡骊黄之外,或直承寡情者与不贤者同识其小,亦无不可。读凡罗那情人的故事,可能对那场瘟疫更感兴趣;对化蝶的梁祝,倒愿意考证他们的籍贯履历。关于特利斯当与伊瑟的传奇,说不定更注意从中窥见凯尔特旧俗与中世纪的古风。书中屡屡言及马克王的寝宫,不但外间有勇士值卫,就是内室,御榻之旁,也有人陪宿——不是娇媚的宫娥,而是赳赳武夫。想起赵匡胤那句名言:

"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鼾睡",马克王真雅量矣。又,中世纪的骑士 阶层乃至国王都不识字,立言命笔是教会的专职。特利斯当致书 国王,须由隐士代笔;国王获书后,须由祭司开读。

第三章《金发美人》,特利斯当前往爱尔兰寻找金发美人,爱尔兰国王为表示不计较他杀了妻弟莫豪敌的前仇,应伊瑟之情,吻了特利斯当的嘴唇。为象征和解、宽恕而接吻是欧洲中世纪的风俗,起源于原始基督教信徒之间互祝平安的"神圣之吻"。周作人译丹麦尼洛普博士的《接吻与其历史》(见《永日集》)举了几个法国的例子,未提爱尔兰国王给特利斯当的吻。此风中世纪后极为罕见,仅能找到两例。一五六三年法国天主教徒的首脑德·吉斯公爵被暗杀,他的寡妇遇见新教徒的领袖科利尼大将,后者立誓说他并未参与暗杀,于是双方接吻,互释前嫌。一七九二年法国大革命期间,立法议会内部斗争激烈,而普奥联军正向巴黎进逼。议员拉穆莱特在议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,呼吁大家忘记一切争执,团结对外。于是议员们立刻互相拥抱,交换和解的接吻。不过到了第二天,争执又复生起。

特利斯当与伊瑟不同于罗米欧与朱丽叶,梁山伯与祝英台。后两对是纯情的少男少女,前者当时有背封建伦常,在今天也是一种通奸关系。骑士对他崇拜的贵妇人本应发乎情而止乎礼,事实上精神恋爱更是"不可能的爱情"。骑士文学作者写到越礼行为时都有点心虚,总想为主人公找点辩解,"药酒"乃成为骑士传奇中常用的关目。第十二章《神判》,马克率群臣在两国交界处的荒原与亚瑟王相会。亚瑟王的圆桌骑士中以湖上骑士郎世乐最有名,最骁勇,他与王后桂乃芬相爱。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一幅十五世纪版画上,桂乃芬和郎世乐,与特利斯当和伊瑟一样,也在一条船上共饮药酒。英国作者马罗礼于十五世纪写定的《亚瑟王传奇》中无此情节,但该书第十一卷写郎世乐被人敬了一杯药酒,顿觉春情

荡漾,把握不住,遂把伊兰公主误作情人桂乃芬王后,与她同房,后来生下最纯洁的高朗翰骑士,完成取回圣杯的宏业。这里药酒又用来开脱郎世乐背弃桂乃芬的行为了。中国古代小说、院本乃至当代影视亦有一俗套:男方对女方有欲念而女方无意,男方便设法把女方灌醉或在酒里下麻药或安眠药,在女方无力反抗时得逞。欧洲古代的药酒当是被夸大了效用的媚药。中土非无此物,但在文学上未扮演重要角色:才子佳人定情,以诗,以扇,以香罗帕、描金凤、玉蜻蜓。此物不祥,偶尔出现,必致人死命,如《赵飞燕外传》中的汉成帝,又如清河县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。

施康强